

作者　李芮

王明义厅长做指示



开封市公安局长王旭升、副局长崔保连在现场研究、部署抓捕逃犯方案。

公安技术人员在勘查现场

李锐被抓获

犯罪嫌疑人——李锐



最后一名案犯张纪冬被抓获



张纪冬受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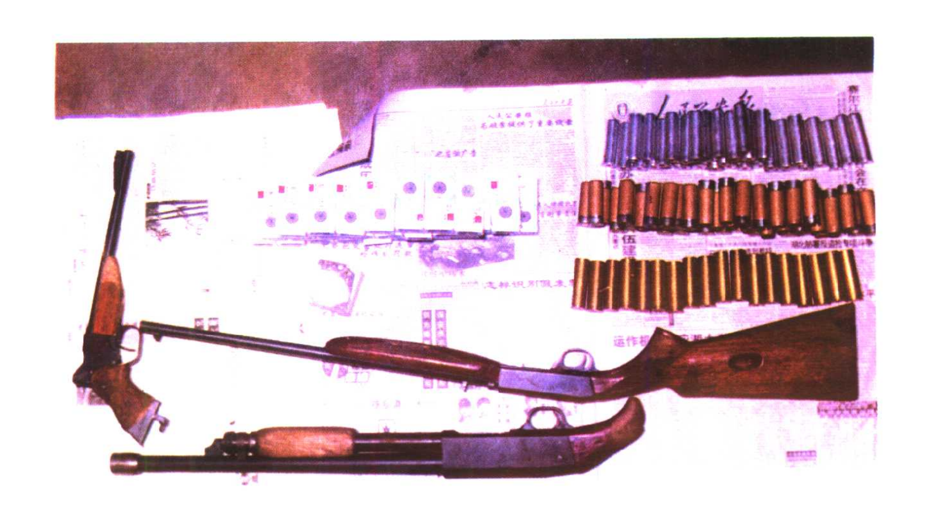
"2·10"缴获的部分枪支



″2·10″被盗子弹

『2·10』被盗枪支

″6·7″缴获的赃款、赃物以及有价票证



"6·7"缴获犯罪分子作案时使用的枪支、子弹



季立新烈士



"6 · 7" 案犯张建华本人照片



『6 · 7』犯罪嫌疑人模拟画像

目　录

噬血逃亡

——河南许昌"6·7"特大系列杀人抢劫案侦破纪实

恶虎出笼 …… 3
包藏祸心 …… 10
明珠璀璨 …… 21
枕戈待旦 …… 27
祸从天降 …… 34
铤而走险 …… 39
运筹帷幄 …… 45
端倪初露 …… 49
孤注一掷 …… 53
闻风而动 …… 59
火眼金睛 …… 66
气贯长虹 …… 71
泰山压顶 …… 80
抽丝剥茧 …… 85
山重水复 …… 94
踏破铁鞋 …… 98
短兵相接 …… 107
惊弓之鸟 …… 111

邪不压正…… 119
针锋相对…… 134
生死搏斗…… 149
道高一丈…… 159

铁血战警

——河南开封“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侦破纪实

引　子…… 165
鲜血染红的春节…… 166
王厅长下令扎紧篱笆…… 172
让现场“说话”…… 176
天罗地网铺天而设…… 193
他符合作案人的特征…… 196
对重点线索咬定不放松…… 202
“现在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 207
军令如山倒…… 209
暗夜里的鬼蜮伎俩…… 211
穷途末路时的哀鸣…… 218
务让歹徒原形毕露…… 221
大战在即…… 223
风萧萧兮涡水寒…… 226
王厅长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个方框…… 235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242

后记…… 250

喋血逃亡

——河南许昌“6·7”特大系列杀人抢劫案侦破纪实



恶虎出笼

“呜——空空哐哐，空空哐哐……”

火车又过来了。听，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吱”，是刹车声，是车轮摩擦钢轨的声音……

他躺在铺上，紧闭双眼。看守隔着铁门，从小窗洞中看了看，确信他睡熟了。

可是他的心并没入睡。他支楞着耳朵，细听远处火车的声响。每当夜幕降临，不论是老老实实地坐在牢房中，还是安安静静地“入睡”，他的耳朵都不休息，总在捕捉火车的声音。“呜——空空哐哐，空空哐哐……”从远处开来……速度减慢……渐渐进站……刹车……几分钟后，再“呜”地一声长鸣，火车启动，车轮碰撞钢轨，“空空哐哐”地响……速度渐渐加快……他精细的脑子里仔细计算：几点钟有一班火车，在车站上停留几分钟；几点钟又有一班火车……

他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火车声里：他的全盘计划，就要靠这火车去实现。

自从1991年11月被关押进洛阳这所监狱，已经过了八百零二天。度日如年，每一分，每一秒，都不知是怎样捱过来的。还得捱多少天？八千天？不，无期徒刑，没有期！一辈子就要在这高墙电网之中度过。一想到这里，他就觉得自己要发疯。就这样苦苦地捱下去？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抱负、自己的本事……统统湮没在这四堵墙壁一角天空之下？夜深人

静，他僵僵地躺在床上，心里恨得滴血，牙咬住枕头，像咬住自己的心。

不！决不！

必须好好打算自己的出路！

他身材颀长，面貌端正，风度儒雅。在这样的好皮囊里面，却装着一副恶虎一样的心肠，他敢于“大事”，不计后果，手狠心黑。可是表面上丝毫不露。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多言不多语，见人先笑，谦恭有礼，勤学好问。他有一身好“本领”：脑子聪明，身体健壮，心灵手巧，善于筹划；在部队里练就了百步穿杨的枪法，学会了一套机械维修的技术。

他一样一样摆出自己种种长处——这些都是本钱，是自己逃出这个牢笼、成就“大事”的本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种种长处。

他作了精心的计划。

在监狱里，像他这样老实听话的犯人确实不多见。他从不抗拒改造，对看守们毕恭毕敬，经常向“政府”汇报思想，看守们都认为他是个认罪服法的模范；虽然他不爱说话，可是待人和蔼，与其他犯人也相处得很好。最让人放心的是，他一直踏踏实实干活，不嫌脏不怕累。这个犯人心灵手巧，学什么会什么，正好监狱里缺个电工，监狱领导就选中了他。他不负领导的期望，努力学习电工技术，工作干得十分出色。当然，比起那些操纵机器的犯人，他活动的范围大得多了，可以在车间里外随便走动。

每天短暂的放风时间，他默默地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又一圈，不论酷暑还是严冬，不管刮风还是下雨。回到监舍，趁看守不备，他利用床铺、窗台，悄悄地做引体向上，累得呼哧气喘

也不停歇。本来健壮的身体，更有了一股韧性。

夜幕降临，他躺在铺上，开始仔细谛听远处火车的响声，掐指计算火车到站和发车的时间。那“空空哐哐”的声音已经耳熟能详，心中也画出了一张精确的列车时刻表。

从监舍到车间，每天往返一个来回。他低眉顺目地跟着看守，随着犯人的队伍走。从来没人发现，在这短短的路途之中，他用心观察每一段围墙、每一个岗楼，什么时候岗楼上有武警把守，什么时候武警们下岗，他心中牢牢记住了一张明细时间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百零二天过去了，他确信自己做好了逃跑的一切准备，只等待一个时机。

这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1994 年 3 月 13 日晚 7 点 15 分左右。早春天气，夜幕已经降临，车间里却仍然灯光通明。这几天机器出了故障，为了不耽误工作，看守带领着犯人还在机器旁忙碌着。突然，“刷”地，灯光熄灭。停电！ 真糟糕！

“电工！ 电工！ 快查一下闸盒，是不是保险丝断了？”

他应声而至，大声答应：“哎，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好！”

四周一片漆黑，他心里却像闪电一样明亮：时机到了！

他脑子飞快地转动：这个时间，正好应该有一列火车进站；这个时间，岗楼上正好没有武警……天赐良机！

几分钟内，他精确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灯光熄灭的刹那，他伸手将一把大号铁钳抄在手里；墙角有一架铝合金梯子，那是修电线用的，虽然用铁链锁住，岂奈他何?！ 他猫似的几个箭步窜到墙角，手中的铁钳一用力，“咔”，指头粗的铁链被剪断了。他捎起梯子，闪身出了车间。迎面忽然出现一个

人影，低声喝问：

“谁？干什么的？”

他语气平稳地回答：“电工。修闸盒。”

言毕，毫不迟疑地飞身便跑。从车间到围墙，百米之遥，眨眼就到了墙根下。他竖好梯子，抬头望一眼墙头架设的电网，从衣兜里掏出电工胶布，几下就缠满了双臂，再戴上一副电工手套。他确信已经绝缘，飞身上梯，攀上了岗楼。浓重的夜色中，身后是囹圄，面前是自由，他毫不迟疑，从六米高的围墙上一跃而出。

落地的瞬间，脚踝上一阵剧痛深入骨髓。糟糕，脚踝摔伤了。可是逃跑的渴望使他顾不得疼痛，跃身而起，稍稍辨认了一下方向，先向东、再向南、急速跑去——那里有一个小小的火车站，此刻正该有一列火车出站。他的希望就在那里！快跑，快跑！身后的监狱里，警报声、呼喊声、哨子声、枪栓声已经响成了一锅粥……

大约跑出两公里，小车站已经遥遥在望。暮色中，眼见得一列货车缓缓出站，正渐渐加快速度，“空空哐哐……”，这是他梦境中几百次出现的美妙音乐啊！

他忘记了脚踝上的剧痛，随着火车紧跑几步，瞅准车厢外的把手，一个箭步飞身而上，双手已牢牢抓住了把手，身子也随着火车腾空而起。

火车的速度已经加快，“空空哐哐……”，越来越快。他双手紧抓着把手，身体虽然腾空，但久经锻炼的双臂毫不感到吃力。他让自己稍稍停歇片刻，浑身肌肉一紧，双臂一曲，一个引体向上，身体已经攀住了车厢的边缘；再一用力，翻身进了车厢。

这是一节运煤车。翻进车厢的刹那，警惕的眼睛就将车厢里扫视了一遍。突然，车厢角落里一团黑影使他蓦然一惊。

“谁？”他恶狠狠地问，顺手抄起一大块尖尖的煤块，朝黑影逼去。

“别，别……俺是耍猴的，顺便搭个车。”

他冷冰冰地看了看那个浑身脏兮兮的老头。那人确实带着一只猴子。他的目光盯住了老头怀中的包袱。

“把包袱给俺扔过来！”

耍猴老头怯生生地看了看这个恶虎一样的家伙，下意识地把包袱抱得更紧。

“看啥？告诉你，俺是从大狱里逃跑出来的！”

耍猴老头一听，浑身发抖，忙将怀中包袱丢了过去。

“恶虎”迫不及待地翻开包袱，不禁大喜过望——包里是几件旧衣服。他赶忙连脱带撕，把身上的囚服扔掉，换上了老头的衣服，虽然又瘦又短，但已经心满意足了。

他疲惫地靠着车厢板坐了下来。列车飞跑，早春的寒风吹得他透心凉，但他知道，他离危险越来越远了。渐渐地，脚踝上的疼痛钻入骨髓。他瞥一眼车厢角落里那个可怜巴巴的老头，管自低头闭目——得考虑考虑下一步咋办了。

火车“空空哐哐”地飞跑，行进在河南大地上。天已黑尽，两旁景物已经模糊不清，但中原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村庄、广袤无垠的田野、星星点点的灯火，使他感到了家乡的温馨。列车是从洛阳附近开出的，要奔向哪里？不知道。自己随着列车会到哪里？更不知道。寒风飕飕砭肌透骨，他心头却像揣了一团火。

回许昌？是的！

那里有他的爱——他的家，他的恋人，他的兄弟。

那里更有他的恨——他是在那里栽倒的。他必须再从那里站起来！

但是，现在是奔向哪里？不辨方向，不知路途，心中一片渺茫……

“呜……”突然列车一声长啸，“空空哐哐”，速度开始减慢，刹车和车轮也开始发出“吱吱”的尖叫声。

“要进站?!”他浑身一激灵，坐直了身子，拼命压住狂跳的心脏，大瞪双眼努力向黑暗中望去——这是哪里？车站上会不会有荷枪实弹的警察在恭候他？脑海里急速翻腾。闪眼间，一个站牌一晃而过。

“宝丰！”

心头突然点燃了一盏明灯，脑子快速转动起来，腿脚也恢复了灵敏。猛然间的惊喜使他简直有点透不过气来了。真是天不灭曹！刹时间，一个计划形成了。

不待列车停稳，他飞身下车，瘸着一条腿，倏然隐身在黑暗中——宝丰！宝丰！他同母异父的大哥就在这个铁路工务段啊！

浓浓的夜色中，他走街穿巷，一直来到大哥门首。不料拍门拍得山响，却没人应声。糟糕！大哥不在。这时他才感到饥饿、寒冷和脚踝上的剧痛已经使他疲惫不堪。

咋办？腹中空空，囊中无银，这里离许昌路途遥遥，更何况脚上还带着伤……虽然心情沮丧，脑子却仍然清醒——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大脑，善于思考，思路清晰，转动灵活，加之富有阅历，智商在中上等水平。用在正道上，这副头脑可以大有可为；可是现在它长在这个“恶虎”的脑袋里，越发如虎添

翼。窘迫中,他急中生智。

勉强支撑起饥饿困倦的身体,强忍着脚上的疼痛,他一瘸一拐地向工务段办公室走去。

"我是张×的弟弟,做生意赔了本,扒火车回来的。"工务段领导疑惑的目光在他身上又短又瘦的衣服上扫来扫去,他深知一言不慎,满盘皆输,尽可能装出一副老实诚恳的样子,话语也哀婉凄切,"现在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了。刚才去找我大哥,不巧他不在。请求领导暂借二十块钱。我一回家,马上打电话,让我大哥还您。"态度万分恳切,措词十分得体。

那位领导犹豫片刻,刚刚的一点怀疑被他一番言语打消了:"你哥出差了……嗯……好吧,借你二十块钱,不过你得打个借条。"

他抑制住欣喜若狂的心情,装得感激涕零:"中、中……谢谢,谢谢!"

领导带着他走进工务段财务室,迈进门来,他眼前一亮:保险柜! 财务室里摆着一台保险柜。久违了,保险柜!

他忙收摄心性,低眉顺目地写借条、领钱、毕恭毕敬地向领导和出纳员致谢。临出门时,他习惯成自然地将室内扫视一眼。只这一眼,保险柜摆放的方位、室内的门窗出入口,一一摄入了他的眼帘。

工务段领导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做了一回地地道道的东郭先生:他怜悯那只"中山狼",谁知"中山狼"恩将仇报。五个月之后,工务段财务室失窃,有贼趁夜潜入财务室,撬开保险柜,窃走了一万两千元。

包藏祸心

“妈呀……妈呀……儿子看您来了，您怎么不说话……”

他拍着一丘土坟，悲痛欲绝。

枝头呼啸的风，发出呜咽的悲鸣；刚刚发芽的小草，还没遮住这座新坟。坟前摆着四样祭品，点燃的香冒着缕缕烟雾。他跪在坟前，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

在狱中，他朝思夜想，惦念着老母，妈妈的头发是不是更加花白？妈妈的皱纹是不是爬满了额头？妈妈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吗？妈妈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梦境……

“妈呀，儿子日夜想念您，您怎么不等一等不孝的儿子啊！”……

从监狱逃跑出来后，在宝丰工务段以大哥的名义借了二十块钱，他乘夜色逃往20公里外的平顶山市——他不敢贸然逃回许昌，他也不敢白天行动。平顶山市有他五弟张立华的岳父张君舜家。

开门的瞬间，张君舜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就是这个家伙，拉着自己的女婿张立华一起作案，撬盗保险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女婿也被判了有期徒刑。

他怎么出来了?!

张君舜的心提到了喉咙口，女婿的这位四哥，别看长相漂亮、风度潇洒，他可是只“恶虎”呀！

“恶虎”从开了一条缝隙的大门硬挤了进来，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无耻地笑着：“我是从监狱里逃跑出来的。”他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支烟，嗅了嗅，点燃，狠狠抽了一大口。“你留不留我？不留，我就死在这儿！反正出去肯定也是死。”

张君舜哆嗦起来——自己是国家干部，理应报案；可是这只“恶虎”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张君舜跌坐在沙发里，双手捧头，心里开锅般翻腾：咋办咋办？

“恶虎”欣赏地看着老头儿发愁，心里乐不可支。

张君舜考虑再三，终于无奈地说：“好吧，等到晚上再说。”“恶虎”又一次得逞，当晚留在了张君舜家。

张君舜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和国公民，由于他的窝藏包庇，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当晚，张君舜赶到许昌，找到自己的女婿张立华——那只“恶虎”同父同母的五弟和他们同母异父的三哥张志淮。兄弟俩找了辆车，连夜赶到平顶山，接走了“恶虎”。

但是他不敢回许昌，此刻，许昌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专等他上钩。他才不那么傻呢！3月15日凌晨，他让三哥和五弟把他送到母亲的老家——河南省商水县邓城乡百帝庙村。

到了舅舅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母亲的近况。舅舅哽咽着说：“孩儿呀，你妈已经去世啦！”好似一个晴天霹雳，把他震得头晕目眩。好半天，他才“哇”地哭出声来……

他深知，百帝庙村一点也不保险，警察们肯定要追到这里。但是在逃跑之前，他必须看一看可怜的老母亲，给她老人家上一上坟。

痛哭一阵之后，虽然头发晕，喉咙发苦，但心里好受些了。他呆呆地坐在坟前。29年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1965年8月，在百帝庙村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他呱呱降生。上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后来母亲又陆续给他生了两个弟弟。上小学时，母亲让他在籍贯栏填写“安徽省肖县”，他一直不解：自己一家明明是河南省商水县人嘛，爹爹是山东枣庄煤矿的工人，妈妈在家乡务农，咋要写“安徽肖县”？

小时候，妈妈常常把他抱在膝头，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低声叹息：“孩儿啊，苦命的孩儿……”他仰起小脸看着妈妈慈祥的脸，看着那脸上渐渐生出的皱纹，看着那鬓角渐渐染上的白霜，看着那慈爱的眼睛里流出泪水……他的心被揪得生疼，想问妈妈的话也哽在喉咙里，不敢出口。

爹爹长年不在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妈妈一双勤劳的手，尽管生活贫困，可只要有亲爱的妈妈，那座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就有无限温暖。他想念爹爹，也敬佩爹爹，爹爹虽然只是个矿工，可在他眼里，爹爹有本事，有路子，有能力，又很能干——他可以不下矿井，到处推销货物，能挣不少钱。

一个男孩子，小时候可以依偎在妈妈怀里，长大了就成了父亲的崇拜者。初中毕业那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16岁的小伙子么！

就在那一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1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12月，他和两个弟弟随母亲迁居许昌。

刚刚当上城里人，他欣喜万分。从小住惯了低矮破旧的茅草房，现在住进了城市的瓦房；从小点的是煤油灯，现在电灯亮堂堂；16年来一直是“农民”，现在有了城市户口。街道

是那么平坦宽阔，楼房是那么高大轩敞，市场是那么繁华热闹……最令他高兴的是，母亲常年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她又成了国家干部，又领上了工资——虽然对于一家四口人来说，这工资少得可怜。

可是高兴了没多久，当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这场变化的原因，他沉闷了，陷入了深思。

母亲的前夫是安徽省肖县人，原来在河南省许昌县，是个有地位的县级领导干部；母亲当年也是县文化馆的干部，夫妻俩生了三儿一女。不料，一场政治风暴，原来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送农场劳改；母亲也被下放回乡，四个儿女留在了许昌。好端端一个家庭，顷刻间四分五裂。更悲惨的是，原来的父亲病死在劳改农场。母亲后来嫁给了现在的父亲，生了他们兄弟三人。

现在，落实政策，父母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母亲又回到许昌，又成了文化馆的干部。

本来值得高兴的事，但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在他心里渐渐膨胀。他妈的！白白耽误了老子十几年！要不然，现在我不是煤矿工人的儿子，还是县领导干部的公子；我不会住在瓦房里，会住进高楼大厦；妈妈不会白吃那么多苦；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清贫……吃亏，真吃亏！

小小年纪，他心里却滋生出一缕怨、一股恨。

1983 年，18 岁，进入了成年人的行列。他穿上了绿军装，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兰州空军某部，当上了一名军械修理技工。

坐在母亲坟前，回忆起那段往事，他周身血脉贲张——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四年呀！他聪明，武器修理和钳工技术熟练，使他成了军械所的技术能手。他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多次受到表扬，1986 年，终于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切都那么顺利，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对自己很满意，觉得此生没白来人世一趟。部队的生活相当紧张，但他还是时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慈母身体还健旺吧？爸爸在矿上仍然挺吃得开吧？自己一定干出个样儿来，给父母增光！

那年 10 月退伍回许昌时，真有衣锦还乡的味道，周围多少羡慕的眼光向他投来。他本来长相漂亮、风度儒雅，在部队锤炼几年，越发显得容光焕发。他高昂着头颅，装作没看见周围歆羡的目光；耳边听得窃窃低语："看人家！啧啧……""有本事啊！"他不回头，但心里甜丝丝的，一时觉得自己身价百倍，好像登上了云端。

他急匆匆往家赶。

"妈！妈！我回来了！"一推门他就高兴地大叫，但刹时便愣住了。

母亲怎么那样苍老？四年功夫，她好像老了 20 岁，身体显得虚弱不堪。

他丢下手中的行囊，扑到母亲身边，轻轻理着妈妈斑白的头发，凝神望着她的面庞。这就是我朝思夜想的慈母吗？她，她眼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看到游子远归的欢乐，而是难言的苦涩。

"妈，俺爸现在好吧？"

母亲打了个愣怔，片刻之后才迟疑地说：

“你爸他，他死了。”

他一下跌坐在地上，大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死了？父亲死了！咋会死了?!

“俺爸是咋死的?”他冲口而出，惊愕中带着愤怒——这么大的事，家里为啥不告诉他？他们知道他最崇敬爹爹呀！

“病死的。”母亲淡淡地回答。

“咋不让我知道?”

“怕你在部队里分心，没告诉你。”

片刻的惊愕和伤心过去，他极快地冷静下来，精细的头脑里闪过疑点：不对！父亲病逝这么大的事，咋也不能瞒着他。再说，提起父亲的死，妈妈咋一点儿也不伤心，就好像在说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妈妈的容颜咋这样憔悴，神情咋这样呆滞？

不，不对！

他很聪明，没有再问下去，但急于知道答案：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很快找到了，从老家的亲人那儿打听到，父亲因犯强奸罪，被逮捕判刑！

天塌了，地陷了！这比父亲的死讯更让他难以忍受。

他匆匆赶往山东枣庄，在高墙电网中，父子相见了。

“孩儿呀，快救救我，救救我……”

父亲委顿的神情，嘶哑的哭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和心疼，相反，他心中陡然生出了嫌恶和厌憎：这就是我的亲爹吗？这就是那个精明强干、八面玲珑、有能力有本事的爹吗？这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吗？

他斜睨了一眼涕泗滂沱的可怜虫，一语未发，转身踏上了回程。

心中的偶像轰然坍塌……

车厢外的景物一一闪过。金秋时节，遍野硕果累累，到处洋溢着欢笑，丰收的人们挥汗如雨，孩子们追逐嬉戏……他神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充塞的不知是怒、是恨、是悲、是愁。汽车开进市区，沿着平坦的马路飞奔。两旁高大的楼房、沿街繁华的街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使他望而生厌。混蛋！他们高兴个啥！生活是多么不公平，人生有那么多痛苦，那些傻瓜们一天到晚只知道笑、笑、笑！

他心中的怒气越来越大，由怒而恨，他恨那些嬉笑的人群，恨那些穿着光鲜的红男绿女，恨那些高楼大厦，恨那些坐小汽车出出进进的官员——这些，本该属于自己呀！可现在自己只是个局外人。岂只是局外人，他成了罪犯的儿子！母亲年迈，弟弟们年幼，他心比天高，命却比纸薄！他本来想靠着自己的优势，成就一番事业，谁知命运待自己这样不公，他高傲的心被刺伤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心中生出一股恶气——既然命运待我如此，我就要对命运来一番抗争；既然社会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就要让社会不得安宁！

1988 年 5 月，他被招聘到许昌市区社会治安指挥部，当上了一名合同制治安员。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的光环罩在头上，别人都对他另眼看待；他倒是也不辱使命，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尽量发挥出来。有一次，为了追捕一名犯罪嫌疑人，他不顾生死，随着那家伙从二楼直跳下来，终于将违法犯罪分子抓获，受到了嘉奖。

如果在过去，他可以凭着他的政治资本、他的聪明才智、他良好的体能条件，好好干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可叹的是,此时他的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变化。他对社会的不满、仇视,使他时时准备报复社会。他表面上仍然温文尔雅,对工作积极肯干,虽然不爱说话,可和周围人们关系都很好。谁也看不出他心中的阴暗,谁也没觉察到他对社会的仇恨。

工作之余,他也暗地里为自己积极做着准备。在社会治安指挥部,他们这些治安员经常抓到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在抓捕、搜查、讯问、关押等工作中,他都干得很认真,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看到那些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挥霍享乐——尽管钱来得不是正路,但也令他羡慕。他对自己一家人的清贫愈来愈不满,他也要享受,也想大把大把地花钱。那些人的钱来路不正,但钱来得多么容易啊! 钱来得快,花得顺手,啥样的酒店也敢进,啥样的饭菜也敢叫,啥样的姑娘都愿意找他们……人家才不枉活了一世! 至于落进了法网,那是他们笨蛋! 要是我——凭我的本事,凭我的智商,凭我的风度,凭我的体能,说什么也不会叫人家抓住! 要干,就干大的! 让自己今生今世享受不尽,也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他是治安员,有警服,也常常跟警察们打交道,公安那套工作——凭他的智力——掌握得差不多了。他留神观察——警察们虽然防范极严,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啥时候警察交接班,啥时候警察疲劳容易松懈,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他找了大量研究犯罪心理、刑事侦查的书籍,晚上回到家里,挑灯苦读,有心得处,还一一划上线、折上角,牢记在心。在部队时,他就是射击高手,有百步穿杨的本领。为了不丢掉这手看家本领,他买了汽枪,关起门来苦练射击技术,把自家的门板都打成了蜂窝。

1989年8月，他被安排在母亲所在的单位——许昌县文化馆，成了一名正式职工。文化馆里的人们谁不夸这个小伙子啊！他年轻、漂亮、有风度，人又踏实肯干，苦活累活都不挑拣。他报考了成人自修大学，参加夜校学习。像这样好学上进的年轻人真是难得啊！

人们啊，善良的人们啊！有谁发现了这是一只“恶虎”，磨牙吮血，为非作歹?！白天，当他温文尔雅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勤勤恳恳工作时；入夜，当他坐在职工夜校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求知时，有谁能想到，一到深夜，他就变成江洋大盗，飞身上楼，别门入室，撬开一个又一个保险柜，将大量金钱攫为己有?！1989年7月到1991年6月，短短两年时间，他作案30多起，撬盗保险柜和居民住宅现金及各种财物折合人民币几十万元。

他在做这一切时，内心有一种十分痛快的感觉，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他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殊不知，公安机关正睁大警惕的眼睛，法网正向他扑来。

1991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和往常一样，挟着书本走进职工夜大宽敞明亮的教室。他温文尔雅，仪表堂堂，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讲台上的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是求知的渴望——这是个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

“嗨，外面有人找你！”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心里好生诧异：这时候，会有谁找我呢？我平时来往的人极少啊。

走出教室，几个人迎面向他走来。顿时，他心中明白了，“东窗事发”四个字从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强捺住心中的惊

慌，镇定如常地发问：

“你们找我有啥事?”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对方亮出了证件，其中一个娴熟地在他腕上扣上了手铐，两名侦查员架起他就上车。

“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咋随便抓人!”他边挣扎边喊，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但接踵而来的一切，使他很快明白，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他全部的罪证，尽管他铁嘴钢牙咬定自己没罪。法院根据事实，依法判处他无期徒刑。他被送到了洛阳某监狱……

在监狱里的八百零二天，从管教干部到犯人，谁都看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不多言不多语，只是埋头干活；殊不知，他心中的恨与日俱增。晚上，他常常整夜睁大了眼睛，心中火烧般痛苦。他痛恨社会——毁了他美好的前途；他也痛恨自己——还没干出一番大事业，先就出师不利！那种刻骨的仇恨，使他整天像在滚油锅里熬煎，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必须重整旗鼓，必须向社会宣战，必须再干出一番“大事业”，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恨到极点，他有时也忘了谨慎，向同监舍的犯人说：“我要是能出去，非得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

为了这一天，他绞尽了脑汁，做好了一切准备……

现在他如愿以偿，从监狱里跑出来了!

跪在母亲坟前，心中的怒火渐渐烧干了泪水。母亲的死，也要算在社会的账上！这个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他要讨回“公

道”!

擦擦酸涩的眼睛,他从地上爬起身来,向母亲的坟墓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转身向着许昌方向,冷笑一声:

“这回定要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让那些办案人员知道老子的厉害!”

明珠璀璨

许昌遥遥在望。

这是中原大地上一颗明珠。位置恰在河南腹地，东邻周口地区，南接漯河市，西交平顶山，北连郑州市。

小西湖波光潋滟，莲叶田田，莲花菡萏。许昌因莲花而著称于世，得了一个雅致的别号——莲城。宋代欧阳修咏西湖诗曰："西湖春色归，春水绿于染；群芳烂不收，春风落如糁。"

远古时代，炎帝的后代许由，是唐尧时一个重要部落的酋长，他善理政务，深孚众望，尧曾以天下相让，许由坚辞不受，遂率部族隐耕于颍水之滨，就是现今许昌东部一带，名为许地。现在到许昌旅游，到处可见到历史遗迹——许田寨、许由冢……四千多年前的夏代，这里就是夏的活动中心；西周灭商，武王封太岳伯夷之后文叔于许，称许国。

最让人留连忘返的，恐怕要算三国遗迹了。

在许昌市东十八公里处，有一个方圆五百亩、高约一两米的广阔土台。近观，五百亩地一马平川；远望，恰似一个巨大的舞台。是的，距今一千八百年前，这里是汉魏故都，人们耳熟能详的曹操、曹丕父子等，在这里与天下英雄际会风云，建立了魏国基业，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史剧正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演。如今，登上古城西南十五米高的毓秀台，想像着汉献帝当年祭祀天地的情景，极目远眺，古城遗址莽莽苍苍，云遮雾障，哪里是宫阙楼台？哪里有群雄逐鹿？

许昌地处中原,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汉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刘协于许,称许都。曹操、曹丕父子两代苦心经营,使许昌名声大噪,历史上遂有"魏基昌于许"之说,所以称为"许昌"。至今,许昌市区还名为"魏都"。

对曹操其人,古今历来众说纷纭。从许昌的三处历史遗迹中也不难看出端倪:

在许昌东门外的三里河一带,有一孔小桥,名叫"三柏一孔桥",架在清溪河上。相传东汉时,曹操为丞相。皇帝每当出巡,都要从清溪河上一座小桥来往。国舅董承奏明皇上,要曹操一日之内造成一座三百一孔桥,孔孔流水。若违圣命,定斩不饶。将士们闻之,都愁眉不展——这清溪河宽不过十丈,怎能造下三百一孔桥?聪明的曹丞相却悠然饮酒抚琴,直到深夜才带领将士和能工巧匠,将小桥加宽加固;然后从花园中移来三棵柏树,栽在桥旁。次日,董承一见,怒斥曹操抗旨;曹操却冷然一笑,指着大桥和三棵柏树说:"这三柏一孔桥我已经按期造好,何罪之有?"如今这座三柏一孔桥,依然矗立,桥下的清溪河水已经流淌了将近两千年,看到这座桥,人们就会想起这个传说,就会想起足智多谋的曹丞相。

从许昌至鄢陵扶沟的广阔平原上,有一个古老的城镇,名叫许田。东汉末年,这里是一片森林,古树参天,豺狼虎豹出没其中,獐狍野鹿成群结队,是一个天然的猎苑。据史书记载,曹操迎汉献帝建都许昌后,在政治上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优势,在军事上他收编黄巾余部,招兵买马,建立了号称四十万之众的军队。为了称雄天下,他在许田一带屯兵,一面耕田积粮,一面加紧练兵。许田的莽莽森林,正是曹操狩猎练兵的好场所。

人们都为历史名著《三国演义》中“许田围猎”一段的精彩描写而折服：

“曹操骑爪黄飞电马，引十万之众，与天子猎于许田。操与天子并马而行，只争一马头。”忽然，一只大鹿被惊起，曹操讨过汉献帝的宝雕弓、金仳箭，扣满一射，正中鹿背，倒于草中。群臣将校，见了金仳箭，只道天子射中，都踊跃向皇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引得刘备身后关云长大怒。

这虽是小说中的记载，你如果来到许昌，站在许田西门外的射鹿台上，肯定会引起联翩遐思，也会痛恨曹操的骄横跋扈。

许昌市北二十里处有个村庄叫苏桥村，村南有一座高五米、周围百余尺的古墓。墓上杂草、野树丛生，墓前几株柏树迎风摇曳。冢前立一石碑，上书“神医华公之墓”。这就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安息的地方。

当年曹操患偏头风病，百医无效。后来华佗为他针灸，一针见效。曹操欲把华佗收为侍医，华佗不从，假借妻子生病，脱身回家。曹操“累书呼之不应”，派人查访，将华佗押回许昌，软硬兼施，华佗坚辞拒绝，惹恼了曹操，便将华佗投入监狱，后来终将一代名医杀掉。今人站在华佗墓前，不禁为这位神医惋惜；更为曹操的凶残而愤怒。

看过《三国演义》或听过说书的人们，无不为关云长“千里走单骑”的故事喝彩。许昌的许多历史遗迹，都记载了关公的风采。

灞陵桥下的河水，默默流淌了近两千年，河岸的柳树沙沙摇摆着枝条，悄悄诉说着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

话说汉代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一日，曹操领兵攻占徐州，计议取下邳。是时，刘备结义的二弟关云长保护两位嫂嫂，死守此城。有人献计速杀关羽，曹操深爱其才，不忍杀之。派关公故旧张辽顺说。大军压境，不得已之下，关云长与张辽约三事：一者，只降汉帝，不降曹操；二者，二位嫂嫂请给皇叔俸禄养赡，一应上下人等，皆不许到门；三者，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曹操应诺。于是关云长保护着两位嫂嫂，随曹操来到许昌。

曹操赐宅让他与两位嫂嫂同住，他将一宅分为两院，内门拨老军十人把守，恭恭敬敬地请二位嫂嫂安住。将曹操赠送的金银器皿送与嫂嫂收贮；曹操送的十名美女尽送入内宅，令服侍嫂嫂。夜深人静，关云长问安已毕，安置两位嫂嫂安歇了，自在外院秉烛夜读《春秋》，夜夜不倦。后人感其忠义，建“春秋楼”，遂成千古佳话。

如今，许昌市内文庙街上，这座历经风雨剥蚀的关帝庙巍然矗立，历代修葺，如今依然布局严整，华美壮观。北面为正殿，供有刘、关、张铜像；殿前有结义坊、三义阁、君子亭；西院便是“春秋楼”，门楣上大书“春秋楼”三字，默默地记叙着这座历史名城曾经发生的往事。

关公自到许昌，曹操待之甚厚，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曹操见关公所穿绿锦战袍已旧，特地为他做了一领新战袍。关云长却穿在内，外面仍用旧袍罩之，对曹操说：“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一日，关云长得知兄长下落，遂留书信，挂印封金，只带领原跟从人，备车仗请二位嫂嫂坐了，自己跨赤兔马，手提青龙偃月刀，保护着嫂嫂，夺门而去。

曹操闻听，深为敬重，引数十骑赶来送行。关云长横刀立马于灞陵桥上，与曹操话别。曹操又赠锦袍一领以表寸心，关公深恐有诈，不敢下马，用青龙偃月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告别了曹操，自去寻找刘皇叔了。从此"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的美名便流传于世。一千多年过去，如今，许昌市西的石梁河上，灞陵桥依然巍立，桥旁立着一座石碑，上书"汉关帝挑袍处"，与巍峨的关帝庙一起，记叙着许昌悠久的历史。其他历史遗迹，如晁错墓、张飞庙、受禅台、五女冢等，无不闪烁着耀眼的光彩。

时光的流水将顽石冲成细沙，一千多年过去了，古遗犹存，许昌市的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座城市本来不大，面积才四千多平方公里，总人口三百多万，但因地处中原要冲，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古代不去说它，就是在近、现代，军阀混战，这里也是主要战场；日寇侵华，这里备受磨难；解放战争中，这里洒下了先烈的热血。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年代，许昌才焕发出青春的异彩。

古老的莲城，处处显得欣欣向荣。你看那宽阔的街道，两旁绿树林立，鲜花盛开；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亚细亚"商城、西湖商场、许昌宾馆、烟城宾馆……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目不暇接，摩肩接踵的人流个个笑逐颜开；体育馆、运动场、游泳池、体操房、博物馆、图书馆、群众艺术馆、电影院星罗棋布。许昌的烟草业全国闻名，如今，这一行业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他工业产品种类既多，质量也高。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使这座历史名城繁花似锦，入夜，闹市的霓虹灯将小城渲染得斑斓多姿，小西湖流光溢彩，广场上欢歌笑语，好一派太平景象！

谁能料到，黑暗的角落中，有一双虎狼的眼睛，正恶狠狠地盯着欢乐的城市，它磨尖牙齿和利爪，准备扑向幸福的人们。

虎狼也不曾料到，早有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注视着它的一举一动，撒下天罗地网，单等虎狼入笼。

“恶虎”带着一腔爱——对家乡的眷恋和对亲人的思念；怀着满腔恨——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办案人员的仇恨，踽踽前行。望着许昌璀璨的灯火，他越走越近，越走越近……

枕戈待旦

"'恶虎'出笼了!"

"恶虎"从监狱脱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许昌市公安局。魏都分局局长何冈岭急忙找到刑侦大队长赵鹏飞:

"老赵,你可要加小心,那家伙的案是你办的,他扬言,第一个就报复你!"赵鹏飞笑笑,啥也没说。其实,一听到这消息,早就把枪擦了又擦,子弹压进了枪膛,不论上班还是上街买菜,从来枪不离身——他办过那家伙的案子,对他了如指掌:那是个典型的亡命徒,手狠心黑,不计后果。赵鹏飞知道,不定啥时候,就会在街上与他遭遇。他摸摸腰里的枪,不急不慢地想:

"小子,来吧! 姓赵的等着你!"

赵鹏飞从1985年调到公安局工作,十年来经历过多少大案,面对过多少歹徒的武器,历年来因办案出色立过多少功,他自己都说不清。在猖狂的歹徒面前,他从来没有惧色,对着枪弹刀尖就敢往上冲。

这一切,家里亲人并不知情,否则妈妈早就担心坏了。

赵鹏飞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原来担任叶县商业局副局长。生活在干部家庭,又是独生子,从小妈妈对他百般疼爱,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顶在头上怕摔着",念书时,放学回家晚一点,妈妈就会倚门盼望,或者去同学家寻找;同学们结伴去游泳,偏偏妈妈不让他去。这样,养成了他大姑娘似的性格,虽

然身材高大魁梧，见人却腼腼腆腆，说话也慢条斯理。

刚当上刑警，他自己和家里人都不适应。警察这个行当，没日没夜，饥一顿饱一顿、半夜三更回家是常事；有时刚刚睡下，呼机响了，局里有紧急任务，呼叫赶快去，一看表，才凌晨三点。那段时间，妈妈为他提心吊胆，只要他不回家，妈妈就整宿整宿不敢入睡。他在外面，不论遇到多危险的情况，从来不敢让家里知道半分。

刚当刑警不久，有一次夜里值班，群众来报案：在长途汽车站，三名持刀歹徒洗劫了准备发往平顶山市的客车。赵鹏飞二话没说，揣起枪就赶往现场。真是冤家路窄，他和歹徒正好走了个对面。报案群众指着两个人大喊："就是他们！"

赵鹏飞闻声，眼都红了，哪里还顾得上危险和害怕，上去一把揪住一个歹徒。另一个歹徒拼命扑上来，仗着自己人高马大，和赵鹏飞扭打在一起。赵鹏飞将擒获的那个歹徒交给群众，独自一人和坏家伙周旋。毕竟做贼心虚，那高个子不敢恋战，撒腿就跑。赵鹏飞抽出枪来，紧追不舍。眼看那家伙困兽犹斗，他举枪高喊：

"站住！ 不站住就开枪了！"

歹徒不听，赵鹏飞一枪将他击毙。

这一场搏斗，赵鹏飞孤身勇斗两名歹徒，在场的群众看得眼花神迷，无不拍手称快。事后，群众找到局长，非要为他请功。

熟悉他的人都说："小赵，像你这样的性格，咋一当上刑警，就变了一个人？"

他还是憨厚地笑笑，啥也不说。从此以后，出生入死，枪林弹雨，白刀子进红刀子出，他见得多了。

1987年6月，许昌发生一起抢银行案，刑警们没日没夜地侦查，终于发现一条线索——犯罪嫌疑人有位同学，在某招待所当服务员。赵鹏飞和几名同志在招待所附近潜伏下来，守候了一天一夜。果然，犯罪嫌疑人趁着夜深窜到这里，刚一露面，赵鹏飞他们就扑了上去。幸亏发现得早，那家伙身上带着一尺长的三八式刺刀，准备拼个鱼死网破。

1990年，有群众反映，犯罪嫌疑人许宝双窜回许昌了。侦查员们都知道，这家伙是个亡命徒，在武汉、襄樊、郑州等地流窜作案，盗窃了32辆摩托车。在襄樊曾两次被判刑，合计刑期32年。脱逃后，在漯河又大肆作案，盗窃彩电、录像机等。最可怕的是在开封盗窃了八支运动手枪，打伤了交警。这一回，许宝双带着姘头，窜回许昌。入夜，那姘头回家睡觉，许宝双披了件大衣，躲在郊区的土沟里。

赵鹏飞闻讯，带领几名侦查员寻踪堵截。人们都知道那家伙身上有枪，但是谁也没退缩，在浓浓的夜色中仔细搜寻踪迹，发现那家伙蒙着大衣，头拱在土沟里睡得正香。赵鹏飞身先士卒，带人勇猛地扑上去，摁住了他。那家伙困兽犹斗，拼死反抗，将一位侦查员大腿咬伤，但终于被擒。搜查时发现，他身上不但有枪，还有六梭子弹！

最危险的一次是1994年。许昌一个流氓团伙长期作案，始终没抓获。“严打”斗争中，有人提供线索，发现团伙成员在某街某处房子里。赵鹏飞带领侦查员李智勇、赵贡献赶到现场，准备破门。流氓团伙成员从里面死死顶住房门，赵鹏飞三人运足力气，硬是把门顶开，挤了进去。赵鹏飞大喝一声，里面七男一女吓得举手投降。将犯罪嫌疑人一一铐好之后，搜查时，从床底下、桌子里搜出步枪、手枪等共八支，子弹两盒，

那些枪都顶着火呢！审问时才得知，犯罪团伙准备孤注一掷，大干一场了。而赵鹏飞他们才三个人、两支枪。事后他也不禁擦一把冷汗——好险哪！

这种事经得多了，练出了赵鹏飞一身胆量，面对着刀光剑影，他从无惧色。但他不敢让家里知道。

父母已经年迈，又都疾病缠身，何必让他们为自己担忧呢。有一次，侦查员左磊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身受重伤，妈妈得知，拉着左磊的手，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她觉得，那就是自己的孩儿呀！老人家相当识大体，尽管知道自己心爱的儿子在出生入死，却从不阻拦；看到鹏飞历年来立功受奖的荣誉证书，老太太勉励他："好好干，不能辜负领导的关怀，一定把工作做好。"

这位贤良的妈妈，患脑血栓，在病床上瘫痪了十二年。赵鹏飞万分心疼母亲，想到母亲一生操劳，多么想在母亲病床前好好尽孝。但他是分局刑侦大队长，后来又担任了刑侦大队教导员，保卫许昌市安全的重担压在他肩上，多少案子需要他去运筹帷幄。他不是妈妈一个人的儿子，他是人民的儿子！他忍着心中的悲痛，将母亲托付给保姆，自己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

1990年，老父亲患脑血管疾病，两次住院，病情十分危急，医院发了病危通知书。可赵鹏飞办撬盗保险柜的案子，正在紧关节要之际，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他又不愿让同志们为他分忧，只能把苦恼默默地忍在心头，一天，办案正忙碌，突然叶县的长途电话传来不幸的消息：父亲病故。

赵鹏飞赶到叶县，当天办完了父亲的后事，匆忙赶回许昌办案现场。他表面上不露声色，内心痛苦万分——老父亲一

生革命，战争年代就入了党，是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后随大军南下，扎根在许昌。奶奶去世时，父亲没能赶回河北老家见母亲一面；现在老人去世，做儿子的也没能守在父亲身边。人人都说赵鹏飞是个孝子，越是这样，他内心越自责：啥孝子！父亲去世自己都不在！

他一头扑进办案里，夜以继日地干，让紧张忙碌的工作冲淡心中的痛苦吧！

这是一起系列撬盗保险柜案，案情令人震惊。

1989年7月，许昌市南关友谊商店被盗，经现场勘查，盗贼是趁夜深，钻窗入室，撬开保险柜，窃走了大量财物；

1990年3月27日深夜，临颍县电业局财会室的房门被撬开，窃贼钻开保险柜，盗窃现金和各种有价证券共三十一万多元。

接着，许昌市交警队、县法院等单位连续发生保险柜被盗案。从1989年7月到1991年6月，同类案件发生十多起，被盗现金等价值几十万元。

赵鹏飞铁青着脸，带人逐个勘查现场。从作案手段来看，这十几起案子显然是一人所作。这个贼不但胆大妄为，而且犯罪手段十分高明——所有被盗单位财务室的窗上都安有铁栅栏，贼作案时，不知用了一种什么工具，竟然将铁栅栏撑开菱形的一个洞，刚好能钻进人去；而且看起来，贼撑开铁栅栏毫不费力气，大约几分钟就能奏效。到底是一种什么工具呢？赵鹏飞再三研究，模拟了多少次，就是想不出来。

从现场看，那个贼进得门来，先用手摇钻把报警器破坏；对钢筋铁骨的保险柜，不论多结实，密码锁多先进，他既不撬，也不砸，看上去轻轻巧巧就打开了柜门。

赵鹏飞心里明白——遇上了一个高智能的贼，一个难对付的对手！

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再高明的犯罪分子，总有漏马脚的时候。既然从作案手段上不容易突破，赵鹏飞就另辟蹊径。十多年办案，他积累了刑侦的大量经验；长期的公安工作，不但锻炼了他的胆识，更使他炼出一副善于思索的头脑。他向侦查员们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市某储蓄所。一批债券到期了，人们蜂拥而至，纷纷来兑现。储蓄所的营业员忙而不乱，仔细核对一张张债券。窗口外，一个小伙子递进来几张债券，营业员扫了一眼，心中蓦然一惊。他不动声色，在柜台后面认真看了看公安局发出的通报——那上面有被盗保险柜中债券的号码——不错，这几张债券，正是被盗的！

营业员悄悄向领导打了个信号，领导心领神会，马上通知公安局。持债券的小伙子落网了。

持券人叫张立华。他一口咬定，这些债券是在街上捡的。没有直接证据，公安局收审了三个月，只好放人。但有一个现象引起了赵鹏飞的注意，张立华被收审期间，撬盗保险柜案件绝迹了；张立华刚放出来十多天，又接连出现好几起这类案件——这个犯罪嫌疑人不够聪明，他的马脚终于漏了。

经上级批准，赵鹏飞重新带人收审了张立华和他的堂兄张向海。在收审关押期间，发现有个看守偷偷给张立华传递条子。赵鹏飞不动声色，秘密讯问了那个看守，才得知，是张立华的四哥买通了看守，向张立华通风报信、传授机宜。

这一重大发现使侦查员们兴奋不已，经过突审，张立华和张向海不得不交待，此案主犯是张立华的四哥张建华。

赵鹏飞当即秘密提取了张建华的掌纹——由于犯罪嫌疑人具有反侦查的本领，在十几个发案现场，只提取到一枚掌纹。恰恰是这枚掌纹，作为直接证据，将张建华送入了高墙电网。

赵鹏飞永远也忘不了，张建华被逮捕后那嚣张的样子，他装得十分镇定，即使在铁的证据面前，他仍然口吐狂言：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是退伍军人，共产党员，我连违法的念头也没有过！”

……

现在，这只恶虎出笼了，根据他一贯的心理，他一定还会到许昌作案。听监狱方面的同志讲，张建华在狱中曾叫嚣，出来后要报复办案人员。赵鹏飞不怕报复，从当上刑警的那天起，自己就把生死交给了事业。但张建华会以百倍的疯狂报复社会，这是决不可大意的。

这只恶虎在哪里呢？监狱方面和公安局联手，多次查找，他的亲友、战友……凡是他能落脚的地方都过了筛子，这家伙踪影皆无，好像在空气里消失了。

两年过去，每当许昌发生重大案件，公安局都将张建华列入视线，但从没有发现他露面。赵鹏飞心中那根警惕的弦却始终没放松过，他对张建华是太熟悉了，他知道这只恶虎不会善罢干休。往往在深夜，赵鹏飞一觉醒来，会悄悄起身，边擦枪，边在心里暗暗念叨：

“小子，来吧，老子等着你！”

祸从天降

苗学敏倒霉透了，可又幸运极了。

那天发生的事，至今想起来她都觉得后背一阵一阵发冷。

是 1995 年 2 月 19 日。冬季的凌晨，天还黑着哩。五点多钟，就有人冒着严寒，到许昌县石化公司南组庄加油站来加油。这个加油站离市区不远，就在许昌市东南方的枪杆刘一带，临着 107 国道。那天恰好就是苗学敏值班，她见来的两个人加了五公升汽油，总共才十块零八分钱，那个高个子却拿了张一百元大票子让她找，心里有点气。但她啥也没说，拉开抽屉就找钱。

这间开票室，离办公室还有一箭之遥，一间小屋，中间用铁栅栏隔开，铁门上大铁锁锁得严严实实。她在里间收费，外间那俩人隔着铁栅栏等着。太平世界，朗朗乾坤，虽说天还没亮，苗学敏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强盗打劫。她手脚麻利地拉开抽屉，在一大堆钱里面翻找，凑齐了该找的零钱，隔着铁栅栏递给外面那个高个儿。那俩人出门，合骑上一辆蓝色摩托，走了。

过了约摸十来分钟，小苗听见门响，以为又有人来加油。抬头一看，咋又是刚才那一高一低俩人？没错，那低个儿还戴着个大白口罩哩。还没等她想明白，那低个儿的枪就从铁栅栏伸进来了。当时小苗脑子里不知咋的，倏地闪过一个念头：假枪！她刚刚站起身，高个儿一个箭步跃到铁门旁，手伸进铁

栅栏，就够那把大铁锁。还没等小苗看清楚，那高个儿不知用啥法子，轻轻巧巧就把铁锁扭开了。

苗学敏的脑子这才转过弯来，知道祸从天降。她飞身扑到窗口，扯开嗓子大喊："快来人哪，有强盗！……"

一直没开口的高个儿，低声喝斥道："再喊就打死你！"

话音未落，那低个儿"砰砰"就开了两枪，把墙上挂的玻璃镜匾打了个洞。听到枪声，小苗吓得浑身一哆嗦，腿一软，就咕堆（河南方言，意为圪蹴、蹲）到桌子底下了。

高个儿抢步进屋，拉开抽屉，将里面的钱尽数搜去。俩人再未说一句话，转身出门就走。

前后不过几分钟的工夫。

小苗脑子忽然清醒过来：不得了，抽屉里的钱是九千多元哪！……

她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气和胆量，站起身就追了出去，拼死拉住那个高个儿："你把钱给我留下！"

那高个儿露出满脸凶气，他低头看了一眼这个不顾生死的女子，忽然犹豫了一刹，眼中流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怜悯。这一瞬间，他眼前忽然闪过了妈妈那忧郁的目光。他一言不发，从包中抓出一把刚刚抢来的零钱，扔在地上，转身跨上低个儿已经发动的摩托，风驰电掣般去了。

苗学敏浑身软得立不起身来，但她还是支撑着，拉响了警铃……

事后小苗回忆，那高个儿二十六七岁，身高一米七七左右，小白脸，尖下巴，梳偏分头，身穿一件警式皮衣；低个儿二十多岁，身高大约一米七十，比高个儿胖，穿件草绿色军大衣。两人都是本地口音。

比起刘胜利来，苗学敏可算幸运多了。

刘胜利是许昌市石油公司孙庄加油站的值班员。3 月 22 日晚，大约 8 点多钟，天已经黑透了。别人都下了班，刘胜利一个人值班。事先啥也没发现，既没见有人走近加油站，也没听见动静。

这个加油站在许昌城南，虽然临着马路，但比较偏僻。加油站是个半圆型的建筑，外面都是大玻璃窗。里间屋放着保险柜，为了安全，里间门上加了防盗铁门。

刘胜利正在外间屋打电话，等他听到背后有动静，一回身，两支枪已经逼住他了。他心里倏地一紧，下意识地挂断了电话。

他面对着的是一高一低两个歹徒，都捂着大白口罩，手里都有枪。

高个儿用枪顶着他，喝斥道："进去！"

刘胜利心里稍微踏实了一点：里屋有防盗门。

在两支枪的威胁下，他只得走进里屋。走到门边，他想顺手关上防盗门。手刚扶在门上，那高个儿看到门后有一把铁锹，以为他要拿锹反抗，"砰"地开了枪，刘胜利左腿登时血流如注，瘫坐在地上。

低个儿仍用枪逼住刘胜利，高个儿窜到桌子旁边，毫不费力地扭断了铁锁，拉开抽屉抢钱。

这时，桌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高个儿拣起一个铁棒，恶狠狠地砸坏了电话机。临走，低个儿似乎还不解气，又朝电话机开了一枪，子弹穿透玻璃，在窗上留下了一个弹孔。

两个歹徒仓皇逃走。刘胜利艰难地支撑起来，喊人报警。

在警察的询问笔录上记着：高个儿大约二十六七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较瘦，梳偏分头；低个儿二十多岁，比高个儿矮，也比较胖，自然发型。两人都是本地口音，都戴大白口罩。他们抢走了四千多元。

在各地公安局的案情登记簿上，近一段时期，记载了一系列抢劫加油站的案件：

4 月 10 日上午 10 点左右，一高一低两人骑一辆红色摩托，来到商水县谭庄加油站加了八公升汽油，用的是一百元的大票；下午 4 点左右，这两人又来到加油站，发现站内有车正加油，便在站外 200 米远近的公路边等待。等站内的车开走后，这两人便窜入加油站，分别持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威胁值班员；高个儿歹徒撬锁，抢走了八千多元钱。作案后，两人合骑摩托，沿周(口)漯(河)公路逃窜。高个儿二十五六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容长脸，高鼻梁，尖下巴，穿黑西装，手持短枪；低个儿二十多岁，圆脸，穿浅色茄克。两人鼻梁上都贴了白胶布。

4 月 10 日晚 8 点左右，一高一低两名歹徒闯入临颍县交通局加油站，持枪喊道："别动！"然后，低个儿持枪逼住值班员，高个儿一手拿枪，一手用一个撬盗工具，连撬五个抽屉。抢走站内两千三百多元后，两人合骑一辆红色摩托逃跑。正当此时，临颍县交通局一辆车来到加油站，车上的领导同志听说此情后，飞速驱车追赶。两名歹徒驾摩托在大街小巷迂回曲折，并且胆大包天地向追赶车辆开枪射击。终因地理熟而逃脱，但现场遗留了一支手枪。这两个歹徒，高个儿不到三十岁，身高一米七八左右，偏分发型，瓜子脸，体态较瘦，穿深色

衣服；低个儿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十左右，圆胖脸，穿浅色茄克。

5月31日，许昌市魏都区西郊供销社加油站。凌晨4点多钟，一高一低两名歹徒骑自行车闯进该加油站，两人各持一支枪进入营业室，喊道："别动！谁动打死谁！"同时有枪上膛的声音。然后低个儿用枪逼着人，高个儿撬抽屉抢钱。抢走两千三百多元后，两人又合骑自行车迅速逃跑。高个儿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五左右，体态较瘦，漫长脸，身穿花短袖衫；低个儿较年轻，身高一米七十左右，稍胖，穿迷彩裤。两人均系本地口音，都戴白口罩。

……

公安机关紧急出动：勘查现场，走访群众，访问当事人，提取痕迹……

几起案子，时间没有规律，发案地点分散——有的发生在许昌市郊，有的在商水县，有的在临颍。虽然各地公安机关分别出动得力警力破案，但案发后，歹徒好像有遁地术，再无踪影。

铤而走险

1995年4月5日。

这一天，对于交警宋玉松和王留记来说，是个黑色的日子。

早春时节，中原大地寒气料峭。天空阴沉沉的，阵阵朔风砭肌透骨。

上午9点多钟，许(昌)洛(阳)公路上已是车水马龙，来往车辆川流不息。登封市境内有一个小小村庄，叫徐庄乡刘沟村，离许昌与登封交界处不远。占了公路边的地利，人们摆了几个小摊，卖些香烟、饮料；路北有个迎春饭店，时间尚早，冷清清的没有顾客。

公路上越来越繁忙，登封市的四名交警在路边忙着指挥交通，检查过往车辆。司机们看到有交警，格外小心，一辆辆车循规蹈矩地行驶。突然，交警宋玉松、王留记发现一辆红色两轮摩托发疯似的离开车流，飞驰而来。

“停车！”宋玉松、王留记向摩托车打手势。不料那辆摩托毫无停车的意思，反而加速，疯狂地朝着他们直冲过来。宋玉松、王留记机警地闪身躲过了无妄之灾，只听得耳边“呼”的一声，摩托擦身而过。

在宋玉松、王留记身后几十米外的另外两名交警见状，奋不顾身地扑上前去，一把将摩托车后座上的人拽了下来。那辆摩托冲出去十多米，终于不情愿地熄了火。交警王留记上

去把摩托车钥匙拔下来,装在自己兜里。

宋玉松满心恼火,但他强压住火气,走上前去盘查:

"你们是哪里的? 为什么不停车?"

后座上的人是个二十七八岁的青年,高高的个儿,瓜子脸,偏分头。见交警盘问,十分镇定地答:

"派出所的。我们有点急事。"

宋玉松看到这人身着警服,带领花,倒也像派出所的。可是,他突然发现那人肩上背支猎枪,便警觉地问:

"你背的是啥? 有没有持枪证?"

那高个子抑制着内心的紧张,依然镇定自若地答:

"有证。呀,忘记带了。"

宋玉松将枪收了过来。转身又向推着摩托车走过来的低个儿发问:

"你哩驾驶证、行驶证?"他扫了低个儿两眼——那小子二十多岁,个头不高,身材、脸颊都胖乎乎的,穿件警用绿棉大衣,"拿出来检查。"

"中。"低个儿驯顺地说,低头向各个衣兜里掏摸了半晌,忽然一拍脑袋,"对不起,忘记带了。"显出一脸歉意。

其他两位交警见路上的车辆略有骚动,便离开现场,忙着去疏导交通。宋玉松对低个儿命令:

"打开工具箱。"

低个儿不由得朝高个儿看了一眼,顺从地打开了摩托车的工具箱。宋玉松顺手将那支猎枪靠在摩托车旁,俯首检查。发现工具箱里还有一套警服,便朝高个儿发问:

"你刚才说你是派出所的,哪个派出所的?"

高个儿答不出来。

“你们既然什么证件都没有，请跟我们回大队说清楚。”宋玉松说。

高个儿一听此言，登时急了，哀求道：

“伙计，咱们是同行，我们真的有急事，哪怕罚点钱，让我们走了吧！”

“不行！”宋玉松越来越觉得这俩人不地道，态度十分坚决。

“到哪儿?”高个儿问。

“跟我到登封交警大队。”

高个儿不禁与低个儿对视了一眼，他眼光一扫，低个儿会意，俩人走到一旁，高个儿对低个儿悄悄耳语几声，低个儿微微点点头。高个儿转身对宋玉松道：

“中，我们走！”

说完，他示意低个儿上交警执勤的巡逻车，自己却假装拿东西，打开了摩托车的工具箱。

那低个儿右手插在棉大衣的口袋里，跟着宋玉松上了“长安”巡逻车，坐在了后排座上；宋玉松坐上驾驶座。另一位交警王留记站在车外等那高个儿拿东西。

一切都是瞬间发生的，一切都猝不及防。“长安”巡逻车里忽然传出“砰砰砰”几声枪响，那低个儿从棉大衣里掏出枪，对准前排驾驶座上的宋玉松连开九枪，宋玉松当即倒在血泊中。车外的王留记听到枪声，急忙向巡逻车冲去。那高个儿抓起靠在摩托车旁的猎枪，朝王留记扣动了扳机……

这一天，对于一高一低两名歹徒来说，是个疯狂的日子。

眼看两位交警气绝身亡，低个儿从“长安”车上跳下来，跑

到王留记尸体旁，从兜里迅速翻出摩托车钥匙，发动了摩托。一抬头，发现高个儿还不上车，提着枪又往东跑，他急得大喊：

“四哥，你咋还不走？”

高个儿恶狠狠地叫道：“我去把他们——”他一指东边那两个交警，“也干掉！”

低个儿急得语不连声：“来不及了，快快，快走快走！”

高个儿这才返转身来，跨上摩托后座。引擎一阵轰鸣，摩托风驰电掣绝尘而去。

摩托车向西飞跑了十几公里，车上一高一低两个人似乎还没从刚才的惊悸中醒过神来，谁也没开口。高个儿还算镇静，低个儿却总觉得身后传来警笛声、枪声，惊得自己一阵阵脊背冒冷汗。不行，在公路上飞跑太醒目！他慌不择路，朝左一拐，上了一条田间小道，朝北疾驰。

初春的田野，积雪刚刚融化，小路上泥泞不堪。摩托车溅着泥水，在凹凸不平的田间小道上左摇右摆，颠簸跳跃。忽然，低个儿控制不住这匹狂奔的野马，摩托车朝着一块麦田直冲过去，两人刚刚来得及用脚支地，才避免了车翻人倒。

“嗨，你俩干啥？你们把麦苗压坏了！”忽然从麦地里冲出一位老人，气呼呼地喊，“你们得赔！”

高个儿正为摔在麦田里恼火，听到喊声，“噌”地举起了手中的枪：“妈的，老家伙，你也不想活了！”

面对黑洞洞的枪口，看麦田的老人惊呆了。

“四哥，快走！”这时低个儿已经把摩托车拖出了麦田，重新发动了引擎。

高个儿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拎着枪，跨上摩托，又飞驰而去。

不知跑了多远，前面出现了一条小河，河面不宽，河水已经解冻，流水潺潺。驾车的低个儿心中一喜，对身后的高个儿喊了句：

“抱紧我！”

便加大油门向河水冲去。刹时，摩托车像脱缰的野马，发疯似的冲进河里，溅起冲天的浪花。眼看车就要冲上对岸，突然引擎熄火，两个人落汤鸡似的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一前一后，合力将摩托车推上了岸，又慌不择路地朝小山坡上逃窜。

上了山坡，四顾而望，高个儿不禁喜形于色——这儿有几户人家，还有小卖部哩！

“你等我一下！”说完，他谨慎地望望四周，朝小卖部跑去。一会儿功夫，他买来了饼干和饮料，两人坐在山坡背风处，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

低个儿心有余悸，且不忙吃喝，也不说话，掏出兜里的枪，往里压子弹，一直压满了十一发。高个儿却满不在乎地把枪朝身边一扔，打开一瓶饮料，边喝，边嚼起饼干来。他呆呆地望着四周枯黄的野草，听着尖啸的风声，皱着眉头想心事。

妈的，今儿真不顺！

前几次抢的钱花得差不多了，本来今天计划好，到禹州市西乡煤矿，大大捞一把，没想到半路上出了麻烦。刚才发现公路上交警在检查车辆，他就对驾车的兄弟说：“不管他，冲过去！”不能让交警检查，他们骑的这辆红色“本田五羊—125”摩托是偷来的，没有驾照；何况两人身上都带着枪。没想到冲关不成，反被截住。他仗着自己穿着警服，说是派出所的，有急事，兴许交警能放他们一马；实在不行，哪怕罚款都心甘情愿。

谁知那俩交警非要带他们去交警大队,那是万万去不得的,去到那里,人家一查,什么都得露馅……所谓“狗急跳墙”,他不得不铤而走险。

一只小鸟落在身边的枯草上,蹦蹦跳跳,寻找掉落地上的饼干屑。高个儿收回呆滞的目光,长吁了一口气,抛下手中的饮料饼干,顺手拿起身边的枪,瞄准小鸟,“砰”地开了一枪,小鸟像片飘摇的叶子,落在地上。

“今天真倒霉,真要是被带走,就死定了。”低个儿垂头丧气地说。

“怕啥,干就干了!”高个儿恶狠狠地,把枪扔下,端起饮料又喝了一口。

“我也没说怕,”低个儿偷偷瞟了哥哥一眼,“你说咋干就咋干。”

“好,”高个儿也放缓语气,“过两天咱再干一回!”

说完,两人骑上摩托,沿小路向北,经密县、新郑和长葛,走107国道,返回许昌……

运筹帷幄

河南省会郑州。

横贯古城东西的金水大道，日夜车水马龙，饭店、宾馆、市场鳞次栉比，衣着光鲜、神采飞扬的人们来来往往。

金水路中段，在欢乐的人群身旁，雄踞着一座洁白的大楼，十四层楼顶上矗立着巨大的电波发射塔。大楼默默地耸立，发射塔默默地耸立。人们从它身旁走过，不论是艳阳高照还是夜幕低垂，都有一种安全感。那默默矗立的巨大的电波发射塔，分分秒秒发射和接收着电波。这就是保卫全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神经中枢——河南省公安厅。这里，指挥着全省的公安工作；这里，集中和发出各种信息；这里，对全省公安机关提供技术上的服务。如果说全省公安系统是一个人体，它就是大脑；如果说全省公安系统是人的血脉，它就是心脏；如果说全省公安系统是一部精密的机器，它就是马达。

1995 年 4 月 5 日上午。

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我是省公安厅刑侦处值班室。请讲。”

“我是郑州市公安局。今天上午 9 点，在许洛公路许昌与登封交界处发生特大枪杀交通民警案……”

此后，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案情被迅速报到各有关部门，报到省公安厅首脑，报到省委领导…… 十四层白色大楼里，“马达”高速转动，“机器”有条不紊地运行。

12点，刑侦处副处长杨元伟带领侦查技术人员飞驰现场。

杨副处长干了多半辈子刑侦，他其实是学刑侦技术出身，所以无论对痕迹检验还是对侦破案件，都游刃有余。此刻，他带领郑州市公安局刑科所所长张国民、登封市公安局刑警队长郑长庭等，来到现场，简单询问了案情之后，马上开始过细地勘查现场。

中心现场已被破坏，他们沿着犯罪嫌疑人逃跑的路线穷追不舍，一路寻找着痕迹物证。在麦田里，他们发现了被摩托车轧倒的麦子，询问了看麦田的老人；在河道的淤泥里，发现了摩托车的印痕和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足迹。杨元伟当即命人提取了十分清晰的鞋印，认定一双是白色旅游鞋，一双是棕色皮鞋。他马上命令成立三个追踪组，沿着犯罪嫌疑人可能逃跑的方向分头追捕。

15时左右，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王济晟带领人马赶赴登封。

王副厅长也是干了一辈子刑事侦查，对破案有十分丰富的经验。此刻，坐在车上，随着车轮的飞转，他的大脑也在飞速转动——根据案情报告，犯罪嫌疑人的口音像是许昌、禹州一带的，来路和逃跑的路线也是许昌、禹州方向，必须将侦查方向划准，应该确定在许昌、禹州；但为了不使犯罪嫌疑人逃脱，要把网撒大些……想到这里，他果断地命令随行的省厅刑侦处大案科副科长乔宪华："立即通知郑州、洛阳、许昌三市，郑州所辖的登封市、新密市、新郑市，许昌所辖的禹州市，要他们主管刑侦的局长、刑警支队长等，赶赴登封，研究破案。"

待王副厅长赶到登封，各路人马已经齐集。王副厅长听

取了先期调查情况汇报，又查看了现场，一刻不停，马上召开会议。

王副厅长以他丰富的破案经验，有条不紊地归结了犯罪嫌疑人的身高、年龄、衣着、口音、交通工具、枪械等特征，特别指出，从这两人的来路和去路分析，都是向着禹州、许昌一带。他严肃地说："案件很大，影响很坏，大家必须高度重视。根据以上分析，应该立足于禹州和许昌为主战场；但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脱，洛阳、郑州、开封等地都必须搞好协作配合，发扬大刑侦的威力，将案件尽快破获。"

根据王副厅长的指示，立即成立了破案指挥部，由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赵承华负责。第二天，省公安厅以及郑州市公安局有关人员赶赴各地继续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踪迹。各有关地、市的排查摸底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了。

4 月 7 日，省公安厅召集各地、市公安处长、局长，举行侦破协作会议。王明义厅长非常严肃地指出：这起案件，枪杀了两名交通警察，是我省一起特大案件。要求全省各地、市公安局全力以赴，务必侦破。破案有功者重奖。

王济晟副厅长通报了案情：调查得知，摩托车车牌号是禹州的；犯罪嫌疑人的来路和逃跑方向也是禹州、许昌一带，据此，侦破力量应重点放在禹州市。

会后，省厅刑侦处杨元伟副处长带人在禹州市成立了专案组，各有关地、市派出精干干警 50 多人，在杨副处长指挥下，对禹州进行"拉网"，一个乡一个乡地过细排查。

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4 月 10 日，省公安厅又在禹州市召开第二次侦破协作会议，郑州、许昌、洛阳、漯河、周口等地、市以及有关区、县主管刑侦的公安局长听取了案情汇报。省

公安厅杨元伟副处长和刑侦技术人员经过检验，已经发现“4·5”案件现场的弹壳，与在许昌周围发生的“2·19”“3·22”抢劫加油站案的弹壳系一支枪所射；许昌市公安局的汇报说，“2·19”“3·22”两案的犯罪嫌疑人与“4·5”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在体貌特征、枪支、作案目的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

王济晟副厅长详细分析了案件的情况，指示：必须明确案件的性质，各地要发扬协作精神，树立信心，坚决破案；必须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要以犯罪嫌疑人作案手段、痕迹物证等为依据，认真排查。

王副厅长的指示十分明确，会后，各地按照他的思路，认真开展侦查工作。

4月24日，第三次破案协作会议在许昌召开，四市九县的公安局参加。杨元伟副处长提出：犯罪嫌疑人在哪里？应该立足于许昌的魏都区、许昌县和禹州市。他详细分析了这个设想的依据。

在这次会议上，王济晟副厅长又对破案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一是要求省厅搞出综合材料和模拟画像，通报全省，以便加强布控；二是要求扩大侦查范围，以四市为重点，同时涉及其他地、市；三是要求各警种密切配合，破案不仅是刑警的事，交通民警、治安警察、派出所民警等都必须协同作战。他响亮地提出，工作方法上要统一协调，互相配合。

王副厅长在这次会议上大胆地引进了竞争机制，提出要有奖有惩。

这次会议，不仅对各地、各警种密切配合提得十分明确，使各级公安部门提高了“大刑侦”的意识，王副厅长提出的奖惩制还大大调动了干警们的积极性。

端倪初露

“4·5”特大案件发生之后，根据省公安厅的具体指示，许昌市公安局和各区、县分局正在一步一步地开展工作。

魏都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赵新动开了脑筋。

赵新搞了多年刑侦技术工作，想问题总爱从技术角度着眼——从犯罪嫌疑人所使用的枪支、犯罪嫌疑人的特征、犯罪手段看，“4·5”案件与许昌市发生的“2·19”“3·22”抢劫加油站的案子有很多相同之处：

三案中，犯罪嫌疑人都是一高一低，高个儿约二十七八岁，身高一米七七左右，体态较瘦，留偏分头；低个儿二十多岁，身高一米七十左右，脸型、体态都稍胖，自然发型。两人都是许昌当地口音；

三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都骑摩托车，都是低个儿驾车，高个儿坐后座；

三案中，都是高个儿起主导作用，低个儿处于服从地位；

三案中，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持枪，其中一支是“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另一支是五连弹滑膛猎枪。

……

多年的刑侦技术工作，养成了赵新细致入微的思维定势。他沿着三案的各个特征思索，越想，越吃惊地发觉，三案有那么多相通之处。

如果有证据将三案串并，那么……

有没有并案的证据呢?

对于刑侦技术人员来说,最有力的证据莫过于现场遗留物和现场痕迹。

4月10日,省公安厅在禹州市召开第二次破案协作会,赴会之前,赵新很周到地带上了"2·19""3·22"两案提取的现场弹壳。省公安厅刑侦处的杨元伟副处长看到赵新带来的弹壳,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当即叫来了省厅的技术员,将"4·5"案现场提取的弹壳,与前两案的弹壳一起比对。

惊人的结果出来了:经鉴定,从击发点、弹道痕迹等特征来看,三案的弹壳完全一致,都是同样的"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和五连弹滑膛猎枪发射出来的!

就是说,三案可以串并。

这个结果,将侦破工作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个结果,却使许昌市公安局的担子骤然加重——三案中,有两起发生在许昌。如果证明犯罪嫌疑人就在许昌,那侦破"4·5"案件的重任必然落在许昌市公安局肩上。

主管刑侦的市公安局副局长范培军不敢有丝毫懈怠,立即与其他局领导一起召开局党委会。摆在他们面前的严峻事实是,许昌应该作为"4·5"案件的工作重点。

必须组织精干力量,加大对"4·5""2·19""3·22"三案的侦破力度!

市公安局迅速组织了20多名有多年刑侦经验的侦查员,组成了专案组,由赵新负责。他们很快投入工作:

检索资料——在"4·5"案现场提取了一枚指纹,怀疑是案犯所留,需要与现有的指纹资料进行比对,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需要比对的指纹有十万份!

分析几个发案现场，力求扩展情况；

进一步摸排线索；

……

有人提出一条可疑的线索：1994 年 12 月 25 日凌晨，许昌市体委仓库被撬，犯罪分子盗走一支“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和九千发子弹。因为体委管理十分混乱，仓库的东西都没有登记，到底丢了多少东西、怎么丢的、是否有内盗嫌疑，等等，都无从查起。

现在，“2·19”“3·22”“4·5”三起案中都出现了“健卫－20”枪，会不会与“12·25”案件是一伙人所为呢？这起案件应不应该也串并在一起呢？

“缺乏足够的证据。”范培军想，“万一串并错了，会给侦查方向带来极不利的影响。”

作为一个指挥员，在掌握确凿的证据之前，绝不能随便下结论：否则一步不慎，满盘皆输。

随着侦查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从漯河市又传来一条线索：4 月 3 日深夜，该市人民路民政局渔猎门市部被盗。当时值班员发现有盗贼登上窗户，便厉声喝问：

“谁？”

对方根本置之不理，仍然撬窗。当值班员起身要打电话报警时，窃贼竟然窜入室内，凶狠地砸坏了电话机。这一次，被盗一支五连弹滑膛猎枪和两箱铁砂。

得到这一信息，许昌市公安局立即派员赶赴漯河。但现场十分混乱，只提取了一枚完整的足迹，是 27 码旅游鞋留下的。与“4·5”案件的足迹比对后发现，与“4·5”案中一名案犯的足迹相同！

这又是一条重大发现，说明案犯是先盗枪，再作案。

有利的契机，激发了人们极大的工作热情。正当范培军、赵新等带领“4·5”专案组的侦查员们，夜以继日地摸排情况，扩大视野，寻找线索，一步一步地向那两个凶残的犯罪分子逼进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更大的考验正一步一步向他们逼来。

孤注一掷

"哥，再给点钱吧，俺的钱花完了。"

一个低个儿、脸庞身材都显得胖乎乎的小伙子，可怜巴巴地望着面前的四哥。这位四哥却跟他不大相同，个子高高的，容长脸型，梳偏分头，长相潇洒，动作、谈吐都显出精干与自信，不像这个六弟那样窝囊与愚蠢。

此刻，四哥心里正窝着火：这个小六，花钱也太顺手了！自从2月19日抢劫南俎庄加油站后，他哥俩连连作案：3月22日一次、4月10日两次、5月21日又一次……算下来也有一两万块钱了。每次他都慷慨地给弟弟分一半钱，每次都是弟弟先花光，再伸手跟他要钱。

"你咋花得恁厉害？"四哥不由得提高了嗓门。

小六子心里也窝着火：这个四哥，咋变得恁爱唠叨了？

过去，四哥是他心中的偶像，是他的英雄。四哥有本事，四哥仗义，四哥敢作敢为，跟着四哥，可以大把大把地捞钱。

他在家中排行最小，从小在姥姥和妈妈的溺爱中长大，本来天分就不高，自己又不求上进，初中毕业便不想再念书，整天在社会上胡混。在广东当了两年兵，退伍还乡后，进了许昌通用厂当工人，也是有一搭无一搭地混。1991年母亲去世，他干脆不想再上班，自动离职，成了无业游民。他特别爱钱，可自己又没有赚钱的路子，混得越来越惨。

只有这个四哥才最疼他，最护着他。自己没啥本事，自从

跟着四哥，学了不少能耐，现在他也是昼伏夜出，飞檐走壁，身背枪支，胯下摩托。每干上一票，就有大把大把的钱装进口袋。钱来得越容易，他花得越顺手；花得越顺手，越觉得钱不够用。不知咋的，他觉得四哥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不如以前高大了。四哥太谨慎，前怕狼后怕虎的；四哥也爱唠叨，自己花钱，他总要管。他凭啥管我？我现在不也能开枪杀人、动手行抢嘛！

小六听到四哥的指责，不禁心头火起，不耐烦地翻了哥哥一眼。

高个儿看到弟弟不满的神色，心中一怔。对这个弟弟，他真是又爱又恨，又怜又愤，一母同胞，弟弟咋就和自己差恁远？钱、钱、钱，他就知道钱；自己干这些，可不光是为了钱。自己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知道应该谨慎；可这个蠢蛋，就晓得吃喝玩乐！

但是，又有愧于弟弟——是自己这个当哥的，把他一步一步带上了这条路！在这条路上，自己栽过大跟头，虽然逃脱了，但心里非常明白，这是条死路，早晚有一天……不该把这个最年幼的弟弟带上这条路哇！

他压了压心中的火气，掏出一沓子钱来，“给，你先拿着，”他怜爱地瞅了一眼弟弟，“这两天，咱再瞅机会，干个大的！”

是的，得再干个大的！不光是需要钱，他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前几次搅混了一家伙，还不够！还得干更大的，让许昌人心惶惶，让许昌的警察日夜不宁，让许昌都知道我不是好惹的！

干大的！

啥事大？啥事才能产生预定的效果？

银行!

6月7日清晨。

这是个宁静的早晨。中原名城许昌刚刚从甜梦中醒来,孩子们离开妈妈温暖的怀抱,老人们踏着晨曦来到水波荡漾的小西湖,连枝头的鸟儿也吱吱喳喳唱起了晨歌;

这是个美丽的早晨。"亚细亚"商场气派的蓝色玻璃幕墙,被朝晖涂上一层淡淡的红晕;街头绿化带的草坪,被朝露滋润得浓绿欲滴;赶早上街的人们也像沐浴了朝露,显得格外神采奕奕;

这是个繁忙的早晨。工厂的烟囱冒出滚滚烟雾,车间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国道上开始驶出了车辆,下夜班的工人步履匆匆;

这是个紧张的早晨。昨夜,许昌市公安局"4·5"专案组的指战员们研究案情,对着一高一低两条鬼影,深剖细究,务要他们现出原形;灯阑夜尽才刚刚休息,清晨又一个个精神抖擞地奔向岗位,继续战斗。

此刻,一高一低两条鬼影却从黑暗的巢穴中钻了出来,走向了光天化日,与人们开始新一轮的较量……

八一路是许昌市环城路的北段,正是城乡结合部。地处偏僻,平日这里就冷冷清清的,时值清晨,街道上空空荡荡,行人稀少。

7点10分。

从市区北平定街驶来一辆自行车,骑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车后座上是个高个子青年,容长脸,偏分头,显得很精干。车子从北平定街拐进东关大街,经

过文峰路，上了清淇河堤。高个儿看了看天色——还早。两人下了自行车，坐在空无人迹的河堤上，从沉甸甸的布袋中掏出枪来，压满了子弹。看看一切妥帖，两人放心地歇息起来。抽了一阵烟，两人又骑上自行车，从河堤向北，再往左拐，沿着八一路向西驶去，在北关东街二巷，他们拐进了胡同里。

7点30分。

放下自行车，高个儿看了看手表。他对低个儿说："走，咱们先过去。"两人拎起装枪的布袋，各自戴上一副墨镜，走出胡同，穿过八一路，靠在一棵柳树下，耐心地等待起来。

自从决定"干大的"，高个儿一连三天到这里来踩点，一切都看好了：八一路北侧，斜对着北关东街二巷，是文峰城市信用社银汇储蓄所。这里地处偏僻，人烟稀少；早晨正是运钞车来送款的时候；这里进出路线方便，干完之后，可以迅速逃离现场。这是个理想的猎物！所要顾虑的只是押运员也有枪。但，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

高个儿下了决心，今天，是行动的好时机！

站在储蓄所附近的柳树旁，他竭力抑制住内心的紧张，装出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不慌不忙地抽着烟。

7点45分。

银汇储蓄所的几位女营业员，何玉琴、辛华、陈丽琴等，像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单位。看看表，再过几分钟，银行的运钞车就要来到，她们做好了接车的准备。

一辆银灰色本田汽车从远处驶来。储蓄所门外柳树旁的高个儿看看手表，不错，就是这个钟点，一分不差，那辆本田汽车就是银行的运钞车。他觉得浑身的肌肉倏地绷紧了。

7点48分。

储蓄所的三名女营业员看到门前驶来一辆银灰色的本田车，知道运钞车到了，连忙迎出门去。

运钞车开到银汇储蓄所门前，拐上人行道，缓缓倒车。车停稳，司机丁文义下得车来，打开后车厢门，与押运员王保刚一起，搬下一只铁皮款箱；正好三位女营业员迎过来，接过了钱箱，向储蓄所大门走去。司机丁文义俯下身去搬另一只钱箱……

天赐良机！

躲在柳树旁的高个儿一声喊："干！"

一高一低两条鬼影"嗖"地从树后窜了出来，穷凶极恶地扑向了运钞车，扑向了钱箱。

押运员王保刚听到动静，刚一愣怔，高个儿手中的枪已经射出了罪恶的子弹，"砰"，枪声划破了清晨的宁静。王保刚来不及喊一声，一头栽倒在血泊之中。

储蓄所的工作人员搬着钱箱刚刚走进营业室，猛听得身后鞭炮似的一声炸响，回头一看，押运员倒在了地上，身下是一大滩血迹。还没等她们醒悟过来，那高个儿的家伙疯狗似的嚎叫一声，拎着冒烟的枪追进了营业室，抬手一枪，"砰"，碎玻璃四溅，报警器被打坏了。他伸手就抢过了钱箱。看见几个女营业员四散逃跑，他疯了似的边追边开枪……

7点52分。

文峰城市信用社的女营业员秦晓萍，家就住在储蓄所背后的楼上。早晨忙完家务，她走下楼来准备上班。刚刚拐过楼角，就看见那辆银灰色的本田汽车停在储蓄所门前。"哟，运钞车已经到了。"咋？押运员咋躺在地上？妈呀，不好，一个低个儿的家伙手端着长枪，正对着司机丁文义……秦晓萍猛

然惊醒过来：抢银行！她浑身汗毛一奓，转身就往回跑——得赶快打电话报警！刚转过楼角，迎面碰上了主任。

“快快快……”秦晓萍面无人色，语不成声，“有人抢银行，快打电话报警！……”

储蓄所门外，低个儿歹徒用枪逼着司机丁文义，穷凶极恶地喊：“把后车盖打开，要不就打死你！”

在枪口的威逼下，丁文义不得不打开了后车厢盖。低个儿抢了里面的钱箱，正好高个儿拎着一只钱箱从储蓄所里跑了出来。两人交换了一下眼神，拎着两只钱箱，转身要跑。那高个儿看一眼倒卧在血泊中的押运员王保刚，恶狠狠地朝他后背又开了一枪。

7点53分。

前后不过5分钟，两个如狼似虎的家伙犯下了一系列血腥罪行。两人拎着两只钱箱，迅速穿过八一路，向对面的北关东街二巷窜去……

闻风而动

6月7日早晨7点50分，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兼魏都分局局长何冈岭就赶去上班。那天，文峰旅社发生了一起案子，何局长看完现场，布置了侦查工作，坐车赶回分局。车子刚开到莲花湾酒店附近，手提电话机急促地响了起来，是指挥中心报告：

“何局长，何局长！接到北大派出所报案，八一路文峰城市信用社储蓄所被抢，歹徒开枪打死了人！”

何冈岭脑子里“轰”的一声，闪过了“恶性案件！”这个念头。

不愧是多年办案的公安分局局长，他立刻从紧张中清醒过来，用手提电话向指挥中心下令：

“传达我的命令：第一，市、分局两级刑警队立即赶赴现场；第二，通知武警机动中队迅速到市局集结待命；第三，立即通知市、分局两级机关工作人员；第四，通知巡警，以现场为中心，迅速对几条街道实行控制；第五，通知北大派出所对现场小范围封锁；第六，通知城区派出所把好出市区的九大路口。”接着，他又一一布置对几大路口的布控安排：五一路派出所控制许南路；七里店派出所控制许禹路；丁庄派出所控制市区到高营路段；东大派出所控制107国道的小南海桥；南关派出所在新兴路口设卡；半截河派出所控制许扶路；火车站、汽车站派出所对车站严加控制……

汽车载着何局长飞驰，等赶到八一路现场，他的部署已安排就绪。

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范培军，一大早就赶往文峰路大转盘，带领刑侦队出一个案子的现场。8 点钟，手提电话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八一路文峰城市信用社储蓄所被抢，歹徒开枪打死了人！"

范培军正当壮年，别看搞了多年刑侦，却不像人们想像中的侦查员那样粗犷豪放。他文质彬彬，风度儒雅，工作作风却是雷厉风行，说话毫不拖泥带水，永远显得干脆利索。

听完电话，他对司机简短地吩咐：

"调头，去八一路。要快！"

几分钟后，范副局长赶到了发案现场。

正在许昌直接指挥侦破"4·5"案件的省公安厅刑侦处杨元伟副处长、大案科刘科长赶来了；许昌市魏都分局副局长赵新赶来了；市、区两级刑侦队赶来了；侦查技术人员赶来了。

范培军、何冈岭、赵新等市局、分局领导马上有条不紊地部署警力、指挥侦查。

现场勘查及时地进行；对现场附近的调查访问工作开始；交警、巡警、武警等火速封锁了出市区的各要道路口；市局、分局抽调了 150 名干警进入发案地域，由派出所干警带领，沿案犯逃走路线逐巷、逐户搜索……

杨元伟副处长在现场提取了一枚弹壳，命令立即送市局技术室进行比对检验，检验结果：与"4·5"案件系同一支枪所发射！

杨元伟不敢稍有迟慢，即刻将这一重大情况报省公安厅。

他同时提出，让现场目击者迅速赶赴省公安厅进行模拟画像。

飞驰的汽车带着两名女营业员和送钞车司机，当天下午赶到省公安厅。

省公安厅刑侦处影像室。主任科员段星、科长荣建群当即坐到电脑旁。两台电脑同时启动。这是十分先进的软件，可以将各种不同人的脸型、五官各部位科学地组合，从而画出相当逼真的模拟画像。段星耐心地启发几位目击者，在电脑上反复修改，反复拼接组合。时间悄悄地流逝，谁也无暇注意，窗外已是夜幕笼罩。四五个小时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屏幕，段星的眼睛开始有无数金星跳动，他稍稍闭一下眼，又盯紧了电脑屏幕。腹中的饥饿似乎一点也感觉不到，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要把犯罪嫌疑人真真切切地模拟出来，绝不能让这两个凶残的家伙从自己手中溜掉！

激光打印机里刷拉拉地印出了一张模拟画像，几位目击者一看，不禁同声惊呼："嗯，像着哩！"

后来这幅模拟画像被印发了二千八百多份，在许昌市的报纸、电视上反复出现。犯罪嫌疑人原来的恋人看了，脱口而出："呀！又是这个龟孙干的！"

电波载着惊人的消息飞向省城，"6·7"抢劫银行的恶性案件报到省委、省公安厅，震动了省领导。省委书记李长春要求公安机关"务必尽快破案"；副省长李志斌指示："此案情节恶劣，影响极坏，望抓住不放，多策并举，坚决破案。"省公安厅王济晟副厅长带领刑侦处处长王乃斌飞驰许昌；第二天，王明义厅长也亲自赶往许昌，现场指挥。

王明义厅长心中十分清楚，案子发生在许昌，但不能只局

限于一市，必须立足于打一场全省的总体战。在现代化的条件下，犯罪分子作案的手段越来越诡秘，通讯、交通越来越先进；我们如果不用“大刑侦”的战略，必将被动。

在接连两次的破案协作会议上，两位厅长召集了七个地、市的公安局领导。王明义厅长强调，必须打一场全省的总体战，全省各地、市加强协作，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各自排查。他严肃地说：“此案侦破之后，如果发现哪个地、市漏掉了应该提供的线索，你这个局长必须负责。到总结会上，提供线索好的地方要介绍经验，漏掉线索的公安局长要写明情况，我加按语后通报全省——这要形成一条规矩。”

王厅长还强调要加强各警种之间的协作，破案不光是刑警的事，交通民警、巡警、治安警察、派出所民警都要密切协作，各警种也要打一场总体战。

第三个强调，王厅长说，必须强调公安队伍与人民群众的协作。没有群众的密切配合，我们就成了无水之鱼。要一层层地将群众充分发动起来。

王厅长铿锵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响：“在侦查破案的总体思路上，要坚持专门队伍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发动群众，全面排查，立足许昌，辐射友邻，深挖线索，并案侦查，重点突破。在总体要求上，必须树立大刑侦意识，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步调，密切协作，严密组织，落实责任，打总战，下最大的决心，坚决拿掉。”

他目光炯炯地扫视了会场一眼。目前，犯罪分子虽然逍遥法外，但在省公安厅的统一部署下，全省公安队伍打一场“大刑侦”的总体战，他相信，在这场较量中，犯罪分子必将陷人灭顶之灾。

省公安厅的指示十分明确，要树立“大刑侦”的意识，加强协作。按照这个精神，许昌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作了一系列的部署：

召开紧急电话会议，部署以魏都区为重点，设置市区、许昌县境、全市境的三层卡点，集中全市近三分之二的警力把守各交通要道，堵截查缉作案分子。

当日，市政府和市公安局分别发出了《关于协破“6·7”特大持枪抢劫银行案公告》和《紧急协查通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反复宣传。

许昌市、县两级党委、政府分别召开了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动员大会。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市委副书记杨海平，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党国典在市直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分别讲了话，市公安局杜国栋局长通报了案件有关情况；县、区党政领导也在本地召开的动员大会上作了动员讲话；基层派出所和内保部门通过基层组织和企事业单位保卫部门，将公安机关印制的“6·7”案件《宣传提纲》、《紧急协查通报》四千余份分发到村、街、车间。市、县两级电视台、广播电台当天播发或转播了动员大会实况和市局杜国栋局长就“6·7”案件所作的电视讲话；《许昌日报》在头版登载了杨海平副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和配有高个儿案犯模拟画像的政府公告。

许昌市公安局党委经过研究，确立了“发动群众，全面排查；立足许昌，辐射友邻；深挖线索，重点突破”的工作思路。案发当晚，市局召开了全市公安机关紧急电话会议，动员和组织全市广大公安干警、武警官兵和治安积极分子，紧紧围绕

"6·7"案及所并案件反映出来的案犯面貌特征、交通工具、作案枪支、作案目标、手段、地域及逃跑路线等重点，扎扎实实地做好发动群众和侦查破案工作。

很快，他们布下了天罗地网：

——围追堵截，设卡盘查。通过市局指挥中心，根据应急方案调动警力，一方面通知派出所把守路口，另一方面迅速调集武警机动队集结待命，并组织交警、巡警、武警等封闭出市口。在市区、许昌县、全市及友邻地市设三层卡口盘查，全市公安机关集中近三分之二的警力，在交通要道、县区连接通道和火车站、汽车站、停车场等，设立固定卡点三百四十三个，自6月7日晚8时开始，至6月12日中午，昼夜盘查过往车辆七万零三百多辆；同时抽调党政机关干部、治安积极分子和派出所干警，组成搜查小分队，以辖区为单位，开展巡逻搜索，对公共娱乐场所、出租房屋、旅馆、饭店等三千多处进行了搜索和检查。

——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案件线索。市政府发出了《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协破"6·7"特大持枪抢劫银行案公告》后，经过社会面和内部广泛的宣传发动，全市干部、职工、居民、学生、农民等各行各业群众，检举揭发犯罪线索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不断地通过电话、信函及找熟识的民警，向公安机关举报可疑线索。

——开展大排查工作。围绕"6·7"案及所并案件综合反映的特征，印发了涉及车、枪、人、警服等11个方面的《排查提纲》八百份，重点在魏都区、许昌县、禹州市开展全面排查。从6月7日至18日，光是魏都区就组织了包括公安干警、基层党政干部、治安积极分子等1473人，对全区83540户、32万

人口全部排查了一遍，清查了租赁房屋4700间，寄住户2266户，清查摩托车3394台、自行车119466辆，清查枪支453支，排出重点人员542人。

一场"大刑侦"的总体战打响了，整个许昌、整个河南省撒下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

但是，犯罪分子在哪里？

该查的场所都查了个遍，排出了那么多重点线索、重点嫌疑人，真像用梳篦将许昌细细地篦了几遍。究竟那一高一低两条鬼影躲在何处？

真像大海捞针啊！

范培军、何冈岭和赵新等市、区公安局领导意识到，必须再做深入细致的工作，才能使鬼影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原形。

火眼金睛

这是一番殊死的较量。

接到报案,魏都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新赶到八一路现场,脸色严峻。

这是个个子不高的人,乍看像只有二十多岁,细看才发现,深沉、焦灼和疲惫已在他眉宇间刻上了细细的纹路——这是长期繁忙的工作、重大的责任和无规律的生活在人脸上烙下的印记。虽然他单薄瘦弱,但一身警服洗得纤尘不染,穿得适身合体,越发显得精干利索。才39岁年纪,就挑起了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这副重担,此刻,特大案件又发生在市区,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他。

"6·7"发案现场。银汇储蓄所门外,闻讯赶来的各级领导,市、区两级刑侦人员,横尸在地的死者,流淌的血迹,围观的人群……

他眼风一扫,目光钳子似的盯住了地上的弹壳。戴手套,拣弹壳,取放大镜——这都是瞬间完成的,眼睛凑近放大镜,心无旁骛地研究起那几枚弹壳来。

仅仅几分钟,他眼中倏地闪过一道亮光。人们惊异地发现,他清瘦的脸上,那双眼睛是多么犀利。

这是一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

这原来也是一双普通人的眼睛。1977年参军入伍后不久,他就到部队保卫科从事侦查技术工作;1981年3月从军

营来到警营,更是扎在技侦工作中。十几年来,这双眼睛鉴定过不知多少指纹、足迹、笔迹、弹痕、钞票和其他各种各样的痕迹,在枯燥无味的比对中,在一丝不苟的检验中,在系统的理论学习中,在血与火的磨炼中,好像经过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这双眼睛炼成了火眼金睛。

1984年,鄠陵县发生一起凶杀案,一个唢呐专业户家的老太太被杀身亡。远在香港的儿子赶回家,跪在县公安局长面前,泣不成声地请求迅速破案,为母亲伸冤。

先期到现场的侦查员从箱盖上提取了一枚残缺指纹。因为是夜里叫开门杀人行凶,估计是熟人作案,就提取了死者全部熟人的指纹。赵新趴在显微镜下整整比对了四天,终于认定了其中一枚就是凶手的,找出了嫌疑人。

这个嫌疑人是个外地来的,和这家闺女谈恋爱,老母亲不同意,从中作梗。这个人绝对有作案动机。不料村里人说他没有作案时间,一些侦查员也认为不可能。赵新却拿到了指纹这个直接证据。局长对他说:“要不,把指纹拿到上级单位看看?”

不料到了上级单位,因为指纹取得不规范,人家也不敢轻易下结论,要他们再做过细的工作。

那年赵新刚刚28岁,虽然年轻,可他善于学习,勤于思索,在五年的刑侦技术工作中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当他看到惨死的老人、飞溅的鲜血和亲属痛不欲生的惨景时,心里是一股说不清的滋味。只有用自己所学的刑侦技术尽快破案,才能严惩凶手,告慰死者。他不退缩,因为他坚信自己的检验。

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领导可作了难,幸亏刑侦处长向来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决定再突审嫌疑人。三天过去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这个嫌疑人不得不交待了自己报复杀人的罪行。

还有一次，赵新检验长葛县一个凶杀现场。这个现场好生奇怪，一位老先生趴在一个年轻女人身上，双双被残杀了。老人的儿子哭得哽咽难言，自己的父亲是位退休老干部，这么个现场，让人咋说哩！父亲蒙羞，自己这个国家干部也蒙耻。

赵新仔细勘查现场，在墙头上发现了攀登痕迹和一枚残缺指纹，掌握了破案的有力证据，终于使案情大白，犯罪分子落网。通过审讯，得知这位老人退休后在家开了个小工厂，那个年轻女人就是雇的女工。犯罪分子图财害命，先杀了女工，又杀死老人。死者在倒地的瞬间恰好倒在了女尸身上。

案子破了，凶手被惩，蒙在老人和亲属身上的耻辱被洗雪干净。老人的儿子跪在赵新面前，抱住他的腿，感激的话语和着泪水一起洒在干警们面前。

十多年来，赵新出现场 3805 起，参与了全市半数以上的大要案的侦破及痕迹检验；他出具手印、足迹、枪弹痕迹、运输工具痕迹、整体分离痕迹、文字票据检验鉴定书 236 份，直接认定犯罪分子 236 人，没有一例检验错误。人们佩服他的火眼金睛，都称他是"痕迹通"。可有谁知道，为了潜心研究痕迹技术，他付出了多少心血？

夜静了，连侦查员们都进入了梦乡。检验室的灯光下，赵新还在一次次地扎破自己的耳朵——取血、配药水、检验。不行，再扎，再取血……他深知，血指纹往往是侦破凶杀案件的铁证，检验血指纹出不得半点差错，可是联苯胺这种药品配方如果不合适，效果很不好。他翻书，翻遍了国内外的教材，都

找不出现成的答案。自己试！他倔强地不肯服输。白天办案，晚上趴在检验室不断地试验，手上的皮肤被联苯胺烧得又黄又硬。那段时间他一直血尿，一化验就是四个“+”号，查不出到底是什么病，自己也不放在心上。直到几年后，他在大学法律系学习时才得知，联苯胺是强致癌物质，直接接触极易引发膀胱癌。他付出的是常人无法付出的代价，自然也得到了回报——他在血指纹的检验方面练出了一手过硬的技术，也练出了一双洞悉一切作案痕迹的眼睛。

“6·7”发案现场。

赵新睁大火眼金睛，犀利的目光对准几枚弹壳——没错，又是他们——那两个凶残的犯罪分子！

他的思绪飞到一个月前的“4·5”案。

当时他一接到协查通报，得知“4·5”案件两名犯罪分子使用的是“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脑子里倏地闪过发生在许昌县的“2·19”案件和发生在魏都区的“3·22”案件。那两起案件，犯罪分子使用的都是这种枪。他不敢迟疑，带上这两起案件的弹壳赶往禹州市，向负责“4·5”案件侦破工作的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杨元伟汇报，要求登封市公安局提供现场弹壳进行鉴定。

三起案件的弹壳摆在一起，检验、比对，杨元伟和赵新——两代技术侦查员确认，这些枪弹都是同一支“健卫－20”小口径步枪发射出来的。

这是个惊人的发现，也就是说，三起案件是同一伙犯罪分子所为，三起案件可以并案侦查！

由此，又联想起发生在1994年12月25日许昌市体校的

枪支被盗案件。那天凌晨2时左右，这个体校的射击训练场仓库被盗“健卫－20”小口径步枪一支、速射小口径手枪两支、慢射小口径手枪一支和子弹9000发。当时查证，发现“4·5”“2·19”“3·22”三个现场的“健卫－20”枪正是体校丢失的那支。这四起案件串并在一起了！

……

那三起案件的弹壳早已深深印在了赵新的脑海里，现在，他一看到“6·7”案的弹壳，马上认准了，又是这支“健卫－20”枪，又是这两个犯罪分子！

气贯长虹

风挟着暴雨，雨卷着狂风。六月天气，白天晒得人发晕，后半夜却冻得人发抖。

路上早已断了行人，清淇河大堤上，正是风雨肆虐的要冲。几个人影咕堆在空荡荡的河堤上，风灌得透不过气，雨浇得浑身透湿，他们却兀自不动。

“6·7”特大案件一发生，市、区两级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的“大刑侦”战略，立即发布命令，要求全体干警迅速布控、排查。东大派出所接到命令，不敢稍有迟缓，全体出动，白天排查，晚上堵截，几名干警在这河堤上已坚持了三天三夜。仓促出发，什么也来不及准备，风雨之夜，寒气袭人，几个干警用麦秸围在身上取暖。

这是市区边缘的一条河，隔岸就是郊区，正是设卡堵截的险要之地。尽管风雨如磐，疲累万分，几位干警都不敢有丝毫懈怠，拼命睁大布满血丝的双眼，瞪着风帷雨幕中的暗夜，生怕犯罪分子从他们眼皮底下逃跑。

“嘀嘀嘀……”刘耀邦腰里的BP机响个不停，他看了一眼就关了机。

“耀邦，咋啦？”

“没啥……”

他不肯告诉同志们，其实心里着实不放心，孩子发烧几天了，刚才是老婆呼叫，肯定是孩子病得厉害了。可现在他既没

法儿回家,也没法儿回电话,只能默默地把焦急压在心里。他知道,家里有困难的不是他一个人,不少同志还病着,也不声不响地在风雨中坚守岗位。

在设卡堵截的七天七夜里,有126名干警带着病痛上岗。

清淇河的臭水泛上阵阵呛人的气味,犹可忍耐,最要命的是成团成阵的蚊子包围过来,朝他们发起了轮番攻击,咬得实在没法儿,只得把脚伸到麦秸堆里。后来有人发明了一个好办法:用塑料袋齐脚腕子套上!

“咋回事?那老板说啥也不收钱——他愣说有人给交了!是所里给交的?”

“不可能。咱们在这儿坚持几天了,所里送来点烧饼夹豆皮,就再也顾不上了。”

晚饭就是所里送来的烧饼夹豆皮,干得没法儿下咽,有人就去小摊上买了瓶矿泉水,可那老板咋也不收钱,说有人给交了。

“我去那边小饭铺吃了碗面条,那老板也说有人给交钱了。还笑眯眯地说,干警们啧吃,都有人给结账。”

后来他们才知道,是街道办事处的同志悄悄给交了钱,嘱咐附近的摊贩:“干警们买吃买喝,不许收他们的钱。”

一阵热浪袭上心头,几条汉子借着擦脸上的雨水,悄悄抹掉了眼角的泪水。往事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

这个派出所是全国公安战线的先进单位,出席过全国的表彰会,受到过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他们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警民团结。平时他们处处替辖区群众着想,群众也事事支持他们的工作。就拿这次侦破“6·7”案来说吧,上级要求全市大排查,印发了大量排查表格,光排查提纲就是800份,

凡涉及摩托车、枪支、人员、警服等11个方面的内容，都要逐项登记，干警在上门调查时必须见人见车。20天的时间，对魏都区八万三千多户、三十二万人全部排查了一遍，对重点住户重点人员重点车辆又排查了几遍。说句不过分的话，真像用梳子篦了几个过儿。这么大的工作量，不靠群众，光是几百名干警是根本做不到的。那些街道干部、居委会的大妈大爷们，不分白天黑夜，和干警们一道逐门逐户调查。街道主任张大妈已经年过半百了，她发现一户出租房里住着两个男青年，也是一高一低、一胖一瘦，越想越觉得可疑："噫，这俩人咋恁像协查通报上的？"她天天晚上不敢睡觉，在自家窗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对方的门，只要那俩人一出现就赶紧报告派出所。

群众都动起来了，大量的线索提供给了公安部门。不少人看到电视台播放的犯罪嫌疑人的模拟画像，都在心里琢磨："这可像谁谁谁哩！"专案组里的群众来信堆成了山。

一封来信说："我看到电视上的模拟画像，觉得可像俺舅，他现在某某地。"

一位群众坐公共汽车赶了三十多公里路，从长葛老城找到许昌市公安局："瞅这画像，咋像俺那儿的某某某呢！"

某武装部的同志来给派出所提供信息：他们家属区楼下有一辆红色摩托车甚是可疑。

……

经过各种渠道，收集了各类情报668条，又像过筛子似的一一查证筛选，从中选出重要线索42条57人。

也许这些简单的数字显得过于枯燥，可谁知这里面融入了公安干警多少心血！

省公安厅王济晟副厅长亲自到一个一个居民区，挨门挨

户地调查访问："老大妈，公安局发的协查通报看到了吗？""老大爷，您这院里有没有外面来租房住的？""大嫂，派出所民警来没来你们这户调查？"他特别注意租赁房屋的住户，生怕民警工作做得不细，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在他的言传身教之下，一直住在许昌督促破案的省厅杨元伟副处长，还有王乃斌处长、大案科刘科长等，也都亲自下户检查指导排查工作。

看到这些，许昌市各级公安局的民警们既感动，又感到了压力，他们不舍昼夜地开展排查，设卡堵截。

东大派出所的女民警郑惠云本来身体就弱，又怀了孕，她咬牙支撑着，不肯休息半刻。接连几天排查，这一天在居委会里，她只觉得天旋地转，一头就晕倒在地。居委会的大爷大妈们马上把她送到医院，医生们说："好险，再迟一会儿，胎儿就保不住了！"

李杰也是这个派出所的女干警。6 月 7 日那天晚上，她在健康路口的桥头堵截。瓢泼大雨浇得她湿透，躲在路边修自行车的破庵里，只觉得淅淅沥沥下红不止。

"哼，说什么也不能下火线！男同志都能坚持，女同志不比他们弱！"

这是个泼辣的女性，一米七三的个头，又高又瘦，跑起来可风快，学生时代是跳高和跨栏运动员呢。一次群众发现小偷偷自行车，她二话不说只身追上去，一直追了三条街，到底抓住了那家伙。

今晚可着实有点钉不住了。从"6·7"案发案以来，全体干警都没日没夜地投入破案，李杰向来不甘落在人后，从早上到现在，两三餐没顾上吃饭，她都不在乎，可这会儿越来越觉得不得劲：身子咋这么软？腰咋这么疼？小腹咋这么坠得慌？

不，一定得坚持住，不能让犯罪分子从我这个口跑掉！

血淋淋漓漓，一阵比一阵涌得厉害了……

何冈岭局长步履踉跄地走回家——他已经几天几夜没进家门了。他奇怪地看了老伴一眼：她为啥泪眼婆娑？

老伴看看累得脱了形的丈夫，忍了几忍还是没忍住：“你……小杰这几天面黄肌瘦，你知道不？”

何局长心里有事，没搭理老伴。

老伴带气了：“为这案子，咱家丢了一口人哪！”

她说啥呀？

这个家可算是个“政法之家”，自己是市公安局副局长兼魏都区分局局长，儿子是法院的审判员，儿媳就是李杰，派出所民警。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这个政法之家能不忙吗？丢了什么人？她说的是咋回事？

“唉，小杰流产了！”

好似一个霹雳在头顶炸响，何局长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家三代单传，儿子儿媳今年“五一”刚结婚，他多么盼望能抱上孙子啊。现在出了这样的事……

看着面白气弱的儿媳，他不知怎么才能安慰她。才 23 岁的孩子啊！

好久好久，他才缓缓地说：“小杰，咱们都是公安干警，随时随地都要准备献身。这几天我心里非常沉重，除了破案的压力，对干警的痛惜沉沉地压在我心上。你知道么？刘副局长，还有李宪平……多好的同志啊！”

刘广仁副局长是有名的孝子，63 岁的老母亲患脑血栓五六年来，他不管工作多忙多累，总是精心照料。“6·7”案件发生后，他扑进案子，连母亲住院都顾不上了。一天他正在开会

研究案情，家里打 BP 机呼他，赶到医院才得知，母亲昏迷不醒，院方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

母亲住院的一个月，刘广仁只能抽办案的空隙匆匆去尽一尽孝心。他心里好矛盾，一边是慈爱的亲娘，一边是肩上的责任。每次从医院离去时，看着母亲失神的眼睛，他都是心如刀搅。他知道，母亲虽然已经不能说话，可她老人家心里清明，她舍不得这个独生儿子离开啊！可他又不能不狠心离去，晚上还要研究案情，还要值班，还要……他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掉转头走了……

母亲终于没能熬过这一关，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刘广仁哭得死去活来，他心里好愧——枉为人子，在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却没能好好尽孝！母亲去世后应该补偿，给母亲办一办丧事。

可他还是没能偿了这点心愿。按许昌的规矩，老人去世三天才能安葬，刘广仁第二天就将母亲火化了。妹妹气得发牢骚："啥孝子！人家都是三天，咱妈辛苦了一辈子，咋该两天就葬了？"

刘广仁含悲忍泪对父亲说："不是我不孝，这个案子太大，我肩上的责任也太大。早一天破案，群众才能早一天安宁。妈在天有知，也会理解我的！"

第二天他就扑进了专案组，人们看到他臂上的黑纱、眼眶的黑晕，心像泡在沸水里一样紧缩成一团……

讲完这段故事，何冈岭久久垂头不语。李杰不敢看公公湿润的眼角。她深知，公公也是一位出名的孝子，他的七旬老母也是长年患病，他也是心里焦急却顾不上照顾。比起他们，

自己这点事又算得了啥!

她刚要开口安慰一下公公,却听他又缓缓地讲起另一位干警。

在堵截、排查的那些紧张日子里,魏都区西关派出所的干警也同样不舍昼夜。43岁的民警李宪平在案发前就忙了好几天:6月4日,白天他奔波十多里路,到辖区的十多家单位了解内保情况,晚上在派出所值班,这一夜连续办了两起案子;6月5日,他带领两名民警到辖区居委会,逐户排查不安定因素,直到次日凌晨,接着又到派出所值班;6月6日,他白天和居委会干部一起逐户排查不安定因素,晚上回所里整理《排查情况》,直到次日凌晨3点。

6月7日,特大案件发生,接到上级紧急命令后,刚刚休息了几个小时的李宪平,马上与同志们一起投入堵截犯罪嫌疑人的战斗,晚上撤岗后又主动承担巡逻任务,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以后的几天,他们基本上是没日没夜了,白天到辖区的旅社、饭店、舞厅、住户细细排查,晚上在辖区的十多条街道执行巡逻堵截任务。

那些天,他觉得身上不得劲,胸口闷得慌,压根没想起体检时,医生说过他心律不齐,应该多多休息的嘱咐。

6月11日深夜11点半,刚刚执行完堵截任务的李宪平,步履沉重地走回七天七夜没进过的家门,想换一换七天七夜没脱过的衣服。妻子看他两眼血丝,警服都被汗湿完了,心痛地说:“你几天都没回家了,咋就使(河南方言:累)成这样?”急忙进厨房给他做饭、烧洗澡水。他说了一句:“别忙乎了,我稍歇歇还得走,明天还有好多工作哩。”说完鞋也没脱就倒在床

上。

几分钟后，妻子走出厨房："想吃点啥哩？嗨，想吃点啥哩?"咋不吱声？妻子赶过来一看，不得了，老李脸色青紫，四肢抽搐，嘴吐白沫，已是不省人事。等到唤人将他急送医院，医生看他瞳孔已经散了，无奈地摇摇头："不行了！"

开追悼会那天，市局、分局的领导个个低头垂泪——壮志未酬身先去，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他们更感到了破案的压力。清理遗物时，看到他办的户口都摆放得整整齐齐；床上的被褥、毛毯、床单还是1982年从部队转业时带回来的，一用就是十多年；为数不多的几身便服是早已成了"古迹"的涤良衣服……想起这些，西关派出所的所长和指导员们忍不住痛哭失声："老李呀，你平时干工作总是抢苦活累活，不管多忙多累都干得一丝不苟，你自己的生活咋就这么节俭哩？你太苦自己了！"

派出所副所长胡广宾肃立在老李的遗像前，好像老李又站在他面前，还是那满脸的诚实厚道，还是那种踏踏实实的精神。记得有一年元旦，老李的老母亲住院，他却悄悄把焦急和痛苦装在心里，照样参加破案，三天三夜没回家。抓捕犯罪嫌疑人那天，他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骑摩托赶了二十多公里路，等赶到目的地，满头满脸都挂上了冰凌。凌晨3点，抓捕行动开始了，老李不顾天寒地滑，争着从三米高的围墙翻了进去，打开大门，顺利抓住了犯罪嫌疑人。那一次，他们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

大门外忽然传来一声号啕，震得人心头都是一凛，一位辖区群众一路哭进了灵堂，在老李灵前哀哀欲绝。老李平时与

群众关系十分融洽，如今他英年早逝，人们无不痛惜。魏都区人大代表、后街居委会主任彭秀蚕声声哭诉："这么好的同志，你咋就走了？"顿时里里外外来参加追悼会的群众哭成一片。

听着这一声声哭诉，市局、分局的领导们、派出所的干警们再也忍不住，泪水一串串滴落下来……

说到这里，何冈岭局长声音暗哑了，眼眶湿润了。半晌，他才哽咽道："李宪平同志生生是累……累……累死的呀！"

公媳两人——两代公安干警——都默默无语。那些栉风沐雨的苦累，那些昼夜奔波的辛劳，那些疾病缠身的痛苦，那些失去亲人的悲伤……统统化做一股力量，促使他们付出加倍的努力，尽快侦破此案，将那恶贯满盈的罪犯绳之以法！

泰山压顶

汽车离开郑州，沿郑许高速公路飞驰。

车内气氛十分压抑。许昌市公安局副局长范培军闷声不语，一口一口地出长气；市局刑侦支队长李付平两眼失神地看着窗外；魏都分局副局长赵新双目紧闭、两眉深锁……一想起刚才在省公安厅会议上的一幕，他们三人就浑身冒汗、脸上发烧……

许久许久，范培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唉，从来也没受过这样的腌臜！……"

几个月来，围绕着许昌市，发生了一系列案件："12·25"市体校盗枪案，"2·19""3·22"抢劫加油站案，"4·3"漯河市盗枪案，"4·5"特大枪杀交警案，"4·10"两起抢劫加油站案，"5·31"抢劫加油站案。经过分析并案，确认犯罪嫌疑人在许昌无疑。在省公安厅召开的会议上，因系列案件久侦不破，王济晟副厅长严厉地批评了他们："犯罪嫌疑人坐汽车作案，你们抓不住；他开摩托，你们还是抓不住；他骑自行车，仍然是抓不住。难道说他步行作案还抓不住吗？"说到这里，王副厅长显得非常严肃，"发生了案件，群众打'110'都打不通，怎么能应急？我看你们是作风不扎实，思想麻痹！回去告诉你们局长，必须有紧迫感，要振作起来，把广大干警积极性调动起来，使案件尽快突破。"

范培军心里窝囊透了。自从案发以来，干警们没日没夜

地侦查破案，付出了多少努力，流了多少汗水，光是比对指纹就是10万多份呀，刑科所的同志天天趴在显微镜下，眼睛都看花了！破案没有进展，本来思想上的压力就让人喘不过气来，又挨了领导的批评……范培军三人当着全省各地、市公安局长的面低头挨“训”的时候，恨不得寻个地缝钻进去……

听到范副局长悠悠的叹息，赵新深知市局领导的压力有多大。他振作了一下精神，提高声调说：“不要紧，咱有挨批评这一天，也会有扬眉吐气的一天！犯罪嫌疑人只要有活动，早晚会露出狐狸尾巴。咱们立足许昌的想法没有错，看吧，咱们肯定能侦破此案！”

他是在宽慰范副局长，又何尝不是在给自己鼓劲呢？

这一天是1995年6月2日。

未曾料到，正当他们殚精竭虑侦查破案的时候，罪恶之手又一次伸向许昌。五天之后，“6·7”特大抢劫银行案发生，泰山般的压力向他们头顶压下来。

案发瞬间短暂的惊慌、紧张过后，侦查员良好的素质使范培军迅速镇定下来，有条不紊地现场指挥、调整部署、布置人力。调集骨干力量充实扩大“4·5”专案组，改为“6·7”专案组；原来的驻地远方饭店已不适应办案的要求，将全组移师位于市郊的七里店公安干部学校，集中吃住，集中办案。

时值初伏，中原暑溽难捱。

七里店干校专案组驻地。

傍晚时分，热气丝毫不减。低矮的小平房内摆着四张木床，铺着一张薄薄的凉席。专案组的五六十号人谁也不愿坐在屋里，个个赤着背，穿条大裤头，拣着院里通风处围坐一团，

研究案情。可是避了暑气却挡不住蚊子的进攻——干校院墙后面是条臭水河,那成团成阵的蚊子呀,大得吓人。年近六旬的金万福热得夜里睡不着,挟条凉席睡在院里,这一下成了蚊子的美餐,浑身上下都被咬烂了。

“开饭喽!”厨师喊。

为了办案方便,也为了节省有限的办案经费,专案组在七里店干校自己开伙。听到厨师的喊声,侦查员们纷纷拿着碗筷来到伙房。

“嗯,不错!”省公安厅杨元伟副处长也端着碗,让厨师从大锅里往自己碗里舀了两勺子菜,手里抓着俩馍,走到范培军旁边,像他那样,咕堆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错,跟那些人吃得差不多嘛!”

七里店干校原来是个看守所,因为水质太差,看守人员长年腹泻,不得不迁移别处。“那些人”指的是啥人,人人心里明白。这是杨副处长跟范副局长耍笑哩。

范培军可笑不出来,只咧咧嘴,苦笑了一下。案子办到紧关节要处,他这个破案总指挥心头的压力实在有点承受不住了,可在侦查员面前又不能表露出来。七里店干校虽说办案方便,条件可实在太差,这几天又常停电停水,暑热天气,夜里办案要点蜡烛,用水得请消防车送。更可虑的是,不少侦查员开始腹泻,分局刑侦大队赵鹏飞教导员,那是多么壮实的汉子,腹泻得脱了形,让他休息,他说啥也不干,一摇三晃地坚持办案。听旁人说,赵鹏飞只担心一件事:“现在要是在街上遭遇张建华,肯定斗不过他!”

还有副大队长李大伟,他爹病得老(河南方言:很)厉害,送到医院已经不省人事。大伟只去瞅了一眼,又赶回专案组,

虽说人在办案,那心里能不焦虑吗? 赵鹏飞年逾七旬的母亲全身瘫痪已是第十二个年头了,他是个孝子,近来也不见他回家去照顾母亲,一心扑在办案上……

赵新的妻子患病,这几天该去郑州住院,赵新倒像忘了这回事似的,还是日夜在专案组指挥办案。

范培军呆呆地盯着地上,塞在嘴里的半块馍也忘了咀嚼……

一墙之隔的火葬场响起一阵鞭炮声,大烟囱忽地冒出一股黑烟。这边的侦查员们忙不迭地端盘子盖碗:"呸呸,火葬灰都落在碗里了。"范培军住的那间屋,隔着薄薄一堵墙,就是火葬场存放骨灰盒的地方,他从来没介意过。此刻看到侦查员们就着烟灰吃饭的情景,心里不由得一阵酸楚……

"姥爷! 姥爷!"银铃般的叫声在七里店干校院子里响起。正在研究案情的侦查员们一愣。

金万福"噌"地窜出屋。接着传来老金欢乐的笑声。侦查员们拥出门外一看,不由得哈哈大笑——

老金的小外孙女双手捂着小脸:"姥爷,羞羞羞!"原来小妮看到姥爷赤着膊,光穿条大裤头,脖子上搭条毛巾,活像做饭的大师傅!

老金的老伴转头一看,张着嘴愣住了——噫,上至局长,下至侦查员,无人不是这副扮相! 老太太笑着笑着,抹开了眼泪:这么热的天气,钻在这么个地方,难为他们啊!

自己的老头子多少天顾不上回家,烟肯定抽完了,衣服肯定脏得够呛! 今天是星期天,她拐着行动不方便的腿,带着老头子最亲的小外孙女,从市区赶来。

刹时，沉闷数日的小院里响起欢快的笑声。

范培军心里百感交集。

系列案件发生以来，虽然群众相当支持公安机关的工作，但干警们也承受了巨大的社会压力。有人冷嘲热讽地把公安局叫做“粮食局”；干警们走在街上，看到不少人的白眼，他们只能把委屈的眼泪往肚里吞咽。在这最困难的时候，上级领导给予了最大的关怀和支持。6 月 26 日，市公安局第三次召开动员誓师大会，市公安局长杜国栋、政委杨丙占心情沉重地说：“此案不破，无法交代，背水一战，誓死破案！”并提了“用超常的手段破获暴力案件”的要求；次日，省公安厅王明义厅长、王济晟副厅长第三次来许昌主持召开会议，召集了郑州、开封、洛阳、平顶山、许昌、周口、漯河七地市公安处、局长，再次对“6·7”系列案件进行“会诊”。干警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克服了常人难以想像的困难，在七里店艰苦战斗。有这么好的侦查员，就是座大山，他们也能搬掉！

抽丝剥茧

“‘6·7’专案组成立将近一个月了，同志们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范培军从容不迫地说道。这是专案组一次重要的案情分析会。

范培军瞥一眼笔记本，有条不紊地继续说：“市局党委提出的指导思想是‘立足许昌，辐射友邻’。现在案件头绪较多，但我们必须拿出‘背水一战，不破不休’的精神。今天——”他抬腕看一眼日历手表，“是6月28日。在前段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必须把‘6·7’案件的突破口找准。”

他扫一眼会场——专案组的几位领导和侦查员们：苏振智已经年过六旬，是公安分局的老副局长，现在虽已退居二线，但“虎老雄心在”；岳志忠原来是市局刑侦支队长，干了44年刑侦，有着丰富的经验；还有分局局长何冈岭、分局副局长赵新、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李付平、政委骆盘根……个个都是刑侦骨干。

对这个案子，范培军考虑了再考虑，分析了再分析。他一向重视侦查员们的意见，今天，他将问题交给这些“智囊”，从他们的分析甚至争论中，汲取宝贵的营养。

一石激起千层浪。

“我认为这起案件是许昌市三大流氓团伙所为，第一……第二……第三……”

“不，三大流氓团伙都具备枪支，而“12·25”和‘4·3’案件

是专门为盗枪而作案的。据此可以排除他们。”

“有什么根据认为‘6·7’案、‘12·25’案和‘4·3’案有必然的联系呢?”

……

有经验的侦查员们都知道,案件发生后,往往是一团乱麻摆在他们面前,需要一层层剥去伪装,一条条理出头绪。前段时间,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从收集的各类668条情报线索中,筛选出重要线索42条57人;检索比对指纹档案10万多份;通过检验枪弹,否定枪支59支;组织目击证人辨认照片7万余张,公开和秘密辨认对象686人,否定634人。通过上述工作,排除否定了一大批线索、人员和枪支。好比一个蚕茧,理出千头万绪,只不过是排除了重重障碍,抻出那关键的一根才最见功夫。

范培军静静地谛听,有时也参加激烈的争论。作为一名指挥员,集思广益是取胜的保证。

咦,赵新这个年轻人咋还不开口?

范培军没有惊动他。在赵新39岁的生命历程中,干刑侦就占了16年。范培军深知,长期的刑侦工作,使他不光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还练就了一副善于分析的头脑。

一幕幕往事在范培军脑海中重现:

禹州市郊某镇发生了凶杀案——清早,有人在井里打水时发现了一具尸体。赵新带人赶往现场。

被杀的是镇里一个傻孩子,先被勒死然后填进井里。

凶杀的作案动机往往是图财害命、情杀或者仇杀。那么谁会杀死一个傻孩子呢?为什么要杀一个傻孩子呢?

又是一团乱麻，毫无头绪。抽丝剥茧，找到症结——是破案的当务之急。

赵新想起了一句名言，那是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名著《基督山伯爵》里的一段哲言。在狱中，法利亚长老听到邓蒂斯诉说冤情，而又不知是谁陷害他时，说：

“不论是任何坏事，假如你想发现那做坏事的人，第一就先得去发现谁能从那件坏事中取利。”

杀死这么个傻孩子对谁有利呢？

他们访问群众，调查分析，发现傻孩子的死对三个人有利：他父亲——傻孩子年已十六，既不能读书，又不能干活，杀了他，家里可卸掉一个沉重的包袱；他哥哥——傻弟弟死了，将来偌大家产就归他一人所有；还有一个就是水井所在的那家人。

有了三个嫌疑对象，还得再分析。傻子的父亲和哥哥住在镇外，水井却在镇子中心。半夜里拖着死尸从镇外走到镇中心，不但难以理解，而且不可能——深夜在镇子里走动，狗叫声就会惊动别人。那么，水井所在的那家人的嫌疑就大大地上升了。

镇上水井甚少，这口新井恰恰打在生产队长家院里。赵新分析：第一，水井在院内，打水的人来人往，这家人嫌不方便；第二，生产队长早就想扩大自己的宅基，院里打了井，这打算破灭了；而水井里死了人，这口井就废了；第三，死者是个小傻子，镇里人早就厌恶他，家里人也对他没什么感情，死掉了人们不会太在意；第四，就是公安机关对一个傻子也不会太下功夫去侦破。

侦查员们对赵新的推理再三研究，觉得无懈可击。经突

击审讯，生产队长供认了杀人罪行。令人惊叹的是，与赵新的推理分毫不差。

……

范培军还沉浸在回忆中，赵新发言了："我认为，要找到'6·7'案件的症结，应该将九起案件并案侦查！"

一开口就是石破天惊！

赵新不慌不忙地按照自己理过多少遍的思路分析：

"'4·5'案件发生后，我们从现场遗留的弹壳发现，与'2·19''3·22'案件的子弹型号、击发点以及弹道痕迹完全一致，可以认定是同一支'健卫－20'枪所发射；而'12·25'案件，许昌市体校被盗的小口径步枪、手枪共4支中恰恰有'健卫－20"枪。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先盗枪，后抢劫，盗枪是手段，抢劫、获取财物是目的；'4·5'案件，显而易见是他们不得已而为，因为遭遇了交警，而又面临被带往交警队审查的危险，为了不暴露他们的其他罪行，只能狗急跳墙，枪杀民警。在这起案件中，犯罪嫌疑人使用两支枪，一支就是'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另一支是五连弹滑膛猎枪。而'4·3'案件中，犯罪嫌疑人盗窃的枪支中有一支就是五连弹滑膛猎枪。这样，这五起案件是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就可以肯定了。

"'4·10'案件情况大家都很清楚：4月10日上午10点左右，一高一低两个骑摩托车的人在商水县谭庄加油站加了8公升汽油，用100元的大票让加油站找钱；下午4点左右，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持一支长枪、一支短枪，抢劫了加油站；当晚20点左右，又是一高一低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持一支长枪、一支短枪抢劫了临颍县交通局加油站。恰在此时，临颍

县交通局的领导来站检查工作，得知情况后，驾桑塔纳轿车追赶。两名犯罪嫌疑人边逃跑边开枪射击，终因天黑地形复杂得以逃脱，但是遗留在现场一支速射小口径手枪，经查系‘12·25’案中被盗枪支之一。也就是说，两起‘4·10’案与前五起案件也系一伙人所为。

“‘6·7’案件的两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持一支‘健卫－20’小口径运动步枪、一支五连弹滑膛枪。检验发现，‘健卫－20’枪所射出的子弹与‘4·5’案同出一辙。”

赵新款款道来，看得出早有成竹在胸。自“4·5”案发以来，当现场勘查发现几案弹壳的特征后，他的脑子一直在高速运转——用心寻找几案之间的共同点。

侦查破案，实际上就是个主观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占有的材料越多，认识提高得越快，越能找出客观事物中的规律。

“据此可以确认，九起案件系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我认为，九起案件可以并案侦查。”

他声调铿锵地提出“九案串并”，确有点骇世惊俗。同志们细细一想，九起案件之间竟存在那么多共同之处！

短暂的寂静。继而是兴奋的交头接耳，再后来是激动的高声议论。

范培军也不禁激动起来。这个分析可以说是大有道理，不，岂止是有道理，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如果九起案件串并，那么可资利用的线索就大大丰富，从它们的内在联系中，更容易寻找规律性的东西！

赵新看到自己的推理得到大家的认可，受到了鼓励，提出立即调整前段侦查工作方向，建议：

第一、排除许昌市三大流氓团伙作案的可能性,将前期大量投入此项工作的侦查人员调回;第二、根据犯罪嫌疑人盗枪作案的特点,将专案组前段重点清查倒卖枪支人员等工作降为一般性工作,交各辖区派出所负责清查;第三、将九起案件获取的认定犯罪的条件集中起来,综合利用;第四、列出九起案件犯罪嫌疑人应具备的作案条件,综合分析。

专案组领导当机立断:将九起案件定为“6·7”系列案件,并案侦查!

范培军兴奋之余,手心里却攥着两把汗——噫,这个推理万一错了,整个侦查方向就会偏离轨道! 作为指挥员,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及时向市局党委汇报,并决定,调整部署,组织人力立即对九起案件的发案现场重新勘查,以便从中发现规律。

后来的事实证明,九案串并是侦破此案的关键一环。

骆盘根政委带领赵鹏飞等一干侦查骨干,刑科所所长刘旭升抱着摄像机,顶着 7 月的骄阳,走上了重新勘查之路。

九个发案现场,一个一个过细勘查;重新询问全部当事人和 24 位目击者;所有能提取的物证和痕迹都带回来……摄像机不停地转动,摄下了九个现场的全部细节;根据案发地点,绘制了 1/175 的地图;将询问情况列成详细表格……

骆盘根兴奋地一拳砸在图表上:“没错,九案完全可以串并!”

又是一次案情分析会。录像带放完了,地图和表格摆在

众人面前，铁一样的事实，使他们发出像骆盘根一样的惊呼：

“没错，九起案件完全可以串并！”

从地图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九起案件中，“12·25”“2·19”“3·22”“5·31”“6·7”等五起发生在许昌，说明作案人对许昌情况熟悉；

漯河“4·3”盗枪案，因为作案人主要是为了盗窃枪支弹药，所以找了一个距许昌不太远，而作案人又熟悉的地方；

“4·10”案，上午是许昌方向往商水，下午回来作案，晚上抢劫临颍县交通局加油站后，在有人追击的情况下，逃跑方向是向南、向西、再向北，又回到107国道，仍向许昌方向逃窜。

——以上特征说明，“6·7”系列案件的作案人在许昌有落脚点和居住地。

再从作案人的特征来看：除“12·25”案件没有目击者外，其余八起都是一高一低两人，高个儿年约二十八九岁，较瘦，肤色白净，留偏分头，长相俊俏、文雅；低个儿年龄在二十岁左右，稍胖，肤色、发型、长相一般；两人均为当地口音。

在“2·19”“3·22”“5·31”案中，两作案人均戴白口罩；“4·10”案中两人鼻梁上贴白胶布；“6·7”案中两人均戴墨镜。

“2·19”案两人合骑一辆蓝色摩托车；“4·3”“4·5”、两起“4·10”案，两人合骑一辆红色“本田五羊—125”摩托车；“5·31”案、“6·7”案两人合骑一辆26型黑色自行车。无论是骑摩托或是骑自行车，都是低个儿驾车带高个儿。

每次作案，都是高个儿持“健卫－20”枪，处于主动地位，低个儿处于从属地位。

——从这些分析可以肯定，“6·7”系列案应为固定两人作案，没有交叉。两人为一高一低、一瘦一胖，当地口音，鼻梁上

应有什么特殊标记。

从作案手段来看，“2·19”“3·22”“4·10”“5·31”五起案件中，现场均反映出高个儿作案人撬盗手法熟练，不论是明锁还是抽屉上的暗锁，一别一撬，眨眼之间就得手。

这两人搞枪都是使用盗窃手段。“12·25”案件前，没有出现持“健卫－20”枪的枪劫案件，“12·25”盗枪案发生后，频频出现持此种枪支的抢劫案；“4·3”案件前的“2·19”“3·22”案，没有出现作案人使用五连弹滑膛猎枪，“4·3”案被盗枪支中有五连弹滑膛猎枪，此案发生后的几起案件即出现了这种枪支。说明作案人使用枪支均为盗窃所得。

“2·19”案件是该系列案件的第一起抢劫案，作案人还不太疯狂，虽然开枪，但并未朝人打，而是用脚把当事人踩倒，还把已抢得的零钱扔还给当事人一部分；以后的案件就逐步升级，“3·22”案件中开枪打伤一名工作人员，“4·5”案件公然枪杀两名民警，“6·7”案件中，将押款员一枪打死后还补一枪。

——由此可以看出，“6·7”系列案件的作案人是由惯盗转化为抢劫，作案手段逐步升级。

再从作案人的身份分析，在“4·5”案件中，作案人急于脱身，当违章被交警拦截时，先说好话：罚款扣车都行；当交警要将他们带往队里审查时，怕暴露身份，便凶相毕露，开枪杀人。

在“4·3”案件中，作案人撬窗时，被值班人员发现，问话、打电话都不怕，硬闯进去，砸坏电话机，实施犯罪。高个儿枪法相当准确。

在“2·19”“4·3”“4·5”等案件中，都发现他们穿警服、警用皮上衣或警用绿棉大衣。在“4·5”案中自称是公安派出所的。几次作案时间，或在清晨，或在晚间，一般都是公安人员换班

疏于防范之时。

——由此可见，"6·7"系列案件的作案人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应是重大负案在逃或从监狱脱逃的惯犯；同时接触过公安机关，熟悉公安机关的工作规律；还反映出他们善于动脑筋，属智能型犯罪。

越分析，两名作案人的面目越清晰。在侦查员们面前，好像已经出现了这两个凶残家伙的身影。

7月25日，在省公安厅召开的第七次协作会上，许昌市公安局汇报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得到省厅领导的肯定，更加坚定了他们的信心。

根据以上对作案人的分析"画像"，经过缜密的研究，凡是符合以上四个特点的，都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将犯有前科或负案在逃的犯罪嫌疑人苗国才、孙全德、张建华列为重点。

范培军等专案组领导当机立断，成立三个小组，分别负责对这三个人的侦查；并要求三组负责人立下军令状，在15天至20天内务必拿出意见——如能肯定是"6·7"系列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则要摆出充分证据；如不能肯定，则用充分理由予以排除。

三队人马如三支离弦之箭，踏上了更为艰难的侦查路程。

山重水复

“我在北关垃圾堆附近菜地里见到过两个男青年，一高一低，二十五六岁年纪，那个高个儿很像模拟画像。”

听到群众这个反映，侦查员们不敢迟疑，逐门逐户细细排查。在东关一队，当查到古某家时，发现出租房子里住着两名房客。其中一个穿了身警服。

“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工作?”东关这地方离“6·7”发案现场很近，侦查员们格外留神，仔细盘查。

“我叫胡涛，是东大派出所的民警。”

“出示你的身份证和工作证。”

“身份证……丢了。工作证嘛……对，我不是民警，是派出所的治安员，没有工作证。”

不对，查东大派出所，并没有个叫胡涛的治安员，这家伙显然在撒谎。马上将他带回盘问。在搜查他住处时，当场搜出48把摩托车钥匙和一些撬盗工具!

经过突审，他不得不说了实话：他真名叫孙全德，33岁，曾用过胡涛、李涛等名字，是平顶山北渡村人。曾因持匕首抢劫被判刑12年；刑满后又于1992年2月25日在村里流氓滋事，持双管猎枪打死本村一个村民后逃跑；后来在青海、陕西等处作案，1994年夏季流窜到许昌，租房居住。在许昌期间，与在新乡服刑时的“狱友”藏全德、陈建华等结成团伙，大肆进行盗窃活动，曾偷过9辆摩托车。

……

这是6月12日,“6·7”案发后全市大规模排查时发现的线索。

当专案组抽丝剥茧,列出了“6·7”系列案件作案人四个重要特征后,侦查员们按照“画像”一一对照,发现孙全德这伙人与“6·7”作案人有许多相同之处:长期流窜在外,有作“6·7”案的思想基础;犯罪智能较高;曾在派出所当过合同民警,熟悉公安工作特点;犯有前科而且身负杀人重案在逃;有盗窃、抢劫经验;具备警服,会驾驶摩托车;孙全德曾透露过要想办法弄支枪,干“大事”;有人反映,6月6日,在“6·7”发案现场对面的医药门市部曾见到孙全德的同伙藏全德,骑摩托车在此停留观望,形迹可迹。更重要的是,“6·7”案件中被杀的押运员王保刚,1974年在孙全德的家乡北渡村插队,两人认识——“6·7”案件中,歹徒一枪打倒了王保刚还不够,又补一枪——殊令人生疑,是不是因为两人认识,歹徒必须杀人灭口?……

侦查员们都很兴奋,觉得“有门儿”。原刑侦支队长、现任正科级侦查员岳志忠带领一路人马,死死盯住这条线,务要查个水落石出。

走访、调查、摸底、审讯……侦查员们将围绕孙全德的27人全部查了个遍,查清了孙全德一伙盗窃、抢劫、杀人的重大犯罪活动,可就是没有“6·7”系列案件所用的枪支。甚至孙全德供认“6·7”案就是他作的,但他又说不清其他有关的八起案件的情况。最后,查孙全德的同伙藏全德和陈建华,这两个人今年3月21日骑摩托车从平顶山返回许昌途中,出车祸受了伤,住院十多天,医院也出具了证明。显然,“3·22”案不可能是他们作的。

"3·22"案件是"6·7"系列案的一环呀,孙全德一伙既然没有作案时间,那么……

岳志忠不愧有大将风度,既然查清,该否定就要大胆地否定。他向专案领导缴"军令":经查,孙全德团伙不具备"6·7"系列案件作案条件,这一重大线索应予排除。

市局刑侦支队支队长李付平带领另一队人马,查重大犯罪嫌疑人苗国才。

这是个非常危险的家伙。翻出案卷可以看出,今年36岁的苗国才,原籍叶县保安镇大辛庄天井湾村,后来迁入许昌市魏都区高营乡大罗庄村,1985年因抢劫罪被判刑8年。1991年刑满释放后仍恶习不改,从1992年到1993年先后伙同其他几人在许昌县、魏都区、禹州市持枪抢劫33起,抢劫了大量现金、摩托车、自行车等,并将10人打成重伤。他的同伙已于1993年底全部落网,被分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等,唯有苗国才潜逃。而且1994年以来在许昌县境内连续发生了几起久侦未破的抢劫杀人大案,怀疑也是苗国才所为。

是不是这个家伙作的"6·7"系列案?可能性极大。因为他心狠手辣,常持短枪作案,抢劫杀人无所不为。

查!

李付平带着"6·7"案作案人的模拟画像,找到苗国才已分居的妻子。

这女人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她曾因包庇罪被公安机关处理过。侦查员们苦口婆心地给她交代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她低头嗫嚅道:

"我知道啥一定说啥。"

李付平拿出那张模拟画像："你好好看看，这是不是苗国才？"

女人拿着画像瞅了又瞅："嗯……这眼睛……不像，眉毛嘛……也不像，头发……不，这不是苗国才！"

"嗯？"

"您别误会，我决不再袒护他。可这张画像不是苗国才，我不说瞎话，自从……自从上次您处理过我，我出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这不，分居都好几年了。"

李付平让她找到苗国才。这女人跑了好几处亲戚家："我要跟苗国才离婚哩，又找不到他。缺了这个鳖孙还真办不成手续，咋办哩？求求各位大爷大妈，无论如何帮我找到他。"

可谁也没见到苗国才。

再查。李付平又到苗国才居住的村庄，找村干部、查他逃跑前"搁伙计"的人，询问村民……查了个仔细，谁都没发现苗国才在发案期间出现过。

又查。凡是苗国才在许昌市区的落脚点、他过去的"狱友"，逐个座谈访问。结果是，近来没人发现此人在许昌出现过。

四查。查有可能与苗国才共同作案的人——这些人都有下落，唯独没人看到苗在许昌。

也就是说，"6·7"案发案期间，苗国才不在许昌。那么，案子肯定不是他作的！

李付平当机立断：否定苗国才！

直到1996年春节，这个连续作案15起、持枪抢劫、连杀九命、无恶不作的恶魔终于落入了法网，被判处极刑。事实证明，苗国才确实不是"6·7"系列案的罪犯——此是后话。

踏 破 铁 鞋

“目前，孙全德、苗国才两条线索都已否定。张建华这条线还没抓住一点蛛丝马迹。下一步你们打算如何工作?”范培军十分严肃地说。

赵新带领的张建华侦查组，现在成了“一号线索组”，赵鹏飞过去办过张建华的案子，自然成了赵新所依赖的骨干。其他两组在“军令状”规定的时间内都拿出了有力证据，否定了侦查对象。他们的压力更大了。难怪范副局长批评，他这个破案总指挥的压力更大啊。

这段时间，赵新组并没闲着，他们摆开了地图、表格，对照着“6·7”案作案人的四个特征，逐条对张建华分析，越分析觉得越像。分局何冈岭局长也曾专门到“一号线索组”，为他们列了张建华的十八条疑点。

因为张建华有前科，侦查员们对他的情况相当熟悉。自他从监狱脱逃，只要许昌一发生大案，这个家伙就首当其冲地列入公安机关的视线。

张建华年龄 29 岁，身高 1.78 米，长相很帅——白净脸，细高挑身材，发型是偏分头，人们都说他文质彬彬，像个白面书生；而且据张建华的“狱友”讲，他鼻梁上有一个菱型的疤。

——嗯，体貌特征像。“6·7”案件发生后有不少人都说模拟画像像张建华。

张建华自幼在商水上学、长大，后来随母亲迁到许昌，在

许昌居住多年，有落脚点；1991 年因多次盗窃保险柜，被公安机关抓获，曾在禹州关押；1994 年从洛阳某监狱脱逃后，先后在许昌、漯河等地藏身。

——从“6·7”系列案的九起案件看，发案地点大多在许昌、禹州、漯河、商水等范围。这就更增加了张的疑点。

张建华 1983 年参军，在空军兰州机场当机械师；复员回许昌后曾在市区社会治安二中队当治安员，有警服，会使用枪支，有驾驶摩托车的技能，身体素质好，而且熟悉公安工作的特点。

——这点也像“6·7”系列案件作案人的特征。

张建华 1991 年多次盗窃保险柜，撬盗手法相当高明，属智能型犯罪；而且撬盗十分利索。

——“6·7”系列案件作案人不也是撬盗手法十分高明吗？

张建华十分仇视社会，在监狱服刑时就多次对同监犯人说，如果自己有一线希望出狱，一定找枪报复公安干警，“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而且他是从监狱脱逃的，几年来，监狱和公安机关一直在到处抓捕他。

——“6·7”系列案件作案人肯定是对社会有深仇大恨，才不计后果，疯狂作案。“4·5”案件中作案人之所以铤而走险，枪杀民警，就是生怕暴露身份。

……

越分析越像，“6·7”系列案件的作案人咋就和张建华分毫不差哩！

他们带上分析的情况到省公安厅汇报。会上，刑侦处大案科刘科长凝神听完，毫不怀疑地说：“我看就是这个张建华，应该把拳头收拢，集中力量，全力突破。”

会后，范培军副局长又把他叫到一旁："刘科长，你看能拿得准吗？"

刘科长斩钉截铁地说："不要犹豫了，就是他！分散的警力马上收拢，全力以赴寻找张建华的证据，务必寻踪抓获。"

省厅的决心，给许昌市局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光"像"不行，得拿出确是张建华作案的证据。正像范副局长提问的那样：下一步该如何工作？

赵新带着侦查员们集思广益——好在大家都是破案专家！

"这些特征，看着像，应该一项一项去落实。"

"对。譬如说，'6·7'系列案作案人在许昌应该有落脚点。咱先查张建华是不是确实在许昌有落脚点。"

"嘿，我想起来了！"一位侦查员一拍大腿，"左磊发现过那家伙！"

啊，对，对！大家兴奋起来。

那是 1994 年夏天。

1994 年 3 月，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建华从监狱脱逃。政法部门撒出大网，将许昌查了个遍，也没发现这个狡猾的家伙。办过张建华案的赵鹏飞等侦查员都知道，一只恶虎出笼了！也就是从那时起，赵鹏飞枪不离身。

那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侦查员左磊骑车带着小孩去买菜，忽然发现了张建华，左磊丢下孩子，大喝一声：

"张建华，站住！"

说着飞身上去抓他。已是惊弓之鸟的张建华撒腿就逃。那家伙体力相当好，奔跑如飞。左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被他逃脱了，只抓住与张建华同行的一个小子。

左磊满心恼火:“你叫什么名字?”

那小子说:“我叫陈立。”

“张建华住在哪里?”

“谁是张建华?”

“哼,你还装蒜! 刚才那人是谁?”

“啊,他呀,我就知道他叫‘小军’,确实不知道他住在哪儿。”

“胡说,不认识咋和他在一起?”

“您别冒火,我和他是在枪杆刘的761厂一带打台球认识的,只是在一起玩玩……”

经查,陈立确实没有说谎。

侦查员们想起了这件往事。

“既然陈立说他和张建华在枪杆刘一带打台球,咱们是不是再去枪杆刘一带查查?”

“说得对! 人过留迹,雁过留声。张建华如果真在许昌活动,不信查不出来!”

魏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智勇,受命到枪杆刘侦查张建华的踪迹。

对付恶虎,得用智谋。李智勇想,要是直接说抓逃犯,肯定会把群众吓住。

他换了便服,拿着张建华一张照片,来到枪杆刘,挨门挨户地找台球摊:

“老板,这是俺的亲戚,精神有毛病,去年就从家里跑出来了。家里急得到处找。听人说去年在这一带打过台球。您见

过没有?"

老板接过照片,端详半天:"这个人嘛……没见过。"

李智勇不灰心,仍然一户一户地打听:"老板,这是俺的亲戚,精神有毛病……"

不知他跑了多少路,不知他忍饥挨饿多少次,不知在7月的烈日下他流了多少汗……这些,他一概顾不上,心里只有一个信念——必须找到张建华的踪迹!

"老板,这是俺的亲戚,精神有毛病,去年就从家里跑出来了。家里急得到处找。去年有人看见他在这一带打过台球。劳驾您看看,见过他没有?"

李智勇不知第多少次重复这段话。

老板接过照片,仔细端详:"这个人嘛……嗯,好像有点眼熟……"

李智勇的心狂跳起来:"好老板,您再细瞅瞅。俺这个亲戚是家里的独苗儿,要是能找到他,得好好谢谢您的大恩大德!"

"这么着吧,我也记不太清楚。明日你再来——问我弟弟,他也许能记得。"

李智勇一夜没好生睡,第二天又赶到了枪杆刘,找到昨日那位老板。老板叫出了他弟弟。小伙子接过照片,瞅了又瞅:

"是有这么个人,打台球打得特别好,连我和我哥都打不过他。"

李智勇顾不得再"找亲戚",单刀直入地问:"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去年六七月份常来打球,后来就再没来。"

"是他自己来还是有伙伴?"

“平时都是他一个人，多半是晚上来。他自己说是扶沟的，在这儿建筑工地上打工。可我听他口音绝对是本市的。他的穿戴比较破烂，但长得文质彬彬，气质也不像农村人。”

“你再想想，从去年六七月份以后确实再没见过他吗？”

老板弟弟搔了半天脑袋：“这……噢，想起来了！今年正月十三——为什么能记得呢？那天我刚换了新台桌布……”

换新台桌布后的两三天，一个晚上，那位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又来打台球。老板弟弟招呼他：“好久没见你了！”

那孩儿笑嘻嘻地说：“来来，咱俩打几盘。”

老板弟弟说：“我不跟你打，我打不过你！”

那孩儿说：“没啥，打两盘。”

老板弟弟打了一盘，输了；那孩儿拉他再打。这时候，站在路边的另一个孩儿喊他：“走吧走吧！”

他俩向南走去。

听到这儿，李智勇急不可耐地问：“路边那孩儿长啥样儿？”

老板弟弟说：“比他个儿低，脸比他胖。”

李智勇抑制住狂喜的心情，向老板弟弟道了谢，匆匆赶回专案组。

“可以肯定，张建华在许昌活动，而且在本市有落脚点。”赵新说。

侦查员们兴奋不已，也七嘴八舌地出谋划策：

“今年农历正月十三……等我算算，嘿，‘2·19’案不是农历正月二十嘛！”

“对！对！‘2·19’案被抢的许昌县石化公司南俎庄加油

站，正是在枪杆刘附近。”

“好哇，张建华那天去枪杆刘打台球，原来是‘踩点’！”

“老板弟弟不是说，站在路边那孩儿，是低个儿、脸较胖吗？这和‘6·7’系列案中‘一高一低，一瘦一胖’相吻合。”

……

对于侦查员们来说，什么是最大的幸福？不是美食、醇酒，不是金钱、美女，不是高歌狂舞，甚至也不是立功受奖。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找准了案件的突破口，从而势如破竹，一举破案。

张建华确实在许昌活动，必须立即找到他的踪迹！

赵新稍加思索，果断地下达命令：

“围绕张建华，查‘三友’——他的亲友、战友和‘狱友’。”

一张长长的名单列出来了，兵分几路，分头查“三友”。

李智勇“分”到三个战友。不知跑了多少路，总算找到了这三个人。可他们众口一词地说没见过张建华。

这事可邪！

李智勇不气馁，仍在酷暑中不停地奔波。他从张建华一个战友口中，得知还有一个与张一起参过军的人，叫王建民，在某油库工作。

油库？李智勇马上联想起加油站。会不会？……

得找到这个人！

这一跑又是三天——找到王建民单位，不在；找到他母亲家，没回来；找到他住处，碰锁。

就不信找不到这个人！第四天，李智勇早早堵在油库门

口，终于堵上了王建民。

“你认不认识张建华?”

提到张建华，王建民脸上掠过一丝惊慌。

“认识，俺俩是战友。”

“你们最近一次见面是啥时候?”李智勇穷追不舍。

“他 1991 年被逮捕判刑，战友们说是因为盗窃。当时我们都不信——他平时看着可老实哩。从那以后一直就没见到他。”

“你可要想清楚!”

王建民急赤白脸地分辩：“真……真的，我真的没见过他。”

李智勇知道，不给他点压力不行，便取出当年追捕张建华的通缉令：

“王建民，你看看这是什么?”

王建民瞥了一眼，垂下了眼皮。

“张建华是从监狱逃跑的逃犯，知情不报，是违法行为。你如果不说清楚，自己一辈子就毁了!”

这话带着极大的威压。王建民低头不语，足足闷了五六分钟。看得出，他内心在激烈地斗争。终于，他迟疑地开口了：

“是，我见过他。”

“什么时间？在哪里见过？在场的还有谁?”李智勇不再给他犹豫的余地。

“1994 年 11 月 12 日。第二天是我结婚的日子。”

那天晚上，夏利新、李劲松、赵亚民等七八位战友，都到王建民家喝酒。王建民出去理个发，回来发现张建华也来了。

“咦，你……你们在干啥？”

王建民知道张建华是从监狱逃跑的，不禁暗暗吃惊。

张建华却像没事人似的：“嘿，新郎倌，我们来讨喜酒喝！”说着拿出 50 元“份子钱”。

王建民看看夏利新几个，都若无其事地打扑克，也就不再说什么。

玩牌玩到第二天清早六点。张建华和夏利新几个人去为他接新媳妇。后来听说，回来的路上，张建华在许禹路口下了车：

“我得回家，还有点事办。”叫辆三轮车走了。

“从那以后，我确实再没见过他。”

李智勇不敢迟疑，立即向指挥部报告。几路人马迅速出击，将夏利新、李劲松、赵亚民拘传到案。

短 兵 相 接

曾对这三人苦口婆心地做工作，无奈都铁嘴钢牙咬定未曾见过张建华——知情不举，情殊可恨！依法必须对他们采取强硬措施。

“李劲松，你和张建华的关系我们都摸清了。实话实说还有出路：如若继续执迷不悟，法不容情。难道不考虑自己的后果吗？”

刚接火，李智勇就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李劲松满头虚汗，不得不如实交待：

“张建华从监狱逃跑后，到俺家来找过我。洛阳监狱的人来调查，我没说实话……”

大概张建华觉得这几个战友“可靠”，找过李劲松四五次，和夏利新、赵亚民一起，不是来喝啤酒，就是相约打台球。1994 年七八月份打了几次台球后，有三四个月没露面。约摸入冬以后，一天晚上，张建华穿了件警用绿棉大衣，来到李家。李劲松发现他大衣里影影绰绰有枪，心中暗惊。

“是什么枪？”李智勇盯住不放。

“啥枪俺可真不知道。他坐了五分钟就走了。”

枪！警用绿棉大衣！李智勇心知快“挖”出东西了。

“后来又是啥时候见过？”

“今年三四月份，叫上俺上赵亚民家喝啤酒。”

“这次他穿的啥？”

“好像……好像穿了双白旅游鞋。记不清啥样儿了。”

白旅游鞋？李智勇脑子里“忽”地闪过“4·5”案……

李劲松又交待道：“张建华还偷过摩托，他自己吹嘘：‘好偷得很！’他偷的是一辆红色‘本田五羊－125’摩托，托夏利新给卖了。”

红色摩托！“4·3”案、“4·5”案、两起“4·10”案，作案人骑的都是红色“本田五羊－125”型摩托……

李智勇心里万分兴奋，只不露声色，要李劲松继续交待。

丢下一堆烟蒂后，李劲松支支吾吾道：

“有个情况，我不愿说……”

李智勇一哂：“此时此地，你还替他隐瞒什么？隔壁那俩屋，夏利新和赵亚民也在交待，你能瞒得住吗？”

“好好。我什么也不隐瞒……今年 4 月间，夏利新说，张建华叫他给买过猎枪子弹。”

“买过多少？”

“买了两回，共是两盒。”

猎枪子弹！

五连弹滑膛猎枪——“4·3”案被盗是它，“4·5”案、“6·7”案作案是它！

“继续交待！”

“今年 6 月份……”

“6 月几号？”

“嗯，就是，就是‘6·7’案的前几天。我和夏利新、张建华到赵亚民家喝啤酒，张建华又开始吹牛：‘再干就干大的。我只该死一回！’”

干“大”的！

6月初!

……

情况越来越清晰了。

另一间屋里,夏利新还在兜圈子,一句有用的也不讲。

当几组审讯人员碰头之后,赵鹏飞怒气冲冲地走进屋:

"夏利新,说你不老实,你还抵赖!"

"真的没啥可说的。"夏利新翻翻眼。

"哼,你不说……夏利新! 张建华的子弹是谁给买的?"

好像头顶响了个炸雷,夏利新脸色煞白,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忽然,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我知道这事儿大! 我……我不敢说。说出来得判十五年刑啊!"

那是4月3日上午10点多,张建华找到夏利新工作的医药商店:

"老夏,帮我买一盒12号猎枪子弹和一盒空弹壳。"塞给夏利新一百元。

"弄啥哩?"

"嗨,出去打鸟!"

"中!"

夏利新到渔猎商店给他买回来,下午4点左右,张建华取走。

4月10日,张建华又来了:"再给我买一盒,上次那两盒,打斑鸠使完了。"

他站在医药商店门口立等,夏利新又给他办妥。

破案指挥部紧急会议，市局杜国栋局长说：“情况越来越清楚了，张建华具备‘6·7’系列案作案人的所有条件——可以认定，张建华就是犯罪嫌疑人！现在，一，我们需要尽快掌握他犯罪的直接证据；二，要迅速发现张建华隐藏的潜址，以便抓获犯罪嫌疑人。”

为此，他们拘传了张建华的两个弟弟——张立华和张豫皖，决定通过突审，抓住张建华的狐狸尾巴。

惊弓之鸟

漯河市一间出租民房里，张建华心神不宁地团团乱转，好像一只困在笼中的野兽。

“小六咋没有消息呢?”他心里恰似猫抓，又是着急，又是揪心，“难道他出事啦?”

掐指算来，“6·7”案已经过了将近二十天。自那天兄弟俩分手，再也没听到六弟张豫皖的消息。张建华几次想打电话，又怕小六真的出了事，那不是自投罗网嘛!

到底出了啥事? 咋一点讯儿也没有呢?

张建华龟缩在这间小屋里，绞尽了脑汁。那天的一幕又出现在脑海中……

兄弟俩抢到了钱箱，窜过八一路，钻进路南的北关东街二巷，开枪打坏铁锁，急急忙忙把大把大把的钱塞进塑料编织袋。一户人家的门开了条缝，露出一个脑袋。张建华一举枪：“回去，敢管闲事老子打死你!”

还是小六骑车带他，兄弟俩慌慌张张穿大街过小巷，迅速钻回北平定街他租住的房子里。

两人脸色苍白地喘息了大半天，听听外边没有什么动静，张建华慢慢平静下来。他看到弟弟眼睛里还满是惊恐，若无其事地说：“放心吧，没有事啦!”

兄弟二人相对无言，只是大口大口地抽烟，连那一大袋钱都顾不上看了。不知过了多久，张豫皖忽然失惊打怪地惊呼

一声："糟糕，差点忘了！"张建华头皮一炸："咋？"

看见哥哥眼中的惊恐，张豫皖歉意地一笑："没啥，今天还得帮三哥搬家哩，昨天说好的。"

张建华瞪了他一眼，想了想道："去吧，不过……可得千万小心！钱，回来再说。"

……

张豫皖走后，张建华独自开始数那一大袋票子。他心慌手抖，却按捺不住狂喜：二十二万多元呀！够他使一阵子了。

他数出十万五千元，用报纸裹起来，朝柜子里一扔；剩下的十多万归拢到一个箱子里。接着，锁好门，带上钱箱，骑上自行车直奔漯河这处住房。

张建华恰像惊弓之鸟，在一处住上一阵子，觉得不安全，马上就搬家。那年在枪杆刘附近遭遇左磊，他侥幸逃脱，立即换了住处。现在，他在北平定街租了房，在许昌市郊岳父家有住处，还在漯河租了一处。

这地方十分安全。这是前几个月张豫皖为他租的，对房东说是表哥住。张建华见了邻居老头唤大爷，见了同院老太太唤大妈，麦收时节替房东收麦，有人问起他早出晚归忙些啥，他笑眯眯地叹道："做生意忙着哩！"人缘混得相当不错——他知道，凭他文质彬彬的长相，凭他为人处事的本领，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个江洋大盗。

这几天，他圈在屋子里，寸步不敢外出，稍有动静，就心惊肉跳。他急切地等待着胞弟张豫皖，可是，十多天过去了，竟没有一点消息。

"难道？……"张建华的心又狂跳起来。

"不行，得去打听打听。"

与其在屋子里担忧煎熬，还不如豁出去跑一跑！他戴上大墨镜，骑车直奔许昌。

正是夏收大忙季节，大街上人迹稀少。张建华慢悠悠地骑着车子，假装不慌不忙地找到一家餐馆：

“老板，来四两烩面！”

“好嘞！”

张建华擦擦满头细汗，还是那么慢悠悠地端碗，慢悠悠地拿筷子，只是眼珠子不停地四下转。

蓦地，他端碗的手僵住了，嘴停止了咀嚼，眼珠子定住不动了——

电视！

电视画面上正有一个穿警服的在讲话，讲的正是“6·7”抢银行案……还有一张模拟画像，播了又播……

张建华下意识地把头低了低。眼风扫处，发现并没人注意他。不行，此地不可久留！一刹时，他似乎觉得周围无数双眼睛都盯上了自己，电视画面上那张模拟画像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将要盖到了身上……

飞身上车，慌不择路地狂奔。他不敢回头，总觉得身后有警察追赶。大热天气，他不敢停脚，不敢歇气，一任满头满脸的臭汗哗哗流淌，一会儿，衣服就贴住了脊背。赶回漯河，他再也不敢露头，蜷缩在屋里听自己的心跳。

“干活”时，他比谁都胆大——“4·3”案盗窃漯河渔猎公司门市部的枪，他攀上窗台，屋里有人发现了，喝问：“谁？”他不吭气，破窗而入。对方抄起了电话筒，他还是不吭气，一个箭步上前，两把砸坏了电话，朝着想要的枪支和弹药直扑过去。“6·7”案，大天白日，他大摇大摆地冲上大街，抄出枪来，二话

不说先把那个押车的撂倒，冲进银行，追着人开枪。流淌的鲜血、满地的碎玻璃茬，他都视若无睹，眼前只有钱箱闪着银白色的光……

他曾为自己骄傲，觉得自己满够个“英雄”——监狱关不住他，警察追不上他，作了这么多“精彩”的“活”，谁也没能把他怎么样了！可是这些天……这些天，他的魂，他的胆，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外边有个响动都能吓他一大跳。躺在床上，那电视画面不断在眼前晃动。

“他妈个×的，那画像咋恁像老子哩！”一想到这儿，他就心胆俱裂。

“不行，非得找着小六不可！”张建华再也受不住这份煎熬了，冒着风险从漯河给张豫皖打了个电话。

“四哥吗？我挺好。放心吧，啥事也没有！”

听到张豫皖的话音，张建华心里一喜一怒——还好，小六没出事！这个可恶的东西，我这儿担惊受怕，他却像没事人儿似的，连电话也不打一个来！

他真想冲口而出把这个弟弟骂一顿，想了想，忍住了。尽量放平缓话音：

“我给你留的东西看见了吧？”

“看见了看见了！我已经拿走啦。”那天张豫皖帮三哥搬完家，就兴冲冲地来到北平定街四哥的住处，找到四哥留给自己的十万五千元。

“明天，你把全部东西都带上，咱俩在许扶路口见面。记住，一定按我的话办。”

听到哥哥的“指示”，张豫皖愚蠢的头脑里想不明白是咋回事，心里也老大不高兴，但他不敢违拗，勉强答了声：

“中!”

第二天,兄弟俩又在许昌见了面。这是“6·7”后两人第一次见面。张建华强抑住心里的惊慌,装得十分平静,显得潇洒如常。只有墨镜后那双别人看不见的眼睛,不断地巡视着四周。

“我让你带的东西带来了?”

“嗯。这是六万。”

“不是让你全都带来吗?”张建华光火了。

“这,这就是全部。”张豫皖嗫嚅地说。

“你……”张建华狠狠地看着这个弟弟,气得说不出话来。好一会儿,他硬压下自己的火,依然平静地说:“好吧,把这些交给我,我给你存到银行。”

张豫皖没办法,尽管满心的不愿意,但他不敢违拗。他把装钱的口袋交给了哥哥,心里像被剜了一刀。

张建华默默地看了看他,嘱咐道:“你走吧,最近咱俩别见面。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

弟兄俩分手了。

对于这个弟弟,他又是爱又是恨,还夹杂着些许愧疚。

张建华弟兄六个,前三个与他同母异父,只有他、张立华和张豫皖才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实际上他算是长兄,张豫皖是幼弟。母亲去世后,他这个当长兄的应当好好照顾弟弟,可是他给两个弟弟带来的是什么呢?

那几年他盗窃保险柜,拉张立华当帮手。尽管他不让张立华插手,每次“作活”,都约定时间让张立华在哪里等他,干完以后接应一下而已。可案发后还是牵连了张立华,害他吃

了官司，坐了牢。但对张立华，他还不怎么感到歉疚——这个鳖孙实在可恶，竟然供出了他！

从监狱逃跑后，这几年他胆量越发大了，对公安机关的仇恨也越发深了。他时刻想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要搞枪，要抢钱，要干大的，要让整个许昌不得安宁，要让办过他案的那些警察焦头烂额！

要干大的，必须找帮手。自己战友虽多，但干这种事，信不着他们！别说让他们当帮手，连话都不可对他们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把自己卖了！还得找亲兄弟——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张立华这个"软骨头"不行，而且自从上次跟着自己犯案坐牢之后，与自己的关系也疏远多了。于是，张建华选中了六弟张豫皖。

这个小弟弟与自己的关系最亲，对自己又是佩服又是敬仰，也最听自己的话。可这个小弟弟好些地方与自己不一样——岂止是不一样，简直差得太远——自己这么精明强干，小六却是个蠢蛋。别看也是娶媳妇生孩子的人了，却没什么头脑；自己文质彬彬，这小子咋那么粗俗。而且对于钱，比自己还贪，花钱没够。真是一娘生九子，九子不一般！不过，好在他听话，让干啥就干啥。

一开始，张建华还是像对张立华的办法，只派张豫皖望望风，了了哨。1995 年 1 月 8 日夜，弟兄俩持枪到郾城县公路段作案。还是张豫皖站在墙头上望风，张建华钻进办公楼盗窃保险柜。派出所所长杨勇听到动静，到楼前观察。他突然发现墙头上有条黑影，喝问："谁?"

张豫皖大吃一惊，举枪"砰砰砰"连发三枪，杨勇倒地不动了。

听到枪声，张建华急忙跑出来，看了看地上的人，叫张豫皖拉他上墙，弟兄两个仓皇逃窜。

“那家伙咋着啦?”张豫皖问。

“可能死了，一动不动。”

杨勇受了重伤，侥幸留下了活命，但终身残废。张豫皖以为打死了人，从此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反正已经背上了人命，爱咋着就咋着了!

自此，张豫皖不甘再干望风了哨的活，也持着枪和四哥一起大肆行抢，无恶不作。每次作案，他或驾摩托，或骑自行车，带着张建华四处奔波；当张建华进入现场行抢时，他持枪卫护。“4·5”案，当交警把他带到了巡逻车里，即将送到队上审查时，他毫不犹豫地连开九枪，当即打死一名交警。“6·7”案，当钱箱抢到手后，又是他骑车带张建华迅速逃离现场。

他愚蠢的头脑里没有别的东西，只想着钱、钱、钱。他知道，跟着四哥，虽然危险，但干得刺激，能有更多的钱供他享受。他早就辞去了工职，可是烟，要抽高档的；酒，要喝好的；还迷上了赌，有多少钱都不够他牌桌上的输赢；高兴时，带上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跑到郑州足玩几天。越来越厉害的享受欲望使他铤而走险。不去抢劫，就没钱供他享受；不动枪，就抢不来钱——这就是他头脑中的逻辑。

张建华看着弟弟远去的背影，心里那点愧疚又升起来——是自己带弟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这是条什么路，自己心里很清楚。尽管时常庆幸警察无奈他何，尽管常常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但他心里很明白，早晚有一天……而且那一天一旦到来，没有别的出路，只有死路一条。

而他不该带弟弟走上这样一条死路。他才23岁哩!

他有时也很为这个弟弟生气。每次作案后,他准给弟弟分一半钱——在这点上他并不吝啬。可是往往过不了几天,张豫皖就垂头丧气来找他:“四哥,再给点钱吧!”每次他都恨得牙痒痒,可是心中那点愧疚使他一次一次掏出钱来。他知道,小六这么大把花钱,早晚得引起别人注意,可又管不住他。他张建华作案,是为了“搅混”社会,出自己心中的恶气;可小六这个蠢货却纯粹是为了钱。

痛恨吧,生气吧,愧疚吧,看着弟弟的背影,张建华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走一步说一步吧,谁知明天是怎么一回事!

张建华站在许扶路口,望着弟弟张豫皖的背影。那个身影渐渐远去。他翻身上车,去赶自己的路,心中蓦地掠过一阵慌乱:

“明天,还能再见到弟弟吗?”

邪 不 压 正

一老一少，两张脸相对。两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打量对方。

老者，一米八的个头，高大魁梧，只是微驼的脊背，让人想起风剥雨蚀中的老松。黑红的大脸盘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头发早已花白，也谢了顶。因为天热得邪乎，他没穿警服，又赤了背，只穿条大裤头，肩上搭条毛巾，看上去和街上那些退休老工人没任何区别。

但是那双眼，长寿眉下的一双眼——右眼还微微有点斜睨——却像鹰隼。这张脸上整个的表情是慈祥，是随和，可是那双眼却透出精明，熠熠生光。心里有“病”的人，在这双眼的直视下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年轻人，一米七高。长相也还算清秀，脸盘微胖，肤色微黑，头发是自然的偏分发型。只是这张脸上除了愚蠢，没有多少其他东西。

此刻，年轻人也在用眼打量面前的老人。但是一接触到对方那双眼，他蓦地一惊，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那双眼好像能看穿人的五脏六腑！

是的，这正是一双能看穿人五脏六腑的眼睛。

这是七里店专案组驻地。当张建华、张豫皖兄弟还在庆幸自己隐藏得十分巧妙之时，“一号专案组”早已将张建华列入视线，他的战友已被拘禁，供出了诸多线索。为了落实证

据，专案组随后将张建华两个兄弟——张立华和张豫皖拘传到案。分局副局长刘广仁说："这个案子太大，任务重，压力也大，我们来不得半点疏忽。如果这个案子在咱们手里办砸了锅，没法向党委和全市人民交代。任务给咱们了，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审张豫皖，要用最好的预审员。虽说张立华、张豫皖都是张建华的亲兄弟，但张建华对他这个六弟最溺爱，他们兄弟俩关系最密切。张立华过去供出过张建华，他对张立华不一定太信任。"

这个分析，得到了专案组的一致同意，大家也接受刘副局长的建议，让老预审员金万福审张豫皖。

此刻，一老一少对面相视，两个人都在试对方的水深浅。张豫皖转动着眼珠，千方百计想套出这个老头的话来——他们到底掌握了我们多少情况？

金万福笑笑——他笑的时候非常慈祥。哼，小子呀！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在想啥！想套我老金？你做梦吧！我当警察的时候，你孩子乖还没出世哩！我在你这个年纪开始当警察——是的，那年我也正好二十三岁，连头带尾三十六年了，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没见过，什么样的案子没审过?!

他当过交警，当过刑警，在派出所干过内勤。"文革"期间，公安局被砸烂，他调到火葬场抬死尸。直到 1972 年，许昌发生了大案，军管组无奈，又将他调回公安局干预审。

干预审，没学过，他又拿出当年学文化的劲头，自己摸索，下辛苦学习。

金万福出生在鲁山县农村，幼年时家里非常贫穷。念了二年书就不得不辍学。每当他放牛路过学校，看到别的孩子读书时，心里十分羡慕。他常常向学生娃们问几个字，边放

牛，边用木棍在地上划。就这样，吃尽苦头，自学了文化。在学预审中，他也是这股劲头。他好琢磨人，一边审案子，一边琢磨对方的心理。有罪行的人也要琢磨预审员。往往预审员一句话不慎，就会被他们摸到底细，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地抵赖、顽抗，就会给办案带来意想不到的难度。在金万福干预审的二十三个年头里，他遇到不知多少这样的例子。长期的积累，使他有了丰富的经验，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他总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对症下药，迫使他们就范。

1987年2月，许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市郊一个七八岁的小妮在早晨上学途中被人强奸。小妮认识这个人，指认之后，犯罪嫌疑人落网。

派出所审问这个人很顺当，金万福审问他也很顺当，真正叫“供认不讳”。过于顺当反而使老金产生了疑问：“噫，这家伙咋恁坦然哩？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事，他想利用这一件事蒙混过去？”

老金审案子，有时倒像拉家长。他和那家伙抽着烟，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聊”：

“你还有些啥事儿没有？”

“真的没啥事儿啦。”

老金慢慢问他工作、家庭。他告诉老金，自己是新峰煤矿的工人，住在许昌是搞煤炭运输。“聊”得高兴了，他思想上对老金放松了警惕——这个老头可和气哩。他忘了老金是预审员，开始顺嘴“跑火车”：

“有一年——是86年吧，俺在新峰矿上，夏天到人家地里摸玉米，回家烧烧，老香哩！”

老金真的像个和气的老头，满脸慈祥的笑容：“是哩是哩，

哎呀烧玉米,老香老香的!"

那家伙高兴起来:"妈的,俺到了玉米地里,噫,被一个小妮看见了。俺怕她不依,一把把她推倒在地边上,俺跑了!"

老金两眼放光——好你个鳖孙,你快露馅儿了!可他还像个和气的老头,笑得前仰后合。

"你们矿离玉米地老远的,你咋去哩?"老金开始不露声色地套他。

"不远不远!"那家伙毫无觉察,出了矿,往东往西,咋走咋走,给老金说了个备细。

那时候办案,条件十分艰苦,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的,出门就是警车。老金坐公共汽车先到禹县县城,再租了辆自行车,一路跋山涉水赶到新峰煤矿。按照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方位,找到了那块玉米地。他不能直接问谁家有小妮被强奸了,他问地里干活的人们:"这是谁家的地?"按照人们的指点,他找到那家。这时候可以问当时的情况了。

那家人说:"别听那鳖孙胡说,啥摸老玉米呀!那天中午时分,地里干活的人们陆续回家做饭。那家伙躲在地里,发现一个小妮在摘地瓜叶,就扑上去摁倒了她,打算强奸。小妮大声呼救,惊动了地里的庄稼人,那家伙一看不好,跑掉了。"

按法律讲,这是强奸未遂。老金取了证,写了材料,回到矿招待所。服务员好奇,问他:"您办啥案子呀?"老金告诉她办强奸案。服务员说:"是不是去年10月,山南一个十来岁的小妮被强奸的事?"

嘿,又是一条线索!他赶回许昌,继续审问犯罪嫌疑人,可是那家伙死活不承认。

不承认就行啦?老金又坐公共汽车赶到禹州市公安局。

办案人员正为这个案子发愁哩，当时派了十几个侦查员，查了半个月，竟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几乎成了个死案。老金这么一问，人家赶紧将被害人姓名地址告诉了他。

老金又骑上自行车，赶到山南杨庄，找到了被害人——是个才十一岁的小妮。小妮讲了发案的经过：那天她与六岁的妹妹到老陈沟放羊，被一个坏家伙强奸了。当时孩子大出血，幸亏被人们发现，及时送到县医院，才捡了条活命。

老金问闺女："那家伙长啥样？"

小妮想了想说："嗯，他右眉弓上有个疤。"拿手比着，"像黄豆大小。"

老金此时真像个慈祥的老爷爷，他轻声细语地问孩子，那人眼睛啥样，嘴啥样，脸盘啥样。慢慢地，小妮又回忆起："对了，那人说话时好噘嘴。"

老金又是详细地取了证，写了材料。赶回许昌，仔细一看，犯罪嫌疑人这两个特征与小妮说的分毫不差。可他就是抵死不交待。

老金知道，就是他交待了，没有确凿的证据，随时都会翻供。办案子必须办扎实，必须有如山铁证，才能不枉不纵。他三下新峰——又是公共汽车、自行车，一番长途跋涉。来到被害人家里，征得小妮家长的同意，他决定带小妮到许昌去指认。

在许昌看守所里，被害人从一群人中认出了那名歹徒，她哭了："就是那个家伙！"

三起强奸案(其中一起未遂)，因为老金办得扎实，铁证如山，那家伙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人背地里说："其实一起强奸案就能判了那人。"言外之

意老金多此一举。

老金没说啥，可他心想：包拯一生杀人不少，没一起错案。黑老包不是糊涂蛋。要不怎么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敬仰包公呢！老金虽然读书不多，看古书却不少，他最佩服包公。何况咱们是人民警察，办案不扎实，办个糊涂案，跟谁也交代不过去。

他不怕跑路，现在有些年轻警察，跑郊区，才十几里的路，没车就不行。他总骑辆自行车，跑得比谁都不慢。有一次，为了取一个证，下雨天他骑着摩托车跑了二十多公里。其实这个案再过一个月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却按照三十多年当警察养成的习惯，能早办一天，决不拖延到第二天。

“嘿，我说老金，跑恁快弄啥哩？是想当市长还是想当书记？”有人半开玩笑半说风凉话。

“我是想给人民干点好事。我今年五十九了，干的时间不多了，想抢着多干点。”老金不在乎人们的风凉话。

自从当警察那天起，他就受着公安机关良好的教育，培养出了良好的素质。虽然写不了大块的理论文章，但他的“理论”既通俗又高深。他常说：“宁叫使死牛，不叫打住车。”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在办案中，他还有一句话相当形象：“宁舍千镢，不舍一窑。”这是句河南土话，“窑”就是小坑。这句话的意思是，宁肯自己多下功夫，也不能漏掉一个疑点，对于案情，非“刨”清不可。

1989年3月15日，许昌市所辖的禹州市发生一起重大抢劫案。

“嗨,你看人家白刘记多有本事,哪次来不带个十万八万的!”禹州市大同街上住的乔爱芳,眼热地对好友张明亮说。

白刘记是个专门收购头发、加工“挡发”的专业户,“挡发”就是假发。他和一个伙计常常到四川去收头发,路过禹州停停脚,然后再从许昌上火车。每次到禹州市,总要找乔爱芳的丈夫喝酒闲聊。看到人家兜里带的大把钞票,乔爱芳眼红心痒,想“捞”一把。她就和邻居张明亮商量——他俩关系相当不一般。

“你就不能给他偷了?”

张明亮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因盗窃坐过牢。听了这话,思谋了一阵,说:

“中! 他再来时,你跟我打个招呼。”

3月15日下午,乔爱芳下班一进家门,正看见白刘记和丈夫聊天呢。她假装买菜,转身出来就告诉了张明亮:

“嗨,来了哩。俩人,带了总有十来万。”这个女人兴奋得微微有点气喘。

张明亮会意,马上出去找伙计。找到孙宝平——这也是个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理过的家伙。孙宝平一听,正中下怀。可他还有点担心:

“光咱两个不中吧?”

孙宝平又找到了自己的两个伙计,一个叫吕维亚,一个叫张建。这俩人是郑州市的,来这里准备找朋友买枪。听孙宝平一讲,他俩像野兽闻见了血腥味:

“抢吧!”

三个狐朋狗友开始研究行动方案。他们想到了塑料厂的司机靳国强:“抢了钱就坐他的车跑。”

再一想："干脆找枪把那俩人打死算了。"立即找了一支小口径步枪。

又商量分工：等白刘记两人吃完饭喝完酒，走到大街上时，乔爱芳咳嗽三声为号；张明亮听到信号就出来通知孙宝平们；孙宝平三人预先埋伏在附近；靳国强开车负责接应。

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密。

当夜，孙宝平、吕维亚、张建三人在浓浓的夜幕遮掩下，悄悄进入现场，借着树木和电线杆的阴影藏身。吕维亚持枪。

子时将临，白刘记二人告辞，提着装有四万九千元钱的提包离开乔爱芳家。他俩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跄地穿巷过街，朝着胜利街走去。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趟竟是在向黄泉路迈进了，在他俩的身后和四周，几双饿狼般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准备喝他们的血了。

乔爱芳早就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眼睁睁地注视着他们。一俟他俩离开家门，马上咳嗽三声。张明亮立即向孙宝平发出"来了"的信号。

夜色漆黑，胜利街上昏暗的路灯照出两个长长的身影——白刘记二人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近了。"砰！"火光一闪，子弹出膛。白刘记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又是"砰砰砰"一连九枪，两人鲜血迸射，饮弹身亡。

树后迅疾闪出三条人影，抢了地上装钱的提包，转身就跑。靳国强早已在外围接应，孙宝平三人飞身上车，汽车一溜白烟，迅速逃离。

当公安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只有流淌的鲜血和僵卧的死尸，向人们诉说着罪恶。

经过侦查员们大量艰苦的工作，先抓获了孙宝平。但是

这个家伙抵死不承认。

就在这时，靳国强在他哥哥的劝说下，向公安局投案自首。但他只是个外围接应的，中心现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顺藤摸瓜，几经周折，侦查员们抓获了张明亮和乔爱芳。经审讯，弄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名单。但对于中心现场的情况，这两个人也不清楚。

究竟是谁开的枪，竟成了悬案。

在郑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侦查员们查到了吕维亚在郑州的窝点。4 月 5 日，两市公安人员协同作战，包围上去，准备抓捕。不料狡猾的家伙狗急跳墙，开枪还击。郑州市出动特警，调来消防云梯，在省厅领导的指挥下发动强攻，将吕维亚以及两名同伙击毙。

金万福受命审问本案，重点突审孙宝平。

此时孙宝平已落网多日，对他审讯也已将近一个月。老金接过来的可算是半锅“夹生饭”。

老金问案子，从来都像医生看病那样，通过“望、闻、问、切”，先把握“病人”的脉搏，弄清了“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他先不忙与孙宝平接触，而是仔细阅卷，以期从案卷中发现矛盾点。案卷中，靳国强说：“下车时是吕维亚拿着枪，至于是谁开的枪，我不在现场，不知道。”乔爱芳说没看见；张明亮说，自己只是负责联系的，确实不知道现场的情况。

审问孙宝平，他一口咬定是吕维亚开的枪。

老金觉得摸到了孙宝平的“脉搏”——他知道吕维亚已被击毙，张建在逃，其余三人不知情，想避重就轻。看来，不摆出铁的证据，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罪行的。

老金又一次来到胜利街发案现场。他不惮辛苦，挨门逐

户走访周围群众:"请您谈谈3月15日晚的情况。"大部分群众说:"都那么晚了,半夜三更的,谁也没注意。"

老金不气馁,俗话说"人过留迹,雁过留声",案子发在大街上,总会有目击者。果不其然,一位姓沙的老太婆说:

"那天夜里我都看完电视了,出来倒垃圾。忽然听见'啪啪啪'几声,我直发懵:这是放鞭炮吗?扭头一看,我的妈呀,打死人了!"

好,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目击者!老金拿出十分的耐心,跟沙老太婆细细聊:

"您再仔细想想,有几个人,开枪的人长啥样?"

"咳,一看打死了人,我吓得腿都软了。三步两步跑回家,从窗户缝里偷偷看。开枪时,那人在树影里,我没看清。后来他窜出来抢提包,这回才看清。"

老金眼睛发亮:"您看见他啥样?"

老太婆说:"嗯……那人穿的豆沙色毛衣,外面是黑西服,没打领带。"

老金一刻也不敢迟疑,马上分别提审同案犯,那几个人经一番思索,还是细细讲明了案发那天晚上自己的穿戴以及同案几个人的打扮。而根据他们的供述,穿豆沙色毛衣、外着黑西服、没打领带的,只有一个人——孙宝平。

老金心里已经有了底,再审问孙宝平本人。不问别的,只问当晚他穿的啥。孙宝平说,穿的件灰毛衣,外面是军绿棉袄。

老金心里更有底了——连自己穿的啥都不敢实说,可见这里有鬼!他知道孙宝平是块难啃的骨头,决定采取"激"的办法:

“孙宝平，那天晚上你到底穿的啥，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再说。”

“想啥哩，俺自己穿的啥还有错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些。”这家伙嘴很硬。

“那好，如果他们几个说得和你不一样，你敢不敢跟他们对质？”老金开始“激”了。

孙宝平眼中闪过一丝疑惧，但仍然嘴很硬：“我敢！”

“好！”

说着，老金吩咐马上提出张明亮：“张明亮，你给孙宝平说说，那天晚上他穿的啥？”

张明亮并不知这个老头要干啥：“宝平哥，那天晚上，你不是穿的豆沙色毛衣，外面穿件黑西服，没打领带吗？”

孙宝平要否认，张明亮又说：“宝平哥，你咋忘了？先前你打着领带来着，咱们拿枪时，你才把领带放在屋里了。”

孙宝平不吭气了。等张明亮被带了下去，老金开口了：

“孙宝平，你连穿的啥都不敢承认。是不是再带别人来对质呀？”

此时孙宝平的气焰大大地受挫，他也不敢再嘴硬，只得低声承认：“是，那天晚上穿的就是豆沙色毛衣黑西服。”

生姜老的辣，老金一点也不给他喘息之机，先让他在这段笔录上签字按指印——防止他翻供。

老金再开口时，给了孙宝平一个猝不及防：“孙宝平，有人看见当时开枪的人穿的是豆沙色毛衣，外面是黑西服，没打领带。”说着双目炯炯直盯着他。

孙宝平的汗“哗”一下就流下来了，但他还要顽抗：“不是不是，确实是吕维亚开的枪。”

老金早看透他的把戏了：他在想，反正你没证据！

好，我就专攻你这一点！

"孙宝平，我们讲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我刚才说的话不是随便猜测，我是有证据的。"

"您说吧您说吧！"

哼，这小子还以为我在诈他！不要紧，马上就让你没话说。老金慢条斯里地拿出沙老太婆的证言，不紧不慢地念起来。一边念，一边悄悄观察孙宝平的动静。只见他头越低越深，越低越深……

念完了，孙宝平一言不发。老金慢慢问道："咋样啊？"

孙宝平还是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他才吭吭哧哧地要了根烟。老金此时一点儿也不着急，递给他一根烟，给他点着了。看他一口气吸了半根，才又不慌不忙地说：

"孙宝平，这回该实事求是地讲了吧？"

"老金叔……您……我十二岁那年，您就办我的案子……"

"嗯？"

孙宝平唏唏嗦嗦地抹了一会儿眼泪："您忘了我可没忘。那年在西关派出所，是您问的我……今年我二十六了。这十四年，我真服了您老了！"

他又要了根烟，点着，两眼乞怜地望着老金："老金叔，人家都说，栽在您手里不容易滑过去……这回您非得让孩儿'趴河堤'不行吗？"

这是句许昌地方话，"趴河堤"就是枪毙。

老金威严地看着他，心中却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孩儿呀，谁让你不学好来着！抢劫杀人，老金叔救不了你啰！……

张明亮和孙宝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靳国强被判处死缓。

孙宝平“趴河堤”那天，老金心里老响着他那乞怜的声音：“老金叔……”

第二年，同案犯张建终于落网，老金在审讯他时，特意又核实了一下“3·15”案的细节。张建交待说：“那天晚上，我们坐靳国强的车来到胜利街附近。下车时还是吕维亚拿着枪。我分到那边路口堵。这时候孙宝平将枪夺过来，躲在树后开了枪。”

干了几十年公安，老金深知，不论侦查手段多高明，预审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通过预审往往能弄清许多细节，挖出许多余罪。但是，交到预审员手里的，几乎都是一窝乱麻。每办一个案子，都得将这些乱麻细细梳理成辫子，然后才能从中抽出有价值的线索。有一次他办一个案子，光案卷就有二十三斤重。看着这堆案卷，头都大了。老金却从来没有畏难，他从这二十三斤纸中，从乱麻一样的材料中，发现了极有价值的线索，终于使案件破获，使案犯服法。光是起诉书他就写了九十四页纸。

有的人想不明白：“金老师，您是咋弄的，案子到您手里咋办得恁快？”

殊不知老金花了多少心血！

干预审二十三年来，审过的案犯不计其数，他一不打，二不骂，更不搞刑讯逼供那一套，可是都要叫他们认罪服法。

有一年，他邻居家的孩子景大亮因盗窃、杀人，被公安机

关抓获。这孩儿从小就不学好,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十三次都不服。这一次领导让他预审,他要求回避。别的同志审,审了一个月,啥也没弄出来。领导对金万福说:"这不中,还得你弄。"

老金知道这孩儿有反审讯的经验,先要从思想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压力,让他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他大量的犯罪事实。这样审问了十七天,除问清景大亮杀人、撬盗保险柜十四起的犯罪事实外,又深挖出了他另一起杀人案。每一起案子都办得扎扎实实,有据可查。

枪毙景大亮那天,老金从车上下来,走到景大亮身边,给他点上一根烟,说:

"大亮,马上要'走'了,孩子乖,还不跟老金叔说句话?"

景大亮深深地吸了口烟,眼泪婆娑地说:"哎呀老金叔,那么多人处理过我,我从来没服过气。这回我服气了。"

"为啥?"

"老金叔,我服你的嘴,没有冤枉我。"

金万福感慨道:"大亮,别说咱俩是邻居,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都不能冤枉人家。人做事得拍拍胸脯哩!"

景大亮深为信服地点点头,一步一步走向了刑场。

张豫皖悄悄打量着老金。他做梦也想不到,面前这位朴实、和善,像个退休老工人的老头,竟有这么多传奇性的经历;他更想不到,不论什么样的犯罪分子,老金都能让他们就范。此刻他心里琢磨,咋样才能摸清这老头儿的底?他到底掌握我多少情况?

老金那双具有洞穿力的眼睛也盯着面前的小青年。此刻

他还不知道这就是“6·7”系列案中那个“低个儿”，但他清楚，张豫皖是张建华的知情人、包庇人——他手中握有证据。他要攻破这个家伙，让他交待张建华的犯罪事实。

一老一少对面相对，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

针锋相对

8月3日上午，七里店专案组驻地。

凌晨时分，中心组会议刚刚作出决定：突审张立华和张豫皖。分兵两路，由刘广仁副局长、李付平支队长等六人审张豫皖，金万福主审；另一组审张立华。制订了严密的突审方案——对张豫皖引而不发，旁敲侧击，关键时刻再重炮出击；规定了严格的审讯纪律。

老金对面前这个小青年早已琢磨个透，案情分析会也开过多次，前一阵子，专案组同他接触，已经发觉这小子嘴很硬，不是个容易对付的角色。但是，该如何撬开他的嘴巴，老金心中已有了底数——他从不打无准备之仗。

老金看了看老老实实坐在那里的张豫皖，先不忙问话。他抽烟、喝茶，在地上来回踱步。

张豫皖早就打定主意：给他来个一问三不知，啥要紧的也不吐口。此刻，他强抑住心中的紧张，装得像个没事人。可老金高大魁梧的身影立在他面前，像一座大山，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当老金踱步时，他就觉得这座山像要砸下来，压在自己身上，把自己砸得粉身碎骨。偷眼看看这个老头，他脸上平静得像一泓湖水，半点波澜不起。难道他真掌握我们啥啦？如果他发急发躁，朝俺大喊大叫，说明他对俺心中没底，俺就给他来个装傻充愣，哪怕打俺也不说实话。看样子这老头真掌握啥了。掌握啥了呢？……

正胡思乱想间,突然老金开口发问了。张豫皖心中正极度紧张,被吓了一跳。可是当他听清老金的问话时,却愣住了——这问的是啥?

“张豫皖,小孩多大啦?”老金慈祥地问道。

“嗯……嗯?您,您是问俺家孩儿?”

“是哩是哩,你家孩儿今年几岁啦?”

“嗯……去年10月生的,还不到一生日。”

这几句问话,使张豫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他思想上已经不像刚才那样紧张了。

“噢,去年10月生的。”

“是哩,去年10月。”

老金又点上一根烟,不紧不慢地喝茶。张豫皖心里疑惑:这老头真要跟我拉家常?

猝不及防地,老金使出一手杀手锏:“张豫皖,你去海南是啥时候?”

张豫皖陡地紧张起来:“是,是,是去年10月。”

此前别的侦查员问过这个问题,讯问笔录上记着,他没法改口。

“张豫皖,去海南干啥哩?”

没有再追问时间问题,张豫皖悄悄透了口气。他光顾对付问话了,没留神对面那双能穿透人五脏六腑的眼睛——老金将他每一个细微的表情都收在了眼里。

“俺在海南当兵时有一个要好的战友,俺俩关系不错。俺去海口找他耍。”这一套话是早就编好的,过去有侦查员问,也是这么说的。说完,他偷眼瞅了瞅老金。

老金哈哈一笑,笑得张豫皖汗毛直竖。

“张豫皖，刚才问你，你说你家孩儿是去年10月生的；老婆还没出满月，你去海南找战友耍？这符合哪条情理？你给俺解释解释，啊？”

张豫皖死也没料到，这老家伙盘马弯弓，问来问去，把自己逼进了死胡同。他张口结舌，“啊啊”了半天，一句话也编不出来。

“别光啊啊，说吧。”老金悠然地点上一根烟，“你去海南找战友耍，坐月子的老婆能让你去？丈母娘不埋怨？给俺解释解释嘛！”

张豫皖只觉得老金那双具有穿透力的眼睛逼视着自己，慑人心魄。他不敢再开口，不知道哪句话就中了老家伙的圈套。可是咋能闷坐着不开口？不光是这个老头，对面还有五双眼睛盯视着自己哩。开口，开口说啥哩？再编就编不圆全了。说实话？天呀！那一次海南之行是送俺四哥避风去的。原来一直对他们说，自从四哥从监狱里跑出来，我再没见过他，一说实话不是全漏了吗?！咋办咋办？唉！看来顶不住，先说了这点，别的一句不说。

张豫皖愚蠢的头脑里盘算了半晌，老金那双眼像雷达探测器一样，“测”出了他的心理活动，知道他快开口了。

“老金叔……”张豫皖抬头看了看，“俺跟您说实话……”

说了这一句，又不开口了。

老金干了二十多年预审，见得多了。哪有案犯“竹筒倒豆子”交待的？审一个案犯，不定得折腾多少个回合。他做出一副“你爱说不说”的表情，悠然抽着烟，喝着茶。

张豫皖还想再试探一下：“老金叔，俺要说了实话，您能咋判俺？”

蠢蛋！他漏出了一个“判”字！老金心里冷笑——你小子自己知道犯了罪，不然咋能蹦出个“判”字！好，我就抓住你这个“判”字！

“张豫皖，你是识文断字的人，也当过兵，受过部队的教育。党有政策，国家有法律。你总能懂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话。好好交待，有啥都说实话，还有一线出路；如果就这样下去，哼！”他戟指指向张豫皖，“杀你个孩子乖！”

张豫皖低下了头。老金知道此刻他会有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便撂给他一根烟，给他点着，看着他一口接一口地吸，并不说话。等他吸得差不多了，才不紧不慢地问道：

“咋样啊，想好了吧？”

在这一根烟的功夫里，正如老金预料的那样，张豫皖内心正在激烈地翻腾。他知道自己被逼进了死胡同，在这个问题上不说实话是躲不过去了。见老金发问，他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

“老金叔，俺想起来了，不是去年10月，是去年夏天。俺是，俺是送俺四哥去海南。”

此刻老金不再给他留思考的余地：“送你四哥去海南干啥？”

“他……他在街上碰上一个公安，怕人家抓他，让俺送他去避风哩。”

“你不是一直说，自从你四哥从监狱里偷跑出来，你就再没见过他吗？”

“是哩是哩，老金叔，孩儿一时糊涂，再不敢说瞎话了。可就这一回，真的再没见过他。”

“哼！”老金冷笑了。张豫皖急忙分辩：

"真的,老金叔,孩儿这回可真是都给您讲完啦。"

老金声调突然提高,非常威严地:"你没讲完! 如果我给你说出来,可跟你自己说出来不一样。"

张豫皖也有点硬气起来:"我真没有啥啦!"

他心里想,你们大概就知道这么一点情况,我要是硬顶过去,你也没啥法子。

老金也在动脑筋:都知道张建华最溺爱他这个六弟,他从监狱里跑出来后决不可能不找张豫皖。就从这儿突破,让张豫皖的谎言暴露出来,不给他留余地。

"张豫皖,你既然不说了,好,我给你提个头。但是你要弄明白,这不是你自己说的。"老金脸色陡变,满面通红,脸上的肌肉都在抖动,那样子看起来真让人心里发颤。

"张建华去过你家没有?"

张豫皖被老金的神态吓住了,他不敢直视老金那满脸严厉的神色,低下了头。不好,他们确实还知道别的事! 看起来不说不行。好一会儿,他才嗫嗫嚅嚅地开口:

"对,对,老金叔,你这一提头俺才想起来,俺四哥是去过俺家。"

"是啥时候,做啥去了?"老金一点也不给他留思考的余地。

"有一回,俺和几个朋友在家里玩牌,听见有人敲俺家的后窗户。出来一看,是俺四哥。他跟俺借了五十块钱,走了。老金叔,"他又抬头看了看老金,试试探探地,"这回俺可全说了。"

不料,老金猛地一掌击在桌上,"砰",张豫皖吓了一大跳。

"你说瞎话!"

"真没有了，老金叔！"

"真没有了？我要是再提出来啥呢？"

哼，这老头在诈我，他准是再提不出啥了。我得顶住！

"您要是再提出啥来，当场枪毙俺！"

"你可要好好想想！"

俺还想啥哩，俺和四哥干的那些事，可不敢让你这个老头知道。俺得装得像一点儿。张豫皖装出一副十分诚恳的样子：

"真的再没啥了。"

老金口气却软了下来："孩儿呀，别叫叔再提醒你了。"

你软我就得硬点："看看，老金叔，你提不出啥来了吧！"

小子呀，你得意得太早了！跟我老金打交道，你还嫌嫩着哩。

"不是我提不出来了。你看，你喊我'叔'，我是想给你留条出路。"

张豫皖装出十分感动的表情："老金叔，您的好心俺领了。可真是再没啥了。"

"张豫皖，我要再提出啥来，你可要付出代价呀！"

张豫皖想，装就装得像点儿："老金叔，您瞶说。您要再提出啥来，只要是孩儿没说过的，"他指指墙边撑蚊帐的竹竿，"您打俺一百棍都成！"

"好好好。老金叔只给你提一个字！"

刹时，室内的空气凝滞了。张豫皖心里有一百只兔子在蹦，他盼着这老头啥也提不出来，又怕他真提出啥来。别的预审员不能随便开口，但心都提到了喉咙口：真要是再提不出有力的证据，张豫皖可就要硬顶到底了。老金心里也很不平静：

张豫皖到底与张建华有多深的关系？张建华作了九起案子，张豫皖能了解多少？问不到点子上，这狡猾的小子就会钻空子，就无法再深入审问，无法掌握张建华的犯罪证据。我这一开口，对破“6·7”系列大案可是一言九鼎啊！

该从哪里入手呢？老金稍加思索，想到一个关键——枪。张建华作九起案件，大部分都涉及枪，两种枪支：五连弹滑膛猎枪和“健卫－20”长枪。六个兄弟里，张建华特别疼爱这个六弟；从刚才的审问中也得知，张建华从监狱里逃跑出来，与张豫皖确有联系；张建华是个相当谨慎的人，对战友，哪怕是关系亲密的战友，对其他几个兄弟，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概守口如瓶，可是张豫皖却帮助他躲到海南，更说明他兄弟二人关系不一般。连张建华的战友李劲松都知道他有枪，张豫皖能不知情？对，就从这里入手！

想到这里，老金脸色陡地一变，一双睛光四射的眼睛慑住张豫皖，一个霹雳般的声音在他头顶炸响：

“枪！”

瞬间的寂静，恰似巨雷响过，空谷俱寂。

室内六个人，十二道目光箭似的一齐射向张豫皖，只见他像被雷电击中，木然呆坐，脸色苍白，冷汗直流。

老金刷地立起身，顺势一脚踢翻了木凳。那巨大的响声吓得张豫皖浑身乱抖。

“妈拉个×，打你一百棍都不嫌多！”老金咆哮着。

两个侦查员也“恶狠狠”地扑上来，撤了张豫皖的座位。

难道真要动刑么？不会的。有国家法律，有公安纪律，还有老金干公安三十六年培养出来的素质，咋能动刑？而且老金最不佩服逼供信——那样问出来的材料十有八九不扎实，

早晚得翻案。他是要给张豫皖压力，让他不敢再胡说八道。

果然，老金这一个“枪”字，击中了张豫皖的要害；老金大发雷霆之怒也把他震慑了，他话音带了哭声：

“老金叔，我说我说！……”

“行，让他坐下说。”

“老金叔，给孩儿根烟抽行不？”

老金递给他一根烟，给他点着：“吸烟怕啥！但是，”他语气又放硬了，“你必须老老实实说，再说一句瞎话，让你脱层皮！”

张豫皖默默地吸烟。不用再试探这个老头了，他已经全部掌握了我们的事，连四哥有枪的事都知情，看来不说是不行了。他长叹一声：

“唉——老金叔，俺跟你说了吧，那天俺四哥找俺借钱来时，手里掂了个鱼皮布袋。”

老金看出张豫皖已经被击中要害，下一步就是要让他尽量讲张建华的犯罪事实，一点也不能给他犹豫的余地。于是，老金一句紧接一句，连珠炮般发问：

“啥样的袋子？”

“白色的。”

“里面装的啥？”

到了关键时刻，张豫皖稍加犹豫。可老金那双眼睛正虎视眈眈注视着他，他没法再编了：

“俺哥说是枪。”

“啥枪？”

“五连弹滑膛猎枪。”张豫皖脱口而出。

屋里六位预审员脑子里同时打了个闪。老金心中急剧一

动，目光一扫，与坐镇的刘广仁副局长的目光恰好相碰。

张豫皖呀，你小子别想玩我！你咋能知道枪的型号？一般人就是看到了枪，也只能说出是长枪手枪。这枪你肯定用过，不然不会这么明戏——五连弹滑膛猎枪！顺嘴就说了出来！不能小看了这小子，也不能只将他当知情人对待。

但是老金不露声色，还是不容张豫皖喘气地一句紧接一句发问：

"这枪是在哪儿弄的?"

此刻张豫皖已经没有还手之功了，随着老金连珠炮般的问话，他只剩了招架之力：

"漯河。"

"漯河啥地方?"

"漯河渔猎商店。"

好，"4·3"案件有着落了！

这时候老金看到刘广仁副局长丢过来一个眼风，他会意，便对张豫皖说：

"你考虑好，接着往下说。"

借口解手走出了审讯室，刘广仁也随着出来。

"金老师，"刘广仁虽然是副局长，也尊称金万福"老师"，"这小子是不是就是那个始终没露面的'低个儿'？可别叫在咱鼻子底下溜过去！"

"广仁，咱俩想到一块去了。你没见我就是往'低个儿'上问呢嘛！"

"中！中！中！"

再进审讯室，老金加倍留意了。他一边给张豫皖再一次交代政策，一边琢磨：如果他就是张建华的同案犯，该如何让

他交待？从哪里突破？

审讯之前曾经有人建议先制订一套审问方案。老金不同意——审问中案犯的心理千变万化，我们得处处牵着他的鼻子，哪能让啥方案绊住自己的手脚？

他有主意了：我给他撒下个大网，一是不让这小子摸住我们的底细；二是让这个漫无边际的大网罩住他，让他自己掉进去。

“张豫皖，政策我给你再三交代了，目的就是让你争取从宽处理；我们拉你，你可别自己坠着。”老金又开口了，“现在，我给你提三个问题，你可要好好讲。”

老金目光灼灼地盯视着张豫皖：“第一，张建华都给你啥了？除了给你的，你还给他保管啥了？

“第二，张建华的战友都是谁？你哥在他们那儿存放了些啥？

“第三，除上述两个问题外，你还知道张建华在哪儿放了些啥、扔了些啥？”

这几个问题，确实是漫无边际，但对张豫皖却切中了要害。这时已是午饭以后，下午两点左右。尽管张豫皖竭力挣扎，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百般狡赖，左冲右突，使出了百样花招，却始终突不破老金罩在他头上这个大网。

“张豫皖，你那两下子也就是如此了，你看能狡赖过去不能？”老金声色俱厉，“好好说吧，你四哥放你那儿啥了？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嘛。”

张豫皖垂头丧气，他也觉得狡赖不过去了：

“俺四哥放俺那儿一件绿军大衣。他让俺扔来着，俺看还好好的，能穿。没舍得扔。”

“好好的大衣，平白无故，你四哥为啥让你扔？”

张豫皖垂头丧气：“那……那，那件大衣在登封出过事。”

老金知道“4·5”案件中，打死交警的两个犯罪嫌疑人，有一个就是穿绿色警用棉大衣，更加盯住不放：“出过啥事？”

张豫皖的声音像蚊子一样，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在登封打死俩交警。”

好，“4·5”案也有了下落。但此时不能光问这个案子，关键要问出“6·7”案。所以老金仍然不动声色地往下问：

“接着说，你四哥还放你这儿啥了？一样一样说清楚。”

“还有一个小木箱。”

老金灵机一动：“12·25”盗窃许昌市体校的枪支弹药时，那两千发子弹，就是连弹药箱一起搬走的。于是他盯问：

“啥样的木箱？”

张豫皖用手比着：“有这么大，白色的，上边印的有字。”

“木箱是干啥用的？”

张豫皖头低得越来越深：“装子弹的。”

老金不给他喘息之机：“在哪儿弄的子弹？”

“在市体校。”

这样，“12·25”案件也有了下落。但老金心中非常明白，今天必须把“6·7”案弄清。他再问：

“往下说，还有些啥？”

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肯定会百般抵赖，一旦被击中要害，被预审员牵住了鼻子，他就会进入一种“状态”，不由自主地跟着预审员的提问，将犯罪事实一一交待出来。现在，张豫皖已经进入了这种“状态”。他说：

“还有枪。”

“啥枪?”

“手枪。”

“枪在哪儿?”

“丢在临颍了。”

“为啥丢在临颍?”

“人家加油站的人撵哩,俺俩跑得急丢的。”

老金向刘广仁丢了个眼色,刘广仁会意,马上出去,派赵新将在临颍起获的手枪取来。老金将枪拍在桌上:

“张豫皖,是不是这支枪?”

张豫皖怯生生地抬头看了一眼:“是哩,就是这支。”

至此,“4·10”抢劫加油站的案件也有了着落。但是老金的目标是“6·7”案,他穷追不舍:

“你哥还给了你啥?”

张豫皖大概也明白,“4·5”枪杀两个民警,就够他兄弟俩死刑,没有死两回的道理。“4·5”也罢,“6·7”也罢,反正是那回事儿了!他两手攥着两把冷汗,脑子昏昏沉沉,内心极度挣扎,却被老金牵紧了缰绳,一步一步将罪行吐露出来。但他迷迷糊糊之中,却紧守着最后一道防线——绝不说自己参与了“6·7”案件。

“俺四哥还让我买了个黑密码箱。”

老金眼睛开始发亮:“啥时候买的?干啥的?”

“是6月8日,俺四哥打BP机呼我让买的,弄啥俺不知道。”

老金知道快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他盯住不放:

“买了箱子你咋给你哥的?”

“他打BP机让俺到他住的地方帮他清理东西,俺就给送

到北平定街他租的房里。他不在，给俺留了个纸条，说是柜子里的十万零五千元是给俺的。”

“你哥上哪儿去了?”

“俺不知道，俺真的不知道。”

案件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必须争取时间。金万福和刘广仁不约而同地走出审讯室，老金先开口：

“广仁，不能再问了。张豫皖参与了‘6·7’案是明摆的——如果他没作案，他哥凭啥给他那么多钱？其他罪行等下一步再深入审问，现在得争取时间，赶快搜查，以便获得直接证据。”

“好！我的想法跟你一样。”

专案组紧急磋商，当机立断：暂停审讯，立即出动搜查。调动人员，办理手续，安排车辆——极短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与此同时火速向市局领导请示。当专案组的车辆到达第一个搜查点——张豫皖在东大街开的门市部时，市局范培军副局长和省厅杨元伟副处长的车也同时到达了。这时是 8 月 3 日下午 5 时 20 分。

东大街的一个小铺面房，楼下是张豫皖开的小烟酒门市部，楼上乱糟糟的，地上摊着个地铺，屋里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侦查员们押着张豫皖，一一仔细搜查。在那个又脏又破的地铺上，侦查员们拎起了一件绿色警用棉大衣，经痕迹检验发现，上面干涸的血迹仍隐约可见。化验证明，这正是牺牲的交警溅上的鲜血。弹药箱被找到了，上面的字迹赫然在目。在房间的角落里发现一双白旅游鞋。省厅杨元伟副处长抢先拎起了这双鞋。他是搞了大半辈子刑侦技术的老侦查员，许昌这九起系列案件，他几乎从头至尾参与了侦破，不但参与了

领导工作和案件分析，而且对许多现场都很熟悉。他将鞋翻转过来，对着鞋底默默看了几分钟，犀利的目光射向张豫皖：

“张豫皖，这是谁的鞋？”

张豫皖不敢接触杨副处长的目光，低头嗫嚅道：“是俺四哥的。”

杨副处长提高了声调：“这是‘4·5’案件的物证。‘4·5’案件现场提取过一个足迹，当时断定是双27码白色旅游鞋——就是这双。你们看——”他将在场的侦查员们召集拢来，“这花纹……这磨损痕迹……这上粘的还有现场的泥土和麦糠哩！”

“4·5”案件的现场足迹早就深深印在杨副处长心里了，查到这双鞋，就是掌握了“4·5”案件的铁证！

侦查员们乘胜追击，移师第二个搜查现场——张豫皖的家。可是把这间屋子搜了个底朝天，什么有价值的证据也没查到，人们心里不禁有点沮丧。正当准备撤离时，赵新发现房门背后有一个鞋架，挂着块破布帘子。掀开布帘，上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皮鞋、布鞋、胶鞋，蒙着厚厚的灰尘，散发出臭烘烘的气味。赵新不顾脏臭，在这堆鞋里翻来翻去。突然，他盯上了一双皮鞋，一把抓在手中。

这是一双棕色“富贵鸟”牌老板鞋。赵新也是将鞋翻转过来，仔细查看鞋底——在“6·7”案现场，他曾提取过一个足迹，经检验，证实是双“富贵鸟”牌老板鞋留下的痕迹。

作为一个侦查技术员，凡是有破案价值的痕迹，都会刀斩斧凿般深深印入脑海。他们的大脑简直成了一部电脑，一遇时机，“电脑”中存储的资料就会调出。现在，面对着这双“富贵鸟”牌老板鞋，赵新的“电脑”启动了——手中的鞋，与“6·7”

发案现场的足迹，特征一一相符。没错，这就是“6·7”犯罪嫌疑人穿的鞋！

赵新专心致志研究这双鞋的时候，张豫皖情知不妙，他心里嘣嘣乱跳，两腿簌簌发抖。突然赵新大声发问，像一声惊雷在张豫皖头顶炸响：

“张豫皖，这是谁的鞋？”

张豫皖看到赵新一双喷火的目光，一惊之下，他差点晕倒在地。半晌，他双手捧头，泪水从指缝里溢了出来，声音也哽咽了：

“是……是俺的。”

赵新抑制不住内心胜利的喜悦，朝张豫皖恶狠狠地骂道：“妈拉个×，跑不了你个鳖孙！‘6·7’案件就是你！”

生死搏斗

何冈岭带领的突击队紧急集合。

36名突击队员，个个是精选出的彪形大汉，身着防弹衣，手持长短武器，头戴防毒面具。一组是火力掩护组，四名射手带最精良的枪支，防止犯罪嫌疑人狗急跳墙；二组施放催泪弹，当犯罪嫌疑人负隅顽抗时，不给他喘息之机；三组负责破门，当催泪弹施放后，不论如何坚固的门都必须在一分钟内突破；四组负责抓捕，一旦房门破开，立即入室抓捕凶残的犯罪嫌疑人。另有警卫组16名警力，分兵把口，使犯罪嫌疑人插翅也难逃法网。

十天前分局何冈岭局长就受命组建这个突击队，他挑选了最精干的警员，制订了详细的方案，宣布了严格的纪律——突击队员必须随时待命，不得喝酒，不得随便外出，有事必须请假。十天里，何冈岭带领这支突击队驻扎在武警训练场进行多次模拟演练——当催泪弹施放之后，破门组手持12磅大锤、撬杠和千斤鼎，不论多坚固的防盗门，都要叫它在一分钟内土崩瓦解；抓捕组紧随其后冲入室内……8月的骄阳晒得他们唇干皮爆，在草地上积存的雨水中一遍遍地爬摸滚打，身上被泥水浸个湿透。这些他们都顾不上，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务必抓获“6·7”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不能让他们再危害社会，残害人民！

8月3日子夜时分，命令下达：突击队紧急集合！

决战时刻就要到来了。

当天下午，审讯张豫皖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搜查又掌握了张氏兄弟作案的确凿证据。专案组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继续突审，务必问出张建华的潜址。

仍然是兵分两路，一路突审张豫皖，一路突审张立华。

金万福乘胜追击："张豫皖，张建华到底藏在哪里？你必须老实交待！"

这时的张豫皖，已经是霜打的茄子，再也硬不起来了："俺四哥今年五一结了婚，他老丈人家在市郊长村张乡秦敬庄。他可能呆在那儿。"

可是另一组问张立华，却说张建华"肯定在湖北孝感"，"那儿有一个战友，俺哥百分之百在那儿。"

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心组面前，必须马上作出决定。

作为指挥员，范培军在乱麻一样的情况面前，必须迅速理清思路。张建华是一只凶残的恶狼，杀人越货，手狠心黑；他有反侦查的经验，有强壮的体魄，有百步穿杨的枪法，还身藏枪支。当他两个兄弟落网之后，他肯定已成惊弓之鸟。一旦抓捕方案有失，打草惊蛇，他必定逃窜，后果不堪设想。

秦敬庄和湖北孝感，两个潜址……怎么办？全体办案人员的眼睛都盯着自己，破案的千钧重担压在自己肩上……

范培军镇静如常，他果断地指挥着、部署着："通知突击队，零点集结，凌晨行动。"

接着又向何冈岭局长布置："请魏都分局抽调七八名警力，组织专案追捕组，马上预备两万元，安排一应车辆，准备向湖北孝感追捕。"

两条线索，都要精心准备，不可有任何侥幸心理。但此时范培军心里已经有了底——一个情况像闪电一样在他脑海中闪现。

那还是在张建华的战友被传讯审查时，李劲松的妹妹找到专案组的梁明——他们以前就是熟人："梁大哥，俺哥没干啥事，能不能把他放出来？"

梁明趁机开导她："你哥必须把张建华的事说清才成呀。"

梁明将这个情况汇报给了中心组，范副局长决定和这小妮接触一下，以便了解更深的情况。8 月 2 日下午，范副局长、赵新副局长和梁明见到了李妹。

范副局长和颜悦色地问："你见过张建华没？"

李妹见局长这样和蔼，也老老实实地回答："俺没见过。"

范副局长说："你可要实话实说呀。"

"俺真没见过。就是听俺哥说，张建华找过他。那人长得可齐整，但人刁得很，也挺有本事。俺哥说，'6·7'案肯定是张建华。"

"为啥？"

"俺哥说，那画像跟他一模一样。"

"你哥还说啥？"

"嗯……对了，俺哥还说，张建华找了个农村媳妇，听说怀孕了。"

"在哪个农村？"

"具体啥地方俺哥不知道，反正离许昌不远。"

……

现在这个细节在范培军脑海里一闪。"反正离许昌不远"……许昌市郊秦敬庄……湖北孝感……

范培军当机立断:“今夜零点集结,凌晨行动,首先袭击秦敬庄!”

子夜将临,许昌市已经安谧地入睡。莲花河水静静地流淌,水中荷花飘着幽香。喧嚣的人声静止了,闹市的灯光熄灭了,孩子们在妈妈的怀中睡得正酣。

在这美好的夜晚,有人却夜以继日,正在紧张地战斗。市公安局会议室里灯火通明,专案组在细致地研究行动方案——今夜出击,务求全胜!

与此同时,湖北追捕组的八名侦查员早已坐在车上,严阵以待;突击队几十名队员全副武装在市局集结待命;何冈岭局长正在召开突击队组长和各派出所所长会议。一旦命令下达,几支队伍将像离弦之箭,迅速出击。

专案组的会议还在进行。成员们七嘴八舌讨论得十分热烈:

“零点出击不行,夏天村里人们睡得晚。”

“还有狗,张建华是惊弓之鸟,狗一叫他就会惊觉。”

“依我之见,凌晨4点最为合适,村民已经睡熟,天色刚蒙蒙亮,对我们行动有利。”

省厅杨元伟副处长、市局杜国栋局长、范培军副局长、何冈岭副局长等听取了侦查员们的意见,当即决定:

由杜国栋局长、杨元伟副处长带队;范培军副局长坐镇市局指挥;何冈岭副局长率领突击队强攻;

凌晨4点20分出发,向市郊长村张乡秦敬庄挺进;

由刘广仁副局长和金万福押送张豫皖认准地址。

一切安排就绪,杜国栋局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现在执行

任务!”

东方刚刚现出一抹鱼肚白,满天星斗还没隐去。鸡不叫,狗不咬,只有村庄周围高大的杨树“哗哗”拍着巴掌。十几辆汽车悄悄停在大道旁,车灯熄灭,发动机熄火。这里是长村张乡高中大门口,事先预定的集结地。百十人迅速下车,却是一点声响不闻,连警犬都乖乖地不叫一声。从这里向南望,千米之外,黑黢黢的秦敬庄还沉沉地睡着。

长村张乡派出所张所长带着内勤民警赶来了。何冈岭副局长亲自询问:“这户是谁家?”

那位内勤民警对情况了如指掌:

“那是高家。”

何副局长问:“他家都有谁?”

“有高芳的爹、娘、哥哥、嫂嫂、小侄女,高芳五一刚结婚。”

何副局长急于知道张建华的下落:“今晚高芳和他丈夫在家不在?”

内勤民警很肯定:“不在。他们结婚后就再没回来过。”

何副局长心“刷”地凉了。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此刻必须将情况弄清,不能麻痹,否则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不行,还得将情况弄得更清楚,战斗才能更有把握。秦敬庄的老支书张全福被找来了。这是个60岁的老人,熹微的晨光,映出他满脸刀砍斧刻般的皱纹;瘦小干枯的身躯上披着件外衣,衣襟在晨风中轻轻飘摆。

“老人家,高芳和她女婿在不在家?”何冈岭急于知道张建华的下落。

“在哩!”老支书一语既出,人人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何冈岭还怕没把握:“您咋能这么肯定?”

老支书不慌不忙地："明儿个是俺这里的传统庙会，今天下午俺亲眼看见高芳两口子到村里商店买烟酒来着。"

何冈岭只觉得心脏"嘣嘣"剧跳，他朝刘广仁一挥手，刘广仁和金万福两人架起张豫皖就走。

天色依然黑暗，四野万籁俱寂。几个人脚步匆促，直朝秦敬庄走去。张豫皖在朦胧的晨光中辨认了一会儿，指着一个栅门说："就是这家。"

张豫皖被带走了。何冈岭朝突击队一挥手："出发！"

一条乡间土路，两旁的玉米、高粱已经齐胸高，晨风中，宽大的叶子轻轻舒卷，发出细碎的"嚓嚓"声。何冈岭走在队伍的前面，背后跟着 36 名突击队员和几十名武警战士。没有人交头接耳，连一声咳嗽都不闻，只有脚步声，像庄稼叶子一样，发出细碎的"嚓嚓"声。晨露打湿了人们的裤脚，回头看看，在熹微的晨光中，突击队员们个个脸色凝重，朝着那黑暗依然笼罩的村庄迅疾扑去。

何冈岭心头堵着一块酸热的东西，他眼眶潮湿了。多好的小伙子们哪！他们是扑向危险，扑向枪口，甚至是扑向死亡！在前面的那个依然被黑暗笼罩的小村庄里，有一只残害人民、危害社会、无恶不作、穷凶极恶的豺狼。他荷枪实弹，而且孤注一掷；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他罪恶的枪弹曾吸吮过人民警察的鲜血。这些，身后的突击队员们个个心中明白。出发前，徐彬对妻子交代：

"我去执行任务，可能回不来。"

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他不能向妻子讲任务的内容，这是纪律，也怕她担心。但是徐彬得让她思想上有所准备，万一……她会受不了的。他镇定如常地拿出存折——其实上面

总共没有多少钱——交给了妻子。他不看妻子焦急的神色和满眶的泪水，转身走向了自己的岗位。

破门组的郝松山对战友魏俊风说："战斗打响，你就站在俺身后。"

魏俊风急了："那咋行！"

郝松山长兄般地笑了："好兄弟，你五一刚结婚，还没孩儿哪！这么着，万一俺牺牲了，你把俺媳妇——你大嫂子和小侄儿照顾好，俺就放心啦！"

他们是抱着牺牲的决心来打这一仗的！出发前，恰好老伴和儿媳妇都不在家，儿子给自己斟上一杯壮行酒，父子俩——一位公安局长，一位法官——隔桌相望，许久许久，儿子略带哽咽地说：

"爸，这一仗很危险，您老多保重！"

何冈岭强忍住心头的热浪，平静地说：

"就是牺牲了，也必须抓住张建华！"

这是八十多名突击队员共同的心声。现在，他们在实践自己的诺言。

晨风萧萧，河水汩汩。壮士义无反顾地走向了战场。

秒针"嚓嚓"地飞跑，突击队员们的脚步比它还要匆促。

就是这个小小的院落。36 名突击队员按方位将它团团包围，几十名武警战士，头戴钢盔，手持长枪，形成了第二个包围圈。院墙后面，栅门外面，麦秸垛旁，平房顶上……到处是钢盔在起伏，枪管上闪着星星点点的光，警犬跃跃欲试。

秒针"嚓嚓"地飞跑，突击队员们在和它抢时间，眨眼功夫，铜墙铁壁形成了。

何冈岭叫过老支书张全福："您去把他家中的老人叫出一个来。"

恰在此时，村里的狗被惊动了，"汪汪"地叫成了一片。高家老太太被惊醒，走出屋门查看情况。老支书张全福忙把她叫出大门。

"呀！"老太太一看门外的阵势，吓得不知所措，"这是闹啥哩？"

不容她思考，何冈岭一丢眼色，两名突击队员将她架到百米外的麦秸垛旁。何冈岭问：

"你女婿和闺女回来没？"

"回来哩。"老太太吓得一个劲哆嗦。

"在哪儿？"

"在堂屋西间睡着哩。"

好，情况确实！

"妈，妈，咋哩？"高芳也听到了动静，喊着走出了大门。

何冈岭又是如法炮制，将她"请"到了麦秸垛旁。少时间高家老头、高芳的哥哥等四人都被控制了。

秒针拼命"嚓嚓"地飞跑。现在，必须和它抢时间。突击的时刻到来了。何冈岭擎起电喇叭，准备下达施放催泪弹的命令……

说时迟，那时迟，一个人影出现在房门外边。他也是被外面的动静惊动，但这只恶虎做梦也没想到，警察会找到这处巢穴。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条小裤头，趿拉着拖鞋，手握一张手纸，睡眼惺忪地走出门来。但这毕竟是只恶虎，只一瞬间，他就发现情况不对——院墙外边、屋顶上，到处都是钢盔，到处都有枪筒；气氛也不对——恶虎的嗅觉异常灵敏，他嗅出了院

内院外充满了火药味。

片刻的愣怔,他惊醒过来。来不及进屋拿枪,需要迅速逃命!

他转身就向正房西南角的小夹道跑去。轰然一声,矮墙倒塌,夹道外面是无数喷火的眼睛和黑洞洞的枪口。

他调转身来又扑向栅门……

何冈岭擎起电喇叭,刚要下达施放催泪弹的命令,屋里走出一个人。一米七八的个头,皮肤白皙,长相漂亮。

派出所张所长大喝一声:"出来了!"平房顶上站的许昌县公安局副局长于新瑞也大喊:"出来了! 出来了! 快抓!"

不必喊,只一瞬间,院外重重包围圈的全部视线都射在这个人身上,百十支枪的准星也全部对准了他,几名干警飞身上前扑向了他。

秒针像发疯似的"嚓嚓"飞跑……"恶虎"竭力逃窜,突击队竭力抓捕,双方都拼命要跟秒针较量!

"恶虎"窜到栅门边了,张所长扑上去,被他闪开;市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王玉林一个扫堂腿扫过去,徐彬、吴永河、银献德等一拥而上,抓住他的头发,拽住他的胳膊,拼命将他摁倒在地。

何冈岭走上前去,只一眼,就认准了:"没错,张建华,就是他!"

张建华被死死地摁着,双手反剪,铐在背后,再也无法挣脱。他看了一眼何冈岭,发出绝望的哀鸣:

"真想不到! 我服了! 这回我死定了!"

搜查发现,在张建华的卧室里,有一个黑色密码箱。打开箱子,赫然出现被分解的“健卫－20”小口径步枪和五连弹滑膛猎枪各一支、子弹87发以及弹壳、底火一批,赃款十余万元。据张建华交待,他已嗅出情况不妙,感觉此地不能久留,要不是妻子怀孕,想看看家人,他无论如何不会回到这里来。他已经装好箱子,天一亮就准备逃窜,远走高飞,十年不回许昌。

好险呀!侦查员们悄悄抹一把冷汗,如果不是时机掌握得好,再过一两个小时,这头恶虎就会消声匿迹。这真叫千钧一发!

道高一丈

许昌市万人空巷，西北大操场内，虽然人头攒动，却没有笑语喧嚣。这里正在召开公判大会，会场气氛庄严肃穆。许昌市的人民都要亲眼目睹“6·7”抢劫、杀人案犯的可耻下场。

10月17日，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张建华、张豫皖公开审判。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抢劫枪支弹药罪、盗窃罪分别判处张建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脱逃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盗窃罪判处张豫皖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盗窃枪支弹药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今天——11月14日，就是他们伏法的日子。

宣判之后，张建华、张豫皖被押赴刑场。

沉重的铁镣唏里哗啷地拖过地面。张建华步履艰难地拖着镣铐，一步一步走向死亡。此刻，他心中似乎很平静——这个结局他早已料到了，从8月4日凌晨被警察摁倒在地上时，他就明白，自己死定了。不，甚至不是8月4日，当1994年3月13日他从监狱的大墙逃跑出来时，当他在许昌疯狂作案时，当1995年4月5日在登封枪杀了两名民警时，当1995年6月7日抢劫银行时……

每一次作案，他都感到无比的快意——不但是满足了物质上的欲望，而且心中对社会的仇恨也得到了宣泄。他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看着警察们忙乱着破案，心里暗暗高兴。自己

比警察高明，让他们着急去吧，让他们熬夜去吧，你们无奈我何！老子作了这么多起案子，你们把老子咋着了？你们连我的踪迹都发现不了！他得意极了，觉得在这场较量中，自己是了不起的胜者！

可是每当这时，内心深处抑制不住地闪现出一丝不宁："早晚……"

这一天来到了。他自己走完了给自己设计的人生之路。当身后枪声响起的瞬间，他终于意识到，在这场较量中，自己是失败者……

河南省公安厅给许昌市公安局发来贺电："你们把巨大的社会压力变成侦查破案的动力，知难而进，强力攻坚。在党委、政府和上级机关的正确领导下，实行全局动员，全员上阵，各警种密切配合，组成强大的破案机构，实行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撒下缉捕罪犯的天罗地网。经过近两个月的缜密侦查，终于发现重大犯罪嫌疑人。为了证实犯罪，尽快抓获罪犯，你们又研究制定了周密的搜查和抓捕方案。全体参战干警英勇顽强，果断决策，在确定目标之后迅速出击，一举将犯罪分子抓获。"

市、区两级四大班子的领导赶到公安局和专案组，亲切慰问英勇善战的干警；社会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在电视台点歌，向他们表示心中的感激之情；无数群众擎着锦旗、匾牌，燃放起鞭炮，敲锣打鼓地拥向公安局。

庆功大会上，荣获公安部二级英模称号的赵新，荣立一等功的金万福、刘广仁、赵鹏飞、李智勇等干警，荣立集体一等功的许昌市公安局"6·7"专案组的领导和其他立功受奖人员，胸

佩大红花，红光满面地站在台上，接受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河南省公安厅刑侦处王乃斌处长、杨元伟副处长、大案科刘科长、影像室主任科员段星等，也因工作出色，立功受奖。

58 天夜以继日的艰辛，他们面对的是凶残狡猾的犯罪分子，面对的是扑朔迷离的案情，面对的是巨大的压力和指责；他们付出的是生命、鲜血、汗水、眼泪和精力；他们置生病的家人于不顾，置个人的安危于不顾，与张建华等一批危害社会、残害人民的罪犯进行了殊死较量。

这场较量，以我们胜利、罪犯失败而告终。正如河南省公安厅贺电中所说："'6·7'特大系列案件的破获，证明了许昌市公安机关是一支作风过硬、能打硬仗的队伍，是一支敌人惧怕、人民爱戴的队伍，是一支具有坚强的战斗力的队伍。"

抓获张建华那天，局里犒劳专案组。按照规定，平时公安干警不能喝酒，这一天他们可开了戒。许昌人爱喝酒，酒量相当可观，喝酒的名堂也多。刑警们在破案中，不能、也顾不上喝，案子破了，吃饭、睡觉都是第二位的，酒可必得喝个痛快，只有酒，才能抒发他们的胸怀！

你看他们，大碗筛酒，划拳猜枚，喝得满脸红光，喝出了一身豪气。只听得酒杯叮当响，只闻得酒香使人醉，只见酒花四处飞。

刘广仁举起酒杯，悄悄抹掉眼角的泪水，心中默默念道："娘呵，儿子不孝，没能好好给您送终。今天再给您老人家奠上一杯水酒。这是我们的胜利酒、庆功酒！"

何冈岭将杯中酒轻酹在地，向冥冥中祝福："李宪平，好同志，今天庆功，来，咱们一起喝干这一杯！ 这个胜利，是你用生命换来的呵！"和李宪平一起战斗过的同志也都含泪将杯中酒

洒在地上，心中向亲爱的战友祝告："宪平，上级给你追记二等功；省厅还拨款慰问你的家属。你放心走吧！"

范培军副局长高举酒杯，向他的英雄们一一敬酒。这些铁打的汉子们，和别人一样，都是血肉之躯，也有七情六欲，也都是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他们却将自己的全部，包括生命，都奉献给了保卫人民的事业。今天胜利了，他们举杯痛饮，高歌欢庆；而明天……

范培军的泪水滴进了酒杯。"战斗正未有穷期！"他高吟一句，"咣"地一碰杯。

不知是谁，用豫剧唱腔唱起了《智取威虎山》中的唱段："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把热血写春秋！"

那高昂激越的豫剧唱腔，久久在人们心头回旋……

铁血战警

——河南开封『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侦破纪实



引　子

在九曲黄河的中下游，在河南省腹地，有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就是开封。

开封的出名，在于它悠久的历史：

开封，古时称为大梁，又名汴梁，建都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这里曾经是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以及北宋和金的国都，所以，开封号称“七朝都会”，与西安、洛阳、北京、南京、杭州合称为我国的六大古都。它也是我国二十四个文化名城之一，史书上早就有“一苏二杭三汴州”之说。特别是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在这里建都167年，史称“东京”。古人的“琪树明霞五凤楼，夷门自古帝王州”“汴京富丽天下无”等诗句，都生动地描绘了古都开封当年豪华盖世的繁荣景象。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摇篮里一颗放射光彩的明珠。

开封的出名，还在于人民卫士建立的丰功伟绩：1992年发生在这里的“9·18大案”震惊全国，公安干警智勇双全的形象，至今在人民群众中传颂。

我国皇城的城市建设历来有标准格局，七朝都会的开封市，城市布局十分严整：主要干道把全城街巷串连起来，纵横交错，密如蛛网。街道均为横平竖直，成方格子状，整齐有序。从空中俯瞰，恰似一幅巨大的棋盘。

1997年新春，人民的公安卫士，与一伙心毒手辣的歹徒，在这里拼杀角逐，谱写了又一曲克敌制胜的篇章。

鲜血染红的春节

农历丁丑年大年初四。

半夜时分，开封市的大街小巷依然处处欢歌笑语，整个古城流光溢彩，家人团聚，朋友相逢，人们正沉浸在过春节的欢乐之中。

一辆微型面包车悄无声息地开到滨河路，车灯关闭，发动机熄火。车上溜下几条黑影。他们四处张望一下，沿着滨河路向射击俱乐部走去。

滨河路位于开封市区南端，背倚古城墙，白天虽然车水马龙，到底地处偏僻，一入夜，路上显得分外冷清，除了两三家歌舞厅仍然闪烁着灯光、响着音乐外，路上几乎不见行人。射击俱乐部已经下班了，卷闸门关得密不透风。几条黑影朝四周略一顾盼，鬼鬼祟祟地靠近了东邻的"春雪浴池"煤场的大铁门。

"快！"一声低喝。

一个黑影掣出铁钳，猛用力，"咔嚓"一声，铁门上的铁锁断了。几条黑影闪身进了春雪浴池煤场……

农历正月初五大清早，射击俱乐部经理王大卫家的电话铃响个不停。王大卫不情愿地睁开惺忪的睡眼，一看表，才6点半。嘴里嘟囔："这么早，谁呀？"

"喂，哪位？"

“大卫吗？我是老华。昨天把钥匙落在俱乐部了，急得我一夜没安生睡。劳驾帮我开门取一下吧。”

“好吧。”王大卫只得答应。

两人驱车赶到滨河路的射击俱乐部，时钟刚刚指向6点50分。

王大卫掏出钥匙，刚要开卷闸门，猛然发现这门并没锁，心里好生纳闷。他提着门用力向上一推，哗啦啦，卷闸门开了一半……

王大卫从半开的门中瞄了一眼，“啊”的一声愣住了，脸色骤然变得灰白——大厅角落里摆着的一台29吋东芝牌彩电不见了。

他浑身发抖，语不连声：“不、不好！出、出事了！……”

站在门外的老华急忙和他一起进了大厅。王大卫急不可耐地冲向值班室，一推门，他吓得几乎瘫在地上——摆在值班室里的保险柜不翼而飞，里面存放着大批枪支和弹药啊！值班室里充满了血腥味，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蒙着被子，看不清面目。但王大卫知道，这应该是值夜班的陈忠敬老师傅。

老华是开封市龙亭区检察院检察长，到底有办案经验。他看到王大卫吓得手足无措，上前一把掀开了被子……

这是一幅多么悲惨的情景：59岁的陈忠敬老人蜷缩在地上，早已气绝身亡。满地横流的鲜血，额头洞开的伤口，向人们述说着可怖的一幕。

华检察长不敢迟疑，果断地抄起电话报案……

为了让群众过个欢乐祥和的春节，开封市公安局长王旭升不知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当他和局党委一班人周密部

署，确信不稳定因素减小到最小时；当他和他的亲密战友们将警力布置妥当，把节日的保卫安排就绪后，才有暇赶回郑州家中，过一过难得的团圆年。

2月11日清晨7点10分，电话铃声将他惊醒。市公安局指挥中心紧急报告："昨夜开封市发生特大杀人抢枪案件！"他脑子里"轰"的一声。毕竟多年从事公安工作，他瞬间就镇静下来。

汽车像离弦之箭，载着市公安局长那颗焦灼的心向发案现场飞奔。王旭升打开手持电话机。声带息肉的病痛使他的嗓音略显嘶哑，但他用非常坚定的语气一连发布了四道命令：由南关公安局立即封锁案发现场；全市公安干警立即停止休假，全部返回工作岗位，不分警种，不讲边域，全力以赴，投入侦破；调集所有警力在各主要交通路口立即设卡堵截；迅速报省公安厅请求协查。

汽车在郑汴高速公路上飞驰。五十多公里的路程，里程表记录着市公安局长的思路；六十分钟的时间，时钟给他的思考脉络打着节拍。

……

汽车载着他直奔发案现场。

滨河路射击俱乐部。市公安局党委的一班人赶来了，市内五区的公安局长赶来了，市党政领导人赶来了，省公安厅王济晟副厅长赶来了。现场勘查正有条不紊地进行。

侦破"2·10"大案指挥部当即成立，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徐福润，副市长梁铁虎和市公安局长王旭升任指挥长；市政法委副书记张贵宝，市公安局政委夏少怀，副局长崔保连、王文章、李同喜，副政委崔胜利和副局长许大刚任副指挥长；刑

警支队、指挥中心、武警支队、治安处等负责人以及五县五区公安分局长及主管刑侦的副分局长等均为成员。现场勘查组、社会面排查组，控制设卡盘查组、后勤保障组和办公室等机构也迅速成立。开封市所辖五县五区也都立即成立了侦破领导班子。

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说："杀人抢枪，这个案件性质严重，危害很大。十支枪流散社会，可以武装一个小游击队；五千多发子弹不敢想像，要充分认识其危害，引起足够重视。要在市委、市政府领导指挥下，全力以赴，组织精兵强将，紧张展开侦查，打破节日期间正常生活状态，尽快破案。"

按照王副厅长的指示，开封市立即调兵遣将，严阵以待，要与对手认真较量几个回合。

但是对手是谁？他要干什么？

崔保连副局长也在思考。

他已届中年，一生成功地侦破过五十九起重大杀人案，参与过震惊中外的"9·18"大案的侦破。多年办案的经验使他深知，要战胜对手，必须坚持科学态度，科学决策是使侦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进行的有力保证。

崔副局长思维缜密，话语清晰。他是个非常有个性的人，但对比他年轻几岁的王旭升局长十分佩服，两人配合得珠联璧合。

——关键的问题是搞清案件的性质、对象和作案目的。对手在暗处，我方在明处，要下赢这盘棋，必得摸清对手，摸清他的棋路，我们才能安排、布局，才能有克敌制胜的谋略。

不谋而合！崔副局长与王旭升局长的思路竟如出一辙。

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工作还在进行，没有更多可资依据的线索。但对以上几个重大问题必须立即理清，时不我待。对手在暗处，我方在明处啊！

几位领导稍一碰情况，马上做了初步的分析：

——案件的性质，究竟是杀人抢枪，还是抢枪杀人？这是个关键。

杀人抢枪，主要以杀人为目的，可能是仇杀，也可能是报复杀人或图财害命；杀人时顺手牵羊抢走了枪。

抢枪杀人就不同了，犯罪嫌疑人作案的主要目的是抢枪，打死值班人员只是抢枪的需要。而被抢走的保险柜里，有十支枪，其中"五六式"军用冲锋枪两支，"五四式"手枪一支，小口径步枪四支，双管猎枪一支；子弹5098发！用省公安厅王济晟副厅长的话说："可以武装一个小游击队了！"

经过分析，几位市公安局领导认为，应该定为"抢枪杀人"。根据是，犯罪嫌疑人连上百公斤重的保险柜都搬走，说明目的就是保险柜中的枪支弹药。而抢劫枪支弹药，是为了作更大的案件。

作案对象，究竟是本地人还是流窜作案？作案人的年龄？是预谋作案还是临时动议？

分析认为，这是一起有预谋的、经过充分准备的犯罪；对象应定为开封本市人，年龄在20—30岁之间。为什么不定为流窜作案？从案件情况看，应该是多次预谋，早就踩好了点，即使不是开封本市人，起码在开封市有长期居住地；而且外地有的枪械比这里还要先进，选择这里，可以说是就近作案；几位领导人对开封市相当熟悉，本市人年龄在30岁以上的，比较成熟，一般不就近作这么大的案件，所以年龄应定在20—30

岁之间，而且极可能有犯罪前科，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应为三人以上团伙作案，因为被劫的保险柜重达上百公斤，单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小。

虽然从作案到报案已经过去了几个小时，但根据所抢保险柜重达上百公斤、保险柜钥匙未被劫走、抢劫枪支弹药数量特别巨大的情况，估计犯罪嫌疑人尚来不及外逃。

……

开封市公安局的领导班子成员，围绕着“2·10”特大抢枪杀人案，细密地分析着，缜密地思考着。

这是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王旭升局长深知，作为“一把手”，别人都要唯他马首是瞻，他可以一言九鼎。但他从来都是充分发挥“一班人”的积极性，集思广益；别的领导成员也从不消极应付，按照各自的分工，既尽心又尽力。整个班子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的信念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这个班子有了良好的向心力，而这向心力又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力。

他们都是公安战线上的精英，经历过无数扑朔迷离案件的考验；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升华，使他们的思维敏捷而又清晰。短暂的分析，对手的面目已经渐渐在他们面前显露，对手的“棋路”也渐渐使他们心中有数。

终于，在线索尚不清晰的情况下，他们作出了一个重大决策——立足开封，辐射全省。

按照这个决策，开封五县五区 644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瞬间张开了一张大网。

王厅长下令扎紧篱笆

在同一时间内，河南全省，张开了一张更为巨大的网。

2月11日早晨8点32分，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值班室。

电话铃声骤响："我是开封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昨天深夜本市发生一起特大抢枪杀人案！"

正要交班的指挥中心科长王志奇，与已经前来接班的同志一道，闻风而动，立即按照指挥中心的职责，分头行动。

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值班副厅长张程锋。张副厅长作了几条紧急指示，安排组织对案件的紧急处置后，半小时之内便赶到了指挥中心。

第二个电话直接打给了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

各参战人员迅速集结到位，指挥中心的指挥大厅里，空气紧张而秩序井然，与战场上激战前夕的作战指挥部一般无二。

这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指挥大厅。在130多平方米的厅里，十余台电脑昼夜开机，全天候收集全省18个地、市公安机关的信息；大屏幕投影机前，摆放着一排排皮椅，遇有重大行动，省委、省政府和省公安厅的首脑们可以从这里遥控全省；电脑电话可以同时接通全省18个地、市的公安局，重大命令能在同一时间内及时发布到全省；几台传真机日夜不停地将省公安厅的决策传给各地，各地、市公安机关的情报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反馈到省厅。

在现代化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社会的

发展,也给我国的公安工作提出了更为严峻的课题。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越来越狡猾、隐蔽,案件发生快,犯罪嫌疑人行动快。高智能犯罪、犯罪分子运用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越来越常见。公安机关行动稍有迟缓,就会贻误战机。

现代化条件下的公安工作,与现代化条件下的战争有相通之处。现代化的战争往往是陆海空协同作战,空中、地面、水上立体交叉,单兵作战、局部作战的情况越来越少;而"大刑侦"——亦即现代化刑侦,与此大同小异,整体作战的几率越来越高。

现代化的指挥中心,正是顺应这一形势而设立的。它收集信息快——运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能迅速将信息集中起来,以使公安机关发挥最高指挥机构的作用。它指挥调度快——在接到报警后,有快速的反应和处置能力。一般情况下,公安机关报案都是逐级通报,往往延误有利时机;而指挥中心的设立,被赋予绝对的权力,可直接报告最高领导,可直接指挥、调动各部门、各警种,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大刑侦"的格局,显然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它行动快——现代化的设备,网络的联通,无疑使各级公安机关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到命令,从而在省公安厅的统一指挥下迅速行动。

侦查破案工作向来是一项被动的工作:犯罪分子作案是主动的,而公安刑侦往往是案发之后处于被动破案地位。现代化指挥中心的设立,"大刑侦"格局的形成,使侦查破案工作愈来愈能够变被动为主动。

8 点 40 分,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接到指挥中心报告。

他的大脑迅速转动:现在对手的情况不清,他在暗处,我

在明处。首要的一条是先把篱笆扎紧，不让他逃出我们的掌心，使他的如意算盘无法得逞。想到这里，王厅长当即指示：第一，迅速通报全省各地、市，特别是周边地、市协查；动员全省公安干警立即停止休假，组织民警由各级公安机关负责同志直接指挥，上路设卡堵截，力争将犯罪分子控制在河南省境内，决不能让其窜入北京威胁首都安全；第二，由王济晟副厅长带领省厅技侦专家赶赴开封，组织现场勘查，坐镇指挥；第三，由张程锋副厅长立即组织有关处、室拟稿报告省委、省政府和公安部，通报周边省、市请求协查；第四，立即通知各地、市，上午 11 点 30 分召开全省紧急电话会议，通报“2·10”案情，部署全省协查工作。

指挥中心的指挥大厅里，电脑高速运行，传真机一刻不息，打字机嘀嘀达达响个不停，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电波载着王明义厅长的部署，迅速传向整个河南省，传向 18 个地、市的公安局，传向省委、省政府的首脑，传向首都北京……

王厅长下了死命令：必须将歹徒控制在河南省境内！

电波载着王明义厅长的部署，以追风逐电的速度，传向全省各级公安机关。正在欢度春节的干警们闻警而动，放下怀中的孩子，推开桌上的菜肴，告别年迈的爹娘，丢下新婚的妻子；跨上警车，踏上摩托，跃上自行车，登上长途汽车，向着战斗的岗位，飞奔、飞奔、飞奔……刑警们分析案情，技术人员勘查现场，派出所民警调查访问，交通民警盘查车辆，巡警睁大警惕的眼睛，治安警注意可疑线索，武警和防暴警设卡堵截……

按照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指示，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

晟带领刑侦处副处长赵开生、大案科科长乔宪华，在最短的时间里，赶往开封。

开封市三千多名干警不舍昼夜地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隆冬季节，寒气袭人，滴水成冰。在各卡点守候的民警们已经几顿没顾得吃一口热饭了。入夜，寒风越发钻心刺骨，来往车辆的大灯晃得人眼睛金星乱迸。可是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从白天到黑夜，又送走玉兔迎来金乌，始终一丝不苟地检查着来往车辆。市公安局的领导们披星戴月，从一个卡点到另一个卡点，检查着，督促着，鼓励着，不敢稍有懈怠。干警们看到领导同志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谆谆话语，心头涌起阵阵暖流。凌晨时分，开封县公安局副局长徐桢来到八里湾派出所检查工作，发现民警张某没有及时到岗，立即向党委汇报，当即做出决定，给张某黄牌警告一次，并扣除了相关人员的“队伍管理风险抵押金”。全体干警更加兢兢业业地工作。

按照王明义厅长“力争将犯罪分子控制在河南境内”的命令，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各警种出动十几万人、数千台车辆。车站、码头、机场，城市的大街、小巷，农村的麦场、井房……到处都有我公安干警的身影；公路上警车穿梭，密林中钢盔闪亮。从秦岭到豫东，从大别山下到黄河两岸，一支支橄榄色的铁流纵横驰骋，织成了一张肉眼难察，却是密不透风的罗网。

与此同时，在公安部的部署下，与豫省相邻的苏、鲁、鄂、皖、山、陕、冀等周边地区，兄弟省的公安干警也布下了铁壁合围之势。

让现场“说话”

2月11日12点50分，王明义厅长亲自赶往开封。

王厅长五十出头年纪，身材虽不及一般人高大，却颇具大将风度。在他瘦小的体内，蕴藏着用之不竭的精力，有时候年轻的下级都感到疲倦，他却仍然能夜以继日地工作，通宵达旦地思考。削瘦的脸上，浓黑的眉下，一双睛光四射的眸子摄人心魄。

这是一双精明的眼睛。在纷繁复杂的头绪中，它常常能穿透迷雾，洞悉其中的奥秘。这种穿透力，来自这双眼睛后面的头脑。

这是一双睿智的眼睛。任凭你老谋深算，任凭你包藏祸心，在这双眼睛的剖析下，最终都会剥去伪装，原形毕露。这种智慧，来自这双眼睛后面的头脑。

这是一副什么样的头脑啊！明察秋毫，思维敏捷，精于分析，脉络清晰，又饱含丰富的情感。

王明义干公安是半路出家，1994年11月才从周口地委书记任上调到省公安厅任厅长。在高手云集的公安战线，他很快赢得了信任和爱戴。

他的“秘诀”在于，不就公安论公安，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公安工作。他坚信，任何事物都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犯罪分子也“高明”了许多；但是，只要是与社会背道而驰，终将逃不脱灭亡的命运。这是辩

证法。时代前进了,社会发展了,科技进步了,公安工作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变化;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永远会立于不败之地。这也是辩证法。正义永远会战胜邪恶,这是自然法则。必须科学地调查研究,才能让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须科学地决策,正义才有战胜邪恶的力量。如果你脱离开事物发展的轨迹,就要走弯路,甚至失败。只要我们公安干警随着时代同步前进,随着社会一起发展,随着科技共同进步,认真分析研究在新情况下犯罪的规律,定能"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短短两年多的时间,他领导全省公安干警连破几个大案,震惊全省的许昌"6·7"系列案件,就是在他立足案发地、辐射全省乃至全国的"大刑侦"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成功侦破的。省委一位主要领导同志曾夸赞道:"公安厅长处理几件事非常漂亮。这说明,做过全面工作的同志,到某一工作部门当一把手是非常有好处的。"

王明义的善于思考、精于分析,在省内小有名气,有人背地里悄悄称他"王明白"。

汽车载着省公安厅长,像驰骋疆场的骏马,向开封疾驶。

"王明白"此时心中非常明白,自己肩上的担子是多么沉重。"2·10"案件已经震动了省委、省政府,震动了公安部。再过三天,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全国人代会和政协会召开的日子也屈指可数。案发当天省"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对迅速侦破这起特大案件予以部署。

省委书记李长春的话在他心中震响:"丢枪丢弹,后患无穷。它干扰了'两会',给北京增加了麻烦。这不仅是一起刑

事案件,而且是一起政治性案件。为了保证中原人民的安全,限三天破案!”

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对这起案件的批示在他心中回旋,李长春书记的批示是:“此案十分严重,要高度重视,全省各路口、机场、车站全部要严格把守,组织强大力量迅速侦破。”省长马忠臣的批示是:“省公安厅、开封市要抓紧时间组织侦破,追回被盗的枪支弹药,严防造成更大的危害。”省委副书记宋照肃的批示是:“组织精兵强将,限期侦破,侦破情况一天一报。”副省长李志斌的批示是:“开封市要集中力量从速破案,追回被盗枪支弹药。全国及省‘两会’即将召开,此案不破,隐患很大。务请省公安厅及开封市政府予以高度重视。”

汽车载着省公安厅长,像离弦的利箭,向开封奔驰。

“王明白”精密的大脑中,思绪如怒涛般翻腾:这是一伙什么样的对手?他们潜踪匿迹,躲在暗处。但既是犯罪行为,终有规律可循。必须经过周密的调查、科学的分析,让他们原形毕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要下赢这盘棋,没有科学的决策,终将一事无成。

随行的,是王厅长的几位得力助手——省公安厅办公室主任袁其法、副主任弋振立、刑侦处长雷兆民。60分钟的路程,飞驰的汽车成了临时紧急会议室。对得到的一些简单情况,几位智囊你一言我一语,认真分析着:

——究竟是开封本市人作案,还是流窜作案?从现有的情况分析,犯罪分子抢走了大量东西,有交通工具,人数较多;特别是那个保险柜,重达上百公斤,现场又不是十分偏僻。看来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大。即使是流窜作案,起码是长期在

开封居住。

——犯罪分子现在会到哪里去？一种可能是逃往外地；第二种可能是仍然隐藏在开封。他们抢的东西数量大，保险柜没有钥匙，必须得撬砸，看来第二种可能性大。

……

王明义认真谛听着，与他们一起细致讨论着。

此刻，他心中已经开始形成了一个思路：必须以车找人、以物找人。汽车和保险柜都是庞然大物，目标明显，好找！只要找到这两者中的一种，就能顺藤摸瓜。

科学的决策必须建立在科学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省公安厅长急于赶赴现场，他深知，现场会“说话”。

此刻，他的心比飞转的车轮更加急促。

滨河路射击俱乐部发案现场。

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是清晨 7 点 20 分接到报案的，几分钟之内有关人员便赶到现场。从那时起，现场勘查和调查访问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止。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赵开生始终钉在现场，他要“把现场吃透”。

射击俱乐部位于滨河路北侧，坐北向南，门前是人行道。进入正面的卷闸门是前厅，厅的西北角摆放着吧台，厅东北角是原来摆电视机的位置，现在，那台东芝牌电视机已经被劫。前厅北面有个小门，进去后是大厅，大厅再向北就是射击场了。在大厅的西南角有个小小房间，是值班室。里面靠南墙摆着个长沙发，是值班老师傅休息之处；沙发东侧就是原来摆放保险柜的位置。射击俱乐部东邻春雪浴池的煤场。

刑警支队刑科所副所长王健带领人马，兵分三路，分别勘

查中心现场、外围现场和俱乐部大门前的人行道。已经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了。

从遗留的痕迹看，犯罪嫌疑人用破坏钳剪断春雪浴池煤场铁门上的铁锁，进入外围现场。煤场西侧与俱乐部接界的墙边有座楼梯，犯罪分子沿楼梯攀上俱乐部围墙，翻入俱乐部射击场，进入大厅；当时值班的陈忠敬师傅正在前厅看电视，犯罪分子搭人梯从墙上空调机的缝隙向内窥视，惊动了陈忠敬；当陈开门察看时，被犯罪分子勒住，拖入值班室，后被犯罪分子用钝器击伤颅骨死亡。他们从陈忠敬身上搜出钥匙，打开卷闸门。可能当时四周还有人活动，犯罪分子未敢贸然行动，从射击场上搬了一张射击桌，蹬踩着，又从墙上翻了出去。待夜深人静，才打开卷闸门，将值班室内存放有十支枪、五千多发子弹的保险柜拖走，又抢走了前厅摆放的东芝牌电视机；前厅吧台的抽屉被翻了个底朝天，里面摆放的子弹样品及180多元零钱都被洗劫一空。

外围现场发现了22枚足迹，墙头上发现了攀登痕迹；中心现场的足迹已被犯罪分子用墙边的拖把清扫过；卷闸门外人行道的灰土上留有不少汽车轮胎的印痕。

为了进一步从现场遗留痕迹和死者身上寻找线索，11日下午，省公安厅刑科所的痕迹专家郑德才、法医室主任王天平，受省厅领导指派，赶赴现场。

56岁的郑德才从事公安工作已经37年，从1983年起致力于足迹步法的检验和研究，曾经拜内蒙古赤峰市著名的足迹专家马玉林为师。

足迹步法检验是一项变化多、难度高、风险大的工作。为了研究各种人的足迹特征，多年来，郑德才苦心搜集了两千多

枚不同人的足迹石膏模型。由于他在足迹检验上具有高深的造诣，为侦破多起重大疑难案件提供了可靠的依据。1995 年 7 月 3 日，在焦作市北孔庄村后公路旁一条水沟内发现了用塑料布包裹的左右两条人腿，这无疑是一起凶杀碎尸案。无名尸体案件的侦破，关键是首先查明尸源。焦作市公安局在调查本市及周围县 26 名失踪者过程中，发现有三人的失踪时间、年龄、身高等与现场检验分析一致。但这两条人腿没有特殊标记，经过十多天努力工作，仍然无法确定死者是谁。这时郑德才被接到焦作市公安局。他对尸块赤脚进行捺印样本。炎热的夏天，尸腿呈高度腐败状，部分软组织已经化为液体，腐败的气味刺激得人睁不开眼睛。郑德才却不顾这些，先后两次亲自对两个赤足进行清洗、擦干、涂抹油墨，拿着人腿在白纸上模仿行走动作，认真捺印了二十多枚赤脚印。然后，他又对各嫌疑对象的鞋内底污垢脚印痕、鞋帮内侧磨损痕与捺下的印痕一一认真比对检验，终于认定了三名嫌疑对象中的靳香花就是死者。焦作市公安局据此迅速开展侦破工作，五天后，已经外逃的凶手——死者的丈夫落入了法网。

十几年里，郑德才多次参加重、特大疑难案件的侦破，并连续参与攻克科研项目。他对足迹的检验，不但在全河南省，在全国也是名声在外。他曾多次立功受奖，1996 年被公安部授予“全国公安科技先进个人”称号。

开封发生特大抢枪杀人案，省公安厅领导命令郑德才赶赴现场。

郑德才一到，立即投入工作。他先复查一下现场，再看已经提取的足迹样本。

已经提取的 22 枚足迹，条件极差，有的仅留前掌一部分，

有的模糊不清，没有一枚完整的。他手持放大镜，运足了脑筋，利用拼接方法，先将22枚足迹分类。时钟嘀嗒，时光在紧张的工作中倏忽消逝，他的目光透过放大镜，始终没有离开那些足迹。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在漫漶不清的足迹印痕中，寻找出三种特征相同的足迹：一号足迹前掌花纹呈犬齿状；二号足迹前掌花纹为横直道，有五环图案；三号足迹前掌花纹的横直道特别细小。

22枚足迹是三人所留。

第二步工作，必须确认犯罪分子共有几人。

这是一项难度更大的工作。郑德才不惮辛苦，进一步勘查现场，细致入微地分析。在犯罪分子翻墙的墙根边，有一张射击桌，显然，这是犯罪分子攀登用过的。桌面上留着一块仅仅2平方厘米的足迹。郑德才在这2平方厘米的方寸之地检验分析，发现这就是一号足迹——这说明，"一号"进入了中心现场，是犯罪分子无疑；在小桌枨上也留有一块2平方厘米的足迹，经检验，是二号足迹——"二号"也进入了中心现场，是犯罪分子无疑。

中心现场被犯罪分子用拖把清扫过，几经勘查，未发现三号足迹在这里出现。但是明察秋毫的郑德才发现，在外围现场，有两枚三号足迹压在一号足迹上；还有两枚二号足迹压在三号足迹上——这充分说明，这三人是同时在此活动。既然"一号""二号"都曾进入过中心现场，确定为犯罪分子，"三号"与他们同时活动，也是犯罪分子无疑。

郑德才的汗水没有白流，几个小时的艰苦工作，为案件确定了一个重大情况——犯罪分子为三人作案。

但是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还需通过足迹为犯罪分子

“画像”——提供他们的年龄、体貌特征。这既要靠丰富的办案经验，又要具备高深的理论水平。

郑德才具备这些。

又是几个小时艰苦的工作，郑德才让三种足迹“说话”了——

“一号”，身高170—173厘米，年龄27岁左右，体态中等稍胖，走路姿势端正，行动利索；从鞋底印痕看，鞋九成新，是香港雅特路牌青年式单皮鞋，当地商场有售。

“二号”，身高172—175厘米，年龄二十六七岁，体态中等偏胖，走路姿势正常，该人身体素质应较好。

“三号”，身高171—177厘米，年龄约20—30岁，体态中等。

三名犯罪分子的年龄、体貌特征都渐渐显露；更重要的是，他们所穿的鞋，就是当地商场买的——这可以排除外地人流窜作案，基本确定犯罪分子为本地人；中心现场的痕迹被他们用拖把清扫过。这说明犯罪分子有反侦查能力，必定有过前科，是受过打击或负案在逃人员。

尽管犯罪分子作案后使出鬼蜮伎俩，深深地潜踪匿迹，我们的公安干警还是有绝招让他们露出真面目。

可是此时，犯罪分子的真面目还不够清晰，还要让他们彻底暴露。

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科所照相室主任于明，主要负责勘查射击俱乐部大门外人行道上的车轮印痕。轮印共有六枚，经过分类，发现是三种汽车所留。一种是报案人的汽车；第二种是南关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出现场的汽车；第三种，从

行走踪迹来看，在射击俱乐部门前有倒车痕迹，这符合现场情况——犯罪分子抢了保险柜后，是从卷闸门出去的；上百公斤重的保险柜，再加上电视机等物，必得有交通工具：装车，汽车必得倒到门前——这第三种汽车轮胎印，可以确定为犯罪分子的交通工具所留。

于明盯住了这轮胎印——量轮胎间距，量胎冠宽度……不是大型汽车，是“昌河”或“松花江”“长安”等微型面包汽车。

于明又请来了交警支队的同志，鉴定结果相同。

于明又找来了相同类型的汽车，装上几百公斤东西，做现场模拟试验。发现这类微型面包车在负重情况下所留轮胎印痕，与第三种轮胎印痕相同。

功夫不负苦心人，细致的勘查，为破案提供了又一个重要依据——犯罪分子使用的交通工具，是一种微型面包汽车。

与此同时，省公安厅刑科所法医室主任王天平，就地在射击俱乐部对死者进行解剖。务要查清死因、作案时间、作案工具等重要因素。

王法医先从尸体表面检查。死者满是鲜血的嘴里，含有一块硬馒头，还未来得及咀嚼；左颈部有几处锐器造成的威逼伤痕，很轻，估计是凶手用刀等威逼所致；死者头上被类圆型钝器（如榔头等凶器）打击两次，造成右额上角发际处和发际上两处表皮挫裂伤，创伤深达颅骨，部分颅骨暴露。死者身上无其他特别的创伤。

剥开头皮探查死因，与表皮创伤对应部分，形成两处颅骨凹陷，颞骨放射状骨折，一直延伸到颅底。但这两处创伤并未伤及大脑和大血管，不应是致命伤。现场地上、被子上却有大

量鲜血，估计有两千毫升之多。以此情况分析，死因应该是，被害人头部遭受钝器打击，昏死过去。迁延几个小时，因没有得到及时救治，出血过多，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

解剖发现，死者胃内的馍，外表湿润，里面却还没有泡透；吃下的炒莲菜还是成型的，没来得及消化。看来是在进食过程中遭受突然袭击的。

调查俱乐部经理王大卫，得到这样一个情况：陈忠敬是个孤老头，没家也没子女。白天在一家幼儿园当厨师，晚上到射击俱乐部值夜班。值班室里有炊具，老人就在这里做饭吃（现场炊具里还遗留着未吃完的馍和炒莲菜）。2 月 10 日晚上 19 点，陈老头来值班，王大卫临走时问了句："你吃饭了吗？"老人说："还没吃呢。"

这样看来，老人遭突然袭击的时间，大致应定在 2 月 10 日 19 点以后。

根据尸温、尸僵、尸斑等综合分析，死亡时间应在 2 月 10 日深夜 23 点左右。

造成脖子上威逼伤的菜刀，是值班室内的；而造成被害人颅骨破裂的钝器，如榔头之类，现场没有找到，据射击俱乐部经理王大卫讲，俱乐部里没有这类东西。

与现场勘查同步，对社会面的调查访问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王明义厅长急需要情况！

一直在王厅长身边工作的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指挥中心主任刘凤山，对厅长十分熟悉。厅长善于迅速地思索、科学地分析。但是思索和分析，都需要掌握大量扎实的材料。

2月11日晚20点，王明义厅长紧急召开案情汇报分析会。省公安厅副厅长王济晟和省公安厅、开封市委、市政府、公安局的领导同志，听取了现场勘查人员、法医、社会面调查人员的汇报。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章、许大刚和刑侦支队长张天增，首先汇报现场初步勘查的情况。

王明义左手支颐，右手把玩着一支铅笔，表情严肃，浓眉紧锁。

随着办案人员的汇报，现场的点点滴滴都显现在王明义的大脑中，清晰地组成了这样的情景：

2月10日（农历丁丑年大年初四）晚19点，陈忠敬老人来到射击俱乐部值班。经理王大卫临走时问了句："你吃饭了吗?"老人回答："还没吃呢。"（究竟是王大卫离去后就开始做饭、吃饭，还是过了几个小时才吃饭?）待王大卫走后，他拉下卷闸门，锁好。

入夜，一辆微型面包车开到滨河路。三条人影窜下车来。这是三名男青年，年龄在二十三四到二十六七之间；身材中等偏高，体格魁梧，身体素质较好，行动敏捷，平时喜欢玩枪。极可能是开封市人。

三人径直来到射击俱乐部东邻的春雪浴池煤场（肯定多次踩过点，对现场情况相当熟悉），用随身携带的破坏钳（随身携带!）剪断大铁门上的铁锁，进了煤场。从西侧与射击俱乐部相隔的墙边，登上楼梯，攀上俱乐部的墙，翻入俱乐部。进入大厅后，一名犯罪分子攀上别人的肩头，从墙上空调机的缝隙中向内窥视，发现值班的老人正在前厅边看电视边吃饭。当这名歹徒从肩上溜下来时，惊动了值班老人。老人开门察看，被三名犯罪分子勒住脖子，拖入值班室。犯罪分子就地取

材，拿起屋内一把菜刀，架在老人脖子上，威逼老人交出保险柜钥匙（目的很明确，就是冲保险柜中的枪支弹药来的）。老人没有钥匙，凶狠的歹徒掣出随身携带的榔头（又是随身携带！）朝老人头上猛砸两下，老人嘴里带着一块未嚼完的馒头，满脸鲜血地倒在地上。三名歹徒从老人身上翻出卷闸门的钥匙，顺手扯过沙发上的被子，蒙在老人身上。

三名歹徒找不到保险柜钥匙，并不罢休，索性将藏满枪支弹药的保险柜搬到卷闸门边。看到前厅的吧台上还摆放着许多子弹样品，一并掠走；并将吧台的抽屉翻了个乱七八糟（目的还是寻找子弹），顺手牵羊地掠走了抽屉里的 180 多元零钱（连一百多元钱都不放过！）。可是被害老人腕上的手表和衣兜里的钱却没有丢失。三人又将前厅摆着的东芝牌电视机也搬到卷闸门边。用搜得的钥匙开了卷闸门的锁，准备逃走。

大概此时夜还不够深，周围还有人活动（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他们未敢贸然行动。搬了一张射击桌，蹬踩着，又从东墙上翻了出去。不知过了多久，待夜深人静，他们将微型面包车开过来，倒车靠近了俱乐部大门。三人打开已经开锁的卷闸门，合力将巨大的保险柜、电视机搬上汽车。临走，他们并没有忘记消灭痕迹，拿起墙边的拖把将大厅地上杂乱的脚印清扫干净（很有经验，肯定是老手！），然后开车逃跑了。

被害的陈忠敬老人昏死在地上，额头上的血流个不停，几小时过去，他渐渐停止了呼吸，僵死在地上……

犯罪分子抢走了保险柜，但他们的目的是里面的枪支弹药。况且开着微型面包车，带着那么巨大的保险柜，也极容易被人发现。他们找了个隐秘处隐藏起来，想办法撬砸开保险柜（不是件容易事！），取出枪支弹药。

……

经过紧张思考，现场情况得到条分缕析：

第一，三人结伙作案；极可能是开封本市人。作案人的年龄和体貌特征。

第二，作案动机十分明显，就是抢劫枪支弹药。至于抢劫这么大数量的枪支弹药，下一步的目的是什么？很有可能是报复社会，报复我公安干警。

第三，是预谋作案，曾多次踩过点，对现场情况相当熟悉，知道枪支弹药藏在保险柜里，了解现场的进出口，对俱乐部内部值班情况掌握彻底。随身携带作案工具。

第四，犯罪分子犯有前科，或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或负案在逃，具有反侦查意识。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第五，具备作案的交通工具，是一辆“昌河”“松花江”或“长安”微型面包汽车。

……

社会面调查组的同志也提供了几条线索：

——据俱乐部经理王大卫反映，2 月 10 下午有四男一女，来到俱乐部。五人年龄都在 25 至 30 岁之间，用各种枪进行射击，五个人每人只打了四发子弹。其中一人对枪的性能特别关心，名字好像叫“小五”；还有一人以找厕所为由，到存放枪柜的值班室窥视。

——据俱乐部东邻单位的值班人员反映，2 月 11 日凌晨 1 点多钟，曾听到射击俱乐部的卷闸门开启的声音。

——调查保险柜的生产厂家鼓楼钣焊厂，施工人员反映，保险柜是 1995 年俱乐部定做的，因为只要一台，没有图纸。柜是绿色，高约1.5 米，宽约1.2 米，厚约0.8 米，用 40 毫米的

三角铁扎框，两侧焊双层铁皮，内注水泥、石子；前门为3毫米铁皮，单开门，门锁是上海产品，密码锁是浙江产；四边无提环；重约250公斤。当时送货到俱乐部时，六个人才搬得动。

……

"嗯，有价值！但是还存在诸多疑问，有些关键问题需要进一步搞清。"王厅长边听边想。

短暂的沉默，会场上立时像开了锅，参加会议的省、市两级公安机关的领导和办案人员，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

"既然是死者身上手表和钱财完好无缺，那么犯罪分子为什么要将吧台内的180多元零钱掠走？"

"对，"王厅长想，"这是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同志发言，"威逼老头主要是为了要保险柜钥匙，这也说明他们作案的目的是枪支和弹药，而不是图财害命。"

"不错，确实是这样。"王厅长想，他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

"那为什么又掠走了吧台中一百多元零钱呢？"另一位同志提出疑问。

又是一阵沉默。有人谈了这样一个见解："这说明，某个犯罪分子有过盗窃行为。爱偷东西的人，很难改掉积习——这不是很常见的事吗？他在翻吧台时，见到零钱，手痒起来，所谓'顺手牵羊'。"

王厅长赞赏地看了发言人一眼，心里想："好！这话说得在理。这也说明犯罪分子有前科。"他手中的笔又落在本子上。

"还有一个问题，他们第一次进俱乐部是翻墙而入，这是不得已；那么在拿到了卷闸门钥匙后，为什么不从大门出去，

又一次翻墙而出?"

"是的,这的确是个问题。"王厅长想。

"我有这样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一同志谈,"犯罪分子之所以要再次翻墙,估计有这么几个因素的制约:一是外面没有人接应;二是没有接应的运输工具,也许运输工具停放点距大门太远;三是作案时间较早,在大门口搬动那样巨大的保险柜,恐怕被人发现;四是,犯罪分子作案的动机是抢枪,而不是抢保险柜,可是没有找到保险柜的钥匙。此情之下,可能发生犹豫——那么大的保险柜,咋办?可不搬保险柜,又达不到抢枪的目的。也可能他们翻墙出去,是再一次策划。"

"好,有见地!"王厅长在笔记本上又记下了一笔。

"有个最大的问题:犯罪分子究竟是几人?根据现场勘查,确认为三人作案,但保险柜厂家却说,柜子重达250公斤,要六人才抬得动;何况还装满了枪支弹药,这该怎么解释?"有人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

会场上刹时沉寂了。

"是啊,这是个问题。"王厅长炯炯的目光扫视着大家。

莫非勘查有误?不,省、市两级刑侦技术人员都作出了"三人作案"的结论。不过,保险柜究竟多大体积?可能其中有出入。保险柜厂家回忆说,柜子高1.5米,宽1.2米,厚0.8米;而开封市刑科所的同志反映,根据现场保险柜遗留的痕迹,柜子高只有1.27米,宽0.9米,厚0.47米。

这个问题只有暂时存疑。但究竟几人作案,必须搞清。王厅长在笔记本上重重地记下了一笔。

又有人提问:"值班老人是在进食过程中遇害的,这点已经现场勘查证实。老人究竟何时进食?这个问题牵涉到作案

时间。”

“是的,”王厅长想,“这个问题要搞清。”

“还有一点,犯罪分子抢劫枪支子弹,目的究竟要干什么?是单纯拿出去卖钱?还是要作更大的案,譬如抢劫银行?抑或是要报复社会、报复公安干警?”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在排查犯罪嫌疑人时,要把‘具有报复社会、报复公安干警的心理’作为一条。”王厅长想。

……

会场上的气氛紧张严肃,这起特大案件,无论从作案动机、犯罪后果、作案时机,都给公安机关提出了相当大的难题。每个参加会议的人员,都感到心上沉甸甸的分量。

王明义厅长发言了,他向全体办案人员提出要求:

第一,根据以上犯罪嫌疑人的年龄、体貌特征、犯罪手段及有前科的情况,列出详细排查提纲,加紧对社会面的调查。

第二,对开封全市的微型面包车,必须一查到底,以车找人。

第三,全省和开封市继续设卡堵截,严格盘查来往车辆、人员。

第四,对射击俱乐部工作人员的调查访问要加速进行,以发现更多线索;对2月10日来打靶的那伙年轻人,特别是那个“小五”,要彻底查清。

第五,认真调查知情人,务要弄清值班人员陈忠敬有无吃夜食的习惯。

第六,宣传和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

……

根据省厅领导的指示,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王旭升很快作

出了部署：

第一，以射击俱乐部为重点，组织服务人员认真回忆近十天来到俱乐部打靶人员的情况，并模拟画像。第二，由李同喜副局长负责查清案发当天和案发后全市所有微型面包汽车的活动情况，必须定位定点定方向，不漏一车一人。第三，迅速排查全市20—30岁之间，平时喜欢舞刀弄枪，特别是那些有劣迹受过公安机关打击、扬言要报复社会的人，以及案发当日及案发后突然去向不明的人。第四，由防暴支队长和治安科长负责，会同五区，对全市所有大小宾馆、客栈进行一次彻底清查，重点查清案发之前或当日来汴留宿人员的姓名、籍贯、职业等基本情况。

严密细致的部署，紧张有序的工作。此刻，对手使出鬼蜮伎俩，潜踪匿迹了；我方必须深入调查研究，科学分析部署，才能拨开迷雾，露出庐山真面目。

夜色浓黑，指挥部会议室里灯火通明，通宵达旦。

天罗地网铺天而设

与此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当天晚上，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王旭升发表电视讲话，适当公布案情，号召全市人民对嫌疑车辆和人员进行举报，打一场围剿犯罪分子的人民战争。

——开封市“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后，要求各区居委会以上干部立即停止休假，返回工作岗位，深入街道宣传，组织群众开展摸查工作；各党政企业等单位的科级以上干部也停止了休假，回单位组织清查。根据犯罪嫌疑人特征列出的排查提纲，很快发到干警以及各级干部手中。两天内，整个开封市出动各级党政干部、政法干警、内保干部、经济民警、治保人员近二十万人次，以歌厅、舞厅、咖啡屋、旅店、饭店、宾馆、游艺室、公路沿线的路边店、废窑场、涵洞、建筑工地、出租房、流动人员、暂住人口为重点，一道街一道街地查，一栋楼一栋楼地排，一户一户地问。不让犯罪分子有任何藏身之地。

群众纷纷向公安机关举报可疑线索，他们之中，有干部，有职工，有农民，有个体出租车司机。有的直接找到指挥部，有的深夜打电话，有的找到派出所民警。两三天内，五千多条线索通过群众反映到办案人员手中。

——侦查员们根据射击俱乐部六名工作人员的回忆，对近期经常到俱乐部打靶的人员进行了模拟画像。

公安干警对全市微型面包车一一查证，每辆车都定位、定

点、定方向、定人。三千多辆车,一辆一辆地查过来,却没发现可疑线索。

现场排查组围绕射击俱乐部提供的"2 月 10 日下午有五名年轻人到俱乐部打靶,其中一人好像叫'小五'"的线索,重点查这个"小五"。

"小五"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名叫"小五",二是排行老五,三是姓"武"。排查组在全市,把所有名字与"小五"有关、排行第五或姓"武"的人,一个一个查了个遍。说起来使人难以相信,这工作量大得惊人。但是我们的公安干警不畏艰难,硬是挨个排查过来。遗憾的是,一组组侦查员怏怏而归——在这些人里,竟没有一个是来过射击俱乐部的"小五"。

"小五"这条线索断了。

不断又有新线索出现。

一条线索是,有人反映王大卫夫妻关系不和,闹离婚,其妻曾找了几个年轻人打过王。

另一条线索是,有群众反映,某日几个人喝酒,其中一人对酒友说:"你有没有胆量,我卖给你一两支冲锋枪!"

第三条线索,11 日下午,有人看到一辆白色微型面包车从市第三人民医院门口由西向东开,这里距发案现场只有一公里左右。隔着汽车的玻璃窗,看到车里躺着个绿色保险柜。

第四条线索,市交警大队一位民警反映,1996 年 8 月,在距俱乐部不远的农机岗附近发生一起抢劫出租车案件,作案人曾扬言要抢俱乐部的枪。

第五条线索是射击俱乐部经理王大卫回忆起来的:大约两三个月前,一个年轻人开着辆车牌号是"豫 O—B2171"的

昌河微型面包车，拉着另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俱乐部。那陌生人向他提出要买枪买子弹。王大卫拒绝了："我们俱乐部的枪不卖。"今年2月5日，也就是春节前夕，这两人又来了，那陌生人还是要求买枪买子弹，王再次拒绝。王大卫回忆道："好像这两个人平时常来俱乐部打靶。"

……

不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线索，查！调查组人员以最快的速度对这四条线索一一查证。

第一条排除了；

第二条，经查，是几个酒友喝多了瞎吹牛，也排除了；

第三条经查证，是银行的运钞车；

第四条线索很有价值，可惜抢劫出租车的案件久侦未破，犯罪分子潜逃已久；

第五条线索却有了可喜的突破。

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田迁运向指挥部汇报："豫O—B2171"昌河面包车是本市顺河公安分局车队的汽车，司机李海燕，是分局临时借用的工人。但是春节期间，李海燕开车送人去了外地，至今未归。

指挥部的领导们命令，立即对李海燕和这辆"豫O—B2171"车进行调查。

……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2月11日案发后的几个小时内同步进行的。开封市五区五县三千多名干警，紧张有序地工作着，以大海捞针的精神，务要将凶残的对手寻觅出来。

他符合作案人的特征

2月11日早晨8点10分，开封市郊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卞利民接到传呼："本市发生特大抢枪杀人案！"他马上与战友们一道，投入侦破"2·10"大案的行动之中。

听到指挥中心案情通报中关于犯罪分子特征的介绍，他心中不禁一动：

——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有前科，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或负案在逃；

——有报复公安干警的心理；

——爱玩枪；

——会开车，作案时的运输工具是微型面包车……

一个熟悉的名字"呼"地跳入了他的脑海："侯八！"

卞利民从警校毕业后，在郊区公安分局一干就是好几年。这里是城乡结合部，一些犯罪分子常常将黑手伸向这里。当刑警的，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犯过"事"的人，都相当熟悉：哪些人专"吃"哪一路，自己得心中有数。有时出现了诈骗案，他总能估计出可能是谁"做的活"；溜门撬锁的是哪几个人，专"吃"哪一片……他心中都有一本账。这是一种本领，也是一种责任感。

在他心中那本"账"上，有一个使他时时警惕的名字：侯八。这人今年才25岁，住本市东郊沙岗寺八队。因有劣迹，被工厂开除，从此就没有正当职业，可又十分有钱。20岁那

年就因盗窃被判刑两年。他本名侯隽，因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八而得名。

这个人绝对够得上“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在他那一片是出了名的。有人不知情，与他哥发生矛盾，别人劝那人：“不敢招惹他，那是侯八的哥！”侯八自己也口吐狂言：“公安局不可能活着抓住我！”

这个侯八最爱玩枪，身上常常带着左轮手枪；不知他从哪儿弄来了警服，常常穿着招摇过市。

去年在市公安局家属楼下，大白天摩托车被盗，破案后发现就是这个侯八所为。他专“吃”熟人，借人家的车，偷配钥匙，然后盗车。

卞利民参与了这起案件的侦破，破案后提取了侯八的两张彩色照片，一直放在身上。

1996年10月18日晚，郑州市一辆红色桑塔纳出租车，在郑州市区拉了两个男青年。车开到开封市李庄北，司机突然从后视镜里发现，有一人悄悄掏出了左轮手枪。一惊之下，他机警地猛踩刹车，“砰”的一声，子弹打偏了。另一人勒住司机的脖子，司机被迫下了车。两人抢了出租车，逃跑了。司机马上打“110”报警。

接到报案，卞利民立即赶赴现场。听了被害司机的叙述，小卞心中的“账本”上又出现了“侯八”。他当即将侯八的照片提供给司机。“就是他，开枪的就是这小子！”司机惊呼。

卞利民组织大量警力侦破，得知与侯八一起抢劫出租车的人叫苗新伟，是侯八的“铁哥们儿”。但此时两人俱已逃匿，一直未能抓获归案。

侯八在外藏匿一段时间，在郑州市租了房屋；后来又潜回

开封。但他不敢回家,躲到开封县朱仙镇,赁房居住。卞利民得到消息,带人去抓捕,侯八已经闻讯逃跑。

几个月来,卞利民从未放松对侯八的搜捕;侯八也知道早晚会栽在小卞手里,对别人说:“卞利民这小子不放过我!”他让人给小卞捎话:“我给你几万块钱,把这事平了算了。要不,我杀你全家!”

卞利民义正辞严地对来人说:“给侯隽捎话回去:要想了结这事,只有投案自首,把抢劫的汽车开回来。否则我没完!”

侯八知道卞利民不会放过他,曾几次偷偷潜到卞利民家察看地形,打算杀小卞全家。

卞利民深知这个人是个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狂徒,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向分局领导汇报:“如果我被害,肯定是侯八干的,千万不能放过他!”每当卞利民在分局值夜班,便嘱咐妻子和女儿:“去表姐家住吧。”他不敢告诉家里,怕她们担心,但自己却不顾安危,时时准备与这个凶残的侯八较量一场。

春节前,卞利民得知,侯八不知从哪儿弄了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车号是“豫 B—01085”。他通知各交通岗台:只要发现这个车牌号的白色昌河面包车,坚决扣车。

现在听到“2·10”案件犯罪嫌疑人的情况,卞利民马上想到了侯八。他不敢稍有迟疑,立即将情况汇报给分局领导。局长、政委都很重视,命他进一步查证。小卞带人赶赴东郊沙岗寺村,通过关系了解侯隽春节期间的活动,得知一个重要情况:春节前侯隽曾四处活动,设法买枪买子弹。他还随身携带过一支“五四”式手枪和一把左轮手枪。

分局领导当即带领卞利民,直接赶往“2·10”案件破案指

挥部。

此刻，破案指挥部的案情分析会正在通宵达旦地进行。

会议室里一片静谧，只有卞利民的声音在人们心头震响·

——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

——有前科，受过公安机关的打击，负案在逃；

——有报复公安干警的心理；

——爱玩枪，有“五四”式手枪和左轮手枪，并急于买枪买子弹；

——会开车，开着一辆昌河牌微型面包车；

——年龄、体貌特征；

——结伙；

——在外赁房居住，有藏身处；

……

人人心里都在掂量这条信息的分量。

王明义厅长目光炯炯地盯视着小卞，极其专注地谛听。当小卞掏出时刻不离身的侯隽的照片时，他伸手接了过来。

这是两张彩色生活照。一张显然是坐在某宾馆的房间里；另一张的背景是一辆郑州市牌照的红色夏利汽车。

“马上派人查：一，这是哪个宾馆；二，按照牌照，查这辆汽车，看与侯隽有什么关系。”王厅长言简意赅地作指示。

闻风而动，有关办案人员遵照王厅长的指示，立即出动调查。

将侯隽的照片交射击俱乐部工作人员辨认，六人众口一词地说，这人多次到俱乐部打过靶；经理王大卫说，这就是两次向他买枪的人。

在同一时刻，另一条线索也在出现。

2月11日晚，根据破案指挥部的命令，开封全市正在进行大排查。按照排查提纲，携着模拟画像，逐户、逐人调查。顺河公安分局工业派出所司机田金亮，随副分局长徐靖，查到市第一木器厂家属楼。

“同志，请问昨天夜里您家里都谁在？半夜听到马路对面的射击俱乐部有什么动静没有？……”

徐副局长按照排查提纲一一发问。最后，他拿出一张模拟画像。这是根据射击俱乐部六名工作人员提供的近期经常到俱乐部打靶人员画的。

这家人围着模拟画像看了半天，摇摇头：“没见过。”

田金亮扫了一眼画像，心中“砰”地一跳。他接过画像，细细地端详起来。

“徐副局长，”走出大门，田金亮悄悄将徐靖拉过一边，“我咋看这画像眼熟，挺像一个人！”

“像谁？”徐副局长停住了脚步。

“侯隽。”

说起来是1996年的事了。有一天，顺河公安分局司机李海燕带着个人来找田金亮：

“他叫侯隽，”李海燕介绍道：“想开个录像厅，需要局里办治安场所证。你帮忙给办一下吧。”

田金亮一看是熟人介绍来的，就给办了。侯隽还说：

“往后您得多照应点！”

就这样认识了侯隽。后来听李海燕说：“这孩儿可孬！”可是有人却知道他俩的关系不错。

现在看到这张模拟画像，田金亮咋看咋觉得有点像。

徐靖副局长不敢迟疑，马上带着田金亮赶往破案指挥部汇报。

在同一时刻，又有一条线索出现。

在汇报案情时，曾反映过一个情况：射击俱乐部经理王大卫回忆道，一个年轻人开着辆车牌号是“豫O—B2171”的昌河微型面包车，拉着另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来俱乐部。那陌生人两次向他提出要买枪买子弹，第二次就在春节前的2月5日，均被王大卫拒绝。据王大卫讲，这两个人平时常来俱乐部打靶。经查，“豫O—B2171”昌河面包车是本市顺河公安分局车队的汽车，司机李海燕，是分局临时借用的工人。但是春节期间，李海燕开车送人去了外地。

现在李海燕已经返回开封，立即被控制起来。开头他支吾其词，后来不得不交待，那个两次坐他的“豫O—B2171”昌河面包车，到俱乐部要求买枪买子弹的人，名叫侯隽。

这一线索也即刻被反映到破案指挥部。

……

对重点线索咬定不放松

东方已经露出了鱼肚白，王明义厅长和王济晟副厅长几乎彻夜未眠。人们劝说他们稍事休息。

回到驻地，王明义厅长无法入睡。他索性披衣起床，来到王济晟副厅长的房间，商量12日召开商丘、郑州、新乡、安阳、洛阳、濮阳、许昌、漯河、周口等十地、市侦破协作会议。王厅长命随行的省公安厅刑侦处副处长赵开生：

"一上班马上联系以上十地、市公安局，叫他们各派一名熟悉各地枪案情况的负责人赴会。"

他又谆谆叮嘱赵开生："千万记住，天亮后安排人找王大卫，专门核实一个情况：死者陈忠敬是否有吃夜食的习惯？晚上有没有人到值班室找他聊天的习惯？陈有没有晚上找人下棋的爱好？"

天光破晓。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2月12日，省委领导要求三天破案，已经过去一天；期限越来越近了。

昨天夜以继日地工作，刚刚休息不过一两个小时，王明义厅长仍是精神奕奕，毫无倦容。天一亮，他又继续听取案情汇报。

从昨晚到今晨，几条重大线索都围绕侯隽展开。王厅长和开封市副市长梁铁虎、市公安局长王旭升等，不断发出指

令:

第一,迅速对侯隽发通缉令;

第二,命郑州市公安局对侯隽在郑的住处进行监视;

第三,紧紧围绕侯隽、苗新伟二人的亲属、朋友开展调查、控制,对重点知情人要进行搜查,以获取更充分的物证,挖掘出侯、苗二人潜藏的地址;

第四,由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和卞利民负责,尽快查清侯隽未婚妻在开封县朱仙镇的住址;

第五,各县、区的卡点,要严密控制出市出县路口,一旦发现"豫B—01085"白色昌河面包车,连人带车立即扣留;

第六,鉴于犯罪分子携带有真枪实弹,各卡点要配武警和防暴警,要配备枪支,务必提高警惕,防止犯罪分子拒捕行凶;

第七,命省公安厅通知各地、市公安机关,协查"豫B—01085"白色昌河面包车。

……

一项项指令接二连三地发出,一路路人马奔赴各地。很快,围绕着侯隽,一条条线索被反映到破案指挥部。

经过艰苦的调查,卞利民又得到两个情况:听说侯隽在开封县朱仙镇谈了个对象,好像叫"孙红",曾在化工技校读过书。1996 年 6 月跟侯隽办了结婚登记,还没举行仪式。她的户口已经迁到市郊沙岗寺。

还听人讲,侯隽曾放出话来,他已经"将苗新伟的'活'做了"。这是一句地方土语,"活"做了,就是将人杀了。

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汇报,侯隽的未婚妻不叫"孙红",而叫"张小红",住开封县朱仙镇宋砦村。张小红曾在开封市西郊的"亚细亚实业公司"干过,后来又在东郊商场租柜

台卖化妆品。农历正月初二(2 月 8 日)半夜,侯隽开一辆白色昌河车,拉着张小红一起回朱仙镇张的娘家送年礼,进院大约十来分钟,两人又开车走了。张小红的妹妹张小霞已结婚,住开封县朱仙镇。调查张小霞,她说,白色昌河面包车是侯隽二哥私人用车。

……

这时,又一条重大线索反映到破案指挥部。顺河公安分局铁塔派出所民警马杰在排查中,捕捉到一个相当有价值的信息:正月初五(2 月 11 日)凌晨两点左右,出租车司机张立新在射击俱乐部西侧绿岛歌舞厅门前等客,见三个人从东向西朝俱乐部走来。张立新以为他们要乘车,便开车迎了过去。到跟前才发现有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停在路旁。一见人家有车,张立新便开车离去了。他扫了一眼那辆昌河车的车牌号:“豫 B”,显然是开封市的车;后边几个数字,一扫之间,似乎是“01058”:

“噫,人家这车号咋恁好哩——‘动一动我发’!”

破案指挥部听到这一线索,都很兴奋。前据反映,侯隽的白色昌河面包车车牌号是“豫 B—01085”;这条线索反映的是“豫 B—01058”,相当接近。而且时间、地点、人数、车型都吻合。

查!以车找人,是明智的决策。

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同喜受命专门调查这两个车牌号。

中午 12 点 15 分,王明义厅长还在等待结果。李副局长赶来汇报。经调查,“豫 B - 01058”车牌,是市公路段一辆“213 切诺基”车上的,1995 年上牌照;2 月 10 日案发当晚,该

车与车牌一直在单位车库内，可以排除。而“豫B－01085”牌号，原是开封建筑材料总公司下属水泥厂的一辆月白色旧上海车上的，因无审验，1997年1月10日已经被监理部门宣布报废。这辆旧上海车几经转卖，最后易手，是一个叫张绍岭的人用一辆摩托车换来的。询问这个张绍岭，他说，一个月前将车牌和行车证借给了郊区曹门沙岗寺的小冬。

小冬何许人也？经调查发现，此人名叫张纪冬，与侯隽同住一地，两人关系相当密切。可是“2·10”案发前，此人与侯隽都已失踪。

……

王明义厅长听了汇报后，侃侃谈他的思路：

“工作进行到了这一步，重点已经较为突出，捕捉线索较好，但仍要加快速度，要体现个‘快’字。下步工作要从五个方面去开展：第一，对重点线索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抓住不放。要有挖地三尺的韧劲和毅力，以地毯式的方法进行排查。网要撒大些。既要集中发现线索，开展缜密侦查，又要撒大网，以免贻误战机。有人说这是‘用高射炮打蚊子’，我看，能打下蚊子来，浪费一两发炮弹也未尝不可！

“第二，要多种手段并用，多部门配合。

“第三，对重点嫌疑人周围要严格布控。对其住宅和尚未公开的住处、有没有电话等，要摸排出来进行控制。

“第四，对苗新伟这个人不要麻痹。苗新伟长期未露面，有人反映，侯隽已经将苗的‘活’做了。不能轻易相信。大家想想，苗与侯的关系绝不一般，他俩就是那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关系；几个月前俩人还结伙持枪抢劫出租车，不可能这么快就反目为仇。这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嘛！这里面似

乎有某种冥冥之合——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依我的看法,对苗新伟,宁可信其活,不可信其死,仍要纳入视线。要对苗新伟发通缉令。

"第五,对侯隽的亲属,条件好的要讲明危害,要通过做工作观察他们有没有反常,必要时可适当施加一些压力,直接进案。"

王厅长的一席话,使在场的各级领导和办案人员心头一亮,好像障眼的迷雾顿时消散。他们重鼓精神,按照厅长"对重点线索要咬定不放松"的指示,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现在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

侦查员们经过细密调查，控制了苗新伟的姘头邢玲玲。从她嘴里得知，苗新伟果然还活着，蛰伏在开封县杏花营乡。干警迅速出动，将他一举擒获。

苗新伟交待，曾和侯隽一起到射击俱乐部踩过点，但他并没参与作案；对侯隽的潜藏地址也一无所知。

……

又是一个上午的紧张工作。中午，人们再三劝王明义厅长休息一会儿。从案发至今，他只睡了两三个小时，毕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跟随在王厅长身边的省公安厅办公室副主任、指挥中心主任刘凤山，最了解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风。明义厅长作为一个指挥员，一向主张“靠前指挥”。他认为指挥员亲临第一线，便于掌握整个侦查进展情况，能及时了解各种线索，经简短的分析研究，就可以及时拍板，避免许多中间环节。这对捕捉战机、及时采取紧急措施非常必要。

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这次侦破“2·10”案件，除了赴省开会，他始终不离第一线，已经连续工作近30个小时了。

现在，无论如何也得让他休息休息。

刘凤山见王厅长躺在床上，心里感到一丝宽慰。他在外间屋轻手轻脚地上了床，自己也得小睡片刻——确实疲倦！

其实，王厅长哪里睡得着啊！他头脑中不断出现一条条

线索，反复映现出侯隽的名字……

刘凤山正朦胧入睡，突然听到急促的呼声：

“凤山！ 凤山！”

他一骨碌爬起身来，懵懂之中，只见王厅长只穿件汗衫，连鞋都没穿，站在他床前。

“不中！”王厅长用急迫的口气说，“现在到需要下决心的时候了！”

他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看得出来，他正在思考一个重大决策。

不由分说，王厅长拉起刘凤山，赶往破案指挥部，并命立即通知开封市公安局王旭升局长等有关人员，有紧急情况研究。

“现在我决定，”王厅长犀利的目光扫视整个会场，表情非常严肃，“侯隽为‘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抓捕。”

会议制定了三项抓捕方案。参战干警紧急行动，一一实施。

第一套方案由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文章负责，组织精兵强将，对侯隽实施诱捕。他们密取了侯隽的传呼机号码，由知情人呼叫，诱他上钩。但这个侯隽实在狡猾，多次传呼，他就是不复机。诱捕未成功。

第二套方案由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崔保连负责，传讯侯隽的七名亲属和知情人。但也未能发现侯的下落。

第三套方案，定于2月13日在全市进行总动员，组织20万人进行地毯式的大清查，挖地三尺也务要抓获这个凶残的家伙。

军令如山倒

军令如山倒。指挥部的命令即时变成几千干警的行动。现在，只待摸清侯隽的潜址，就可将其一网打尽。

查潜址的重任，落在了开封县公安局的肩上。

在此之前，2 月 11 日深夜 23 点左右，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和指挥中心主任陈洪杰，正在赵坟卡点督查设卡堵截情况，突然接到破案指挥部的命令：重大犯罪嫌疑人侯隽的妻子孙红，可能是朱仙镇人，要求尽快查明情况。

文局长驱车二十余公里，赶往朱仙镇。他一面赶路，一面先用电话向朱仙镇派出所通报了情况。

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马上带领内勤民警季立新等，翻查户口迁移证底卡。发现外迁人员中并没有叫"孙红"的，只有一个"张小红"，是朱仙镇宋砦村人，1996 年 9 月因结婚，户口迁至开封市东郊曹门村沙岗寺，申请办理人就是侯隽。

所长靳学飞一秒钟也不敢迟疑，电话立刻打到了正在途中的文局长手里。

正是这个侯隽！这就是要查的重大犯罪嫌疑人！

文局长一面向指挥部汇报，一面沿途调集警力。待赶到朱仙镇，已调集了十多名干警。

12 日凌晨 1 点 30 分，他们赶到朱仙镇宋砦村，将张小红的娘家团团包围，务要抓捕侯隽。但是在这里，并没有发现侯隽和张小红。问清有关情况后，文局长当机立断，凌晨 3 时，

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由张小红的母亲引路，去张小红曾经工作过的"亚细亚实业公司"找经理郭连杰；另一路带张小红的妹妹张小霞，去开封市东郊沙岗寺张小红的家。可惜的是，两路人马都一无所获。

这个侯隽肯定与张小红在一起，必须查清这两人的下落。

暗夜里的鬼蜮伎俩

侯隽确实与张小红在一起，还有他的两个“哥儿们”——张纪冬、李锐。

此刻，这几个魑魅魍魉正龟缩在一个阴暗的巢穴里，谋划着他们的去路。

侯隽显然是他们的首领。他今年25岁，家住开封市曹门村沙岗寺八队。从20岁那年起，就因盗窃被判过刑。他有工作不好好做，被单位开除，在社会上浪荡。对他来说，“钱”和“枪”，是他的命根子。有了钱，他可以花天酒地，无所不为；而要有钱，必须有枪。

别看他年纪不大，可手狠心黑，啥事都干得出来。1996年，他和苗新伟商议，抢劫出租车，可以发笔大财。他搞来了左轮手枪，原想把那司机干掉，一了百了；没想到司机命大，发现了，这才逃了条活命。

提起这件事，侯隽就有点后悔：“咳，这活没做朗利！”（朗利，当地方言，即利索）。

好像害条人命还不如捻死只蚂蚁值钱。

平时他身上总带着枪，一把是左轮，一把是“五四”式手枪。一是对枪情有独钟，二是“做活”需要枪，三是还得时时防着警察。那个叫卞利民的警察总跟他过不去，早晚得杀他全家！

张纪冬与他同村，从小俩人关系不错。张比侯大一岁，但

总唯侯马首是瞻。他也是个不务正业的货。念书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自动退学。1988 年,他刚 17 岁,就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两年;1990 年又因盗窃被判刑。和侯隽摽到一起,更没好事。

一次,张纪冬在一家饭店吃喝,遇到一个小青年,叫李锐,这小子今年才 21 岁,不务正业,不想干工作。两人萍水相逢,却臭味相投,很快成了朋友。

因为李锐总想学开车,张纪冬就将他介绍给了侯隽——侯隽有一辆昌河面包车。那时,正好是 1996 年底,侯隽抢出租车犯了案,警察抓他,他躲到了朱仙镇。这样,三个纠合到了一起。

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三人自诩都"喝过'老四家'"。这是句黑道上的话。因为公安局的预审科是第四科,黑道上称"老四家";"喝过'老四家'"意即犯过案,进过看守所。三个"喝过'老四家'"的"光棍",成了莫逆之交。张纪冬、李锐常到朱仙镇找侯隽玩。

1997 年春节前几天,侯隽开车带着张纪冬和李锐,来到市内滨河路的射击俱乐部打靶。侯隽和李锐进去玩,张纪冬在外面看车。过了半天瘾出来。侯隽兴奋地对张纪冬说:

"咳呀,里面的枪可带劲了!"

他一路开车,一路默默思索。突然冒出一句:

"要不咱把射击场的活做了?"

其实,他心里早就惦记上射击俱乐部那些枪了。他曾坐顺河分局司机李海燕的车,两次到射击俱乐部找经理王大卫,要求买枪;没成想王大卫说:"我们这儿的枪不卖!"拒绝了他。他几次去射击俱乐部打靶,实际上是踩点。这次拉上张、李二

人去，也是为了进一步看看方位和出入口。

侯隽可不是个善罢甘休的人，那些枪——那是多么好的东西啊——有冲锋枪，有制式手枪，有小口径步枪，还有那么多子弹！侯隽做梦都想它们啊！有了枪，做啥“活”都方便。听人说，密县有不少有钱人；还有新疆，听说那地方遍地黄金！嘿，有了这些枪，去密县，要不去新疆，上北京，见有钱人就抢，好好干它几把！

他越想越心痒，枪不到手不心甘。

2月9日，大年初三上午，张纪冬给李锐打传呼：“侯大哥让咱们去朱仙镇。”李锐当时要走亲戚，没去。张纪冬不罢休，到中午又呼他：“喂，赶快去吧！”俩人带上酒、菜，一起坐长途汽车来到朱仙镇。

三人吃喝了一阵，到了晚上，侯隽将他俩叫到他在朱仙镇的另一住处——侯隽这人狡兔三窟，到处都租房，绝没有固定住处。

“叫你俩来是想商议件事，”侯隽阴鸷的目光扫视着两个同伙，“咱把射击俱乐部那活做了！”

李锐想了想说：

“装枪的保险柜那么大，不好弄吧？”

侯隽恶狠狠地说：“没有弄不成的事！”

接着侯隽侃侃而谈：几点动身，从哪里进俱乐部，身上需要带啥家伙，进去后咋干，做完“活”躲到哪里……一、二、三、四……严密、周到、细致，俨然一部完整的计划，显然是经过长时间考虑，精心策划的。

见两个同伙听得目瞪口呆，他心里十分得意：“咋样？不孬吧！”

他得意于自己善于计划,善于安排,他确信这个方案必能成功,而且那些警察必然破不了案。他得意于自己的聪明、有头脑。不像对面这两人蠢蛋,只会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自己是干大事的。这次将俱乐部的活做了,有了枪,就会有钱,有很多钱;谁的钱多,就做谁的活,那些钱都会属于我!到时候弄部好车,想上哪去就上哪去做活!

听完他这个计划,张纪冬和李锐又各自补充,以显示自己也挺高明。三人商定,2 月 10 日晚,趁人们还在过大年初四的时机,做活!

侯隽策划得处处周密,唯独忘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句古语。他把自己的智慧估计得太高,把自己的本领估计得太大;他没有估计到人民公安干警的智慧和力量,没有估计到公安专业人员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巨大威力。

2 月 10 日上午,三人开始依计行事。先将侯隽的老婆张小红支走,三人开车直奔开封市。11 点左右到达市内,侯隽又出主意说,得先弄个千斤顶。

三人来到射击俱乐部,在门口来回转了几趟,躲在车内一直观察到下午 4 点;开车来到曹门关街一个修车门市部,以换车胎为名,借了一个千斤顶和一把撬杠;再开车回到射击俱乐部,把车停在俱乐部对面的马路上观察。过了大约一个小时,侯隽突然说:"这地方不中,车来人往容易被发觉。"便将车开到射击俱乐部对面护城河南岸的马路上继续观察。

下午 7 点多钟,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三条鬼影躲在马路对面的汽车内,瞪着三双贼眼,远远盯着目标。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下了班,陆续离去。值班老头拉下了卷闸门。

时机到了。三人将车停到了俱乐部东侧的春雷大酒店门

前，下了车，李锐顺手从车上拿了一把破坏钳。

隆冬时节，7 点多钟，夜幕就笼罩了一切。三条鬼影在夜幕的掩护下，鬼鬼祟祟地向俱乐部溜去。他们依计行事，先来到俱乐部隔壁的春雪浴池煤场大门口。李锐用破坏钳剪断了铁锁，把钳子放回车内，侯隽穿着带警衔的警服，对他们说："我腰里有枪，要是遇到人，就说是公安局的，来找王大卫。"

攀墙翻进俱乐部，侯隽手里握着枪，张纪冬拿把木把榔头，李锐则手握剔骨刀。

他们扭断锁，进了值班室。李锐看那个保险柜巨大，不禁有点发愁：

"这大个儿，可咋弄上车啊?"

侯隽警告说："到这个时候了，谁也不能打退堂鼓，要干就干到底！"

当侯隽蹬着张纪冬的肩头，从大厅空调机的缝隙向里窥视时，弄出了声响，值班老头一边问："谁?"一边开了小门，三人屏住呼吸，躲在门边，待老头一开门，三人噌的一下窜了出来。侯隽像个疯子，用枪顶住老人的头，低声喝问：

"说，大卫在哪儿?"

陈忠敬老师傅战兢兢地说："大卫已经回家了。"

侯隽下令："勒住他，别叫他出声！"

李锐拿过榔头，用木把勒住老人的脖子，将人拖到值班室的沙发上。张纪冬也上来帮着。侯隽顺手从桌上抄起把菜刀，递给张纪冬，张就将刀架在老人的脖子上。

"老头，识相点，"侯隽目露凶光，逼视着老人，"快把保险柜的钥匙交出来。不然……"

他一使眼色，张纪冬手上的菜刀用了劲，老人的脖子被割

出了道道伤痕，渗出了鲜血。

“我确实没钥匙啊，钥匙在大卫手里。”陈忠敬老人哀求道。

侯隽恶狼似的抽出榔头，狠狠朝老人头上砸去。老人满头鲜血，倒在了地上。张纪冬顺手从沙发上扯过一条被子，蒙在老人身上。

找不到钥匙，三人不罢休，动手将保险柜推到门口，侯隽从陈忠敬老人身上解下卷闸门的钥匙。李锐看前厅的吧台上摆着不少子弹样品，便找了个绿帆布口袋，将子弹统统装了进去。一向小偷小摸惯了的张纪冬，用菜刀撬开吧台的抽屉，乱翻乱找，看到里面有 180 多块零钱，偷偷揣进了腰包。

这个时候，附近的歌舞厅还传来阵阵乐声，街上也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狡猾的侯隽想，现在从卷闸门出去，极易被人发现，不行，还得再耐心等待。

他与二人悄悄耳语几句，三人又朝后面的靶场走。在那里找到一张小射击桌，搬到墙边。蹬踩着攀上墙头，又从原路翻了出去。

三人将汽车开到射击俱乐部的马路对面，坐在车上观察。几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夜晚 22 点左右。侯隽边抽烟边默默地思索。他这人鬼点子也确实多，想着想着，又开始出主意：

“不中，得把车的后排座卸掉，不然装不下那个保险柜。”

他们开着车来到南郊加油站路边一个厕所附近，七手八脚卸下了汽车后座，藏到厕所后墙边。这才又开车回到射击俱乐部对面继续观察，等待时机。

零点时分，俱乐部两边的歌舞厅陆续关门停业。这时已是夜深人静，三人把车开到附近，怕汽车马达声惊动别人，便

熄了火，再将车推到俱乐部大门口。打开卷闸门，用撬杠、千斤顶把已经放在门边的保险柜搬到车上，再装上电视机和装子弹的绿帆布包。侯隽没有忘记销毁痕迹，找来拖把把厅内杂乱的脚印拖了个干净。一切妥当，他们拉下卷闸门，开车仓皇逃离现场。

凌晨两点左右，他们开车来到离市区25公里外的朱仙镇侯隽的住处，用撬杠撬开保险柜，取出枪支弹药。卸完东西，已经是凌晨5点钟了，三人又开车到南郊，找到汽车的后座，安好，再去修车门市部还了千斤顶和撬杠，这才回朱仙镇，欣赏他们的战利品。

看着十支枪、大批子弹，侯隽心花怒放：

“这下可以好好做几场活了。有了枪就有钱！”

穷途末路时的哀鸣

侯隽高兴了没多久,天刚亮,风声就紧起来。凡是凶残的野兽,嗅觉都特别灵敏,他觉得不对劲:到处都有警察在活动,所有的路口都被卡死,过往车辆一律要检查;派出所在挨门挨户清查;电视、广播都在发动群众举报……

"坏了,走风了!"

侯隽自觉精明,此时却稳不住神了,他觉得有一张大网在迎面向他罩来。12 日下午,有人给他报讯:

"公安局找你哩!"

他强压住惊慌,假装镇静地问:

"找我干啥?"

"俺也不知道,就说有事要问你。"

更不妙的是,他听说公安局找到妻子张小红的妹妹张小霞。他急忙问张小霞:

"你带公安找我来着?"

张小霞带着哭声说:

"没办法,人家问得紧哩!"

回到住处,侯隽越想越不妙:从 11 日凌晨做完"活",到现在,才不过三十几个钟头,警察们咋就能发现是我做的活?咋就盯上了我?

他百思而不得其解。他一向自诩聪明,认为警察根本不可能抓住自己,此时却乱了方寸:咋办?咋办?

此时他的头脑里，再也想不出啥高招了。才不过较量了两个回合，就觉出对手不一般——自己这么精明能干，“活”策划得这么细致周密，咋就被对方算中了哩！

侯隽气急败坏地嚷：难道就这么束手就擒吗？

这是穷途末路之时发出的哀鸣。

但是他还不死心，困兽犹斗，无奈之下，他使出了最后一条“计”——逃跑！

只有这一条路了，其他都是绝路。

往哪儿跑？没想好，无处可去，到处都是警察。原先他向张纪冬、李锐二人吹牛，说密县、新疆、北京都遍地是钱；现在自己心里也没底，走一步说一步吧！只要能撞出警察们的网，密县也罢，新疆也罢，北京也罢，只要有条生路，不论哪里他也得去。

2月12日深夜，在朱仙镇一处秘密的巢穴里，侯隽、张纪冬、李锐和张小红垂头丧气地蜷缩着。几个臭气相投的家伙商量来商量去，谁也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只有暂时逃跑。抢来的枪和子弹已经装上了车，向另一处租房的房东已经打好了招呼，只待天一亮，他们就要开车潜逃。

侯隽默默地谋算：这处住址好像还没人发现，虽说租这房子是张小红的妹夫张永伟给介绍的，但还没有迹象表明张永伟出卖了自己。不然，警察早就该找上门来了。今夜还能睡个安生觉，明天天一明就出门。让警察们抓去吧，看他们能抓住老子不能！

他脱光衣服，只穿条裤头，钻进了被窝。不过，他没忘记在枕头下塞了把手枪。

张纪冬和李锐对视了一眼，也默默睡去了。

这是间不大的门面房，屋里乱七八糟摆满了东西，除了日用品，还有侯隽偷来的摩托车、这次他们抢来的电视机；为了不暴露目标，侯隽把那辆昌河面包车也开进屋里，死死地顶住了前门。张纪冬和李锐只得打个地铺，屋里有女人，他俩不好意思脱得太光，分别穿着秋衣秋裤睡下。他们也抱着枪，是侯隽分配给他们的，张纪冬是一支冲锋枪，李锐是一支手枪。

可能是逃跑的算盘打得比较周密，心里又有了一线希望；也可能是这两天“活”做得太累，睡下不久，屋里就此起彼伏地响起了鼾声……

他们大约死也没有算到，人们公安干警的利剑已经出鞘，那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已经向他们扑来。

务让歹徒原形毕露

2月12日，破案指挥部会议上，王明义厅长命令：

“侯隽为‘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主要犯罪嫌疑人，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立即予以抓捕。”

指挥部决定，由开封县公安局负责尽快查清侯隽的潜址，实施抓捕。

开封县公案局副局长徐桢肩负了这一重任。

他率领王彬、王永召等几名干警，进驻朱仙镇，与朱仙镇派出所全体干警一道，围绕张小红的父母、兄妹六人及姑姑、姨姨、舅舅等九名亲戚，还有张小红继父的弟兄六人，开展工作。干警们已经感到，张小霞和其丈夫张永伟可能知情，便将这二人控制在派出所。

当晚22点左右，紧张工作了一天的朱仙镇派出所保安队员王丙申回到家中。

他母亲一边给他端汤倒水，招呼他歇息，一边随口问：

“你们不是找曹门那人吗？还找不找了？”

王丙申正疲倦地靠在椅子上，一听这话，浑身一震：

“咋不找了！在哪儿呢？”

“今儿下午，那人跟宋砦那小妮开车出去来着。”

王丙申心里明白，“曹门那人”就是要抓的主要犯罪嫌疑人侯隽；“宋砦小妮”是侯的妻子张小红。他急急问道：

“知道住哪儿吗？”

"听说是住估衣街854号，房东好像叫周保三。"

王丙申"噌"地起身，顾不上和惊愕的母亲打个招呼，急忙赶往派出所，向在这里坐镇指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徐桢报告。

此情况相当重要。徐副局长当即命王丙申和另一名保安队员韩军："一定要弄清确切的住址、汽车型号和车牌号码。"

徐副局长又即刻向文松山局长汇报；文局长毫不迟疑地向市内的破案指挥部报告。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王旭升问：

"此项行动，要人有人，要装备有装备。现在你需要什么？"

文松山局长答：

"第一要领导，第二要防暴队，第三要警犬。"

市公安局的领导——夏少怀政委、王文章副局长、崔胜利副政委和市安全局副局长童年根、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连夜赶到朱仙镇，组成前线指挥部；市公安局的防暴队携带冲锋枪等先进武器赶来；市局刑警队的警犬也迅速到岗。

大战在即

再说王丙申和韩军领命而去。他们来到估衣街 854 号，不敢轻易惊动，先找邻居了解情况。邻居说，那家租房住的是一男一女。男的叫“小侯”，家在开封市曹门一带；女的叫“小红”，是小侯的老婆，娘家住朱仙镇宋砦村。小侯开一辆白色昌河面包车，车号是“豫 B－01085”。这两人下午开车外出，一直未归。

可以确认，“小侯”是侯隽无疑，“小红”就是张小红。

这一重大信息立即被反映到指挥部。

必须尽快探明这处住房内的情况，以便伺机抓捕侯隽一伙，指挥部作出了决定。

夜色浓黑，已将近子夜时分了。开封县公安局副局长徐桢，带领刑警大队长王培堂以及李宗勇、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等九名干警，在夜幕笼罩下，静悄悄地赶往估衣街 854 号，将这处房屋严密地控制了起来。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上前叫门：

“保三，保三！”

周保三是这房子的房东，靳学飞以找熟人为名来叫门，但是连叫多次，没人答话，院里也没任何动静。

此刻，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稍有迟缓，犯罪分子就可能漏网。徐桢副局长当机立断：

“破门！”

干警们猛一发力，房门被撞开，他们持枪涌了进去。

干警都知道，犯罪分子抢走了十支枪和几千发子弹，那里面有冲锋枪，一扫就是一梭子。破门，对手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在破门的一瞬间，犯罪分子必然狗急跳墙，拼死反抗，何况侯隽是个心狠手辣、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负案在逃犯！但是，我们的公安干警临危不惧，面对着那扇门背后可能扫来的子弹，勇敢地冲了上去！

门被撞开了，干警们警惕地将房屋搜索个遍。屋内，生活用品零乱地摆放着，盆朝天碗朝地，却空无一人。

徐桢副局长觉得其中有蹊跷，命人找来了房东周保三。周说，这一阵子，小侯和小红两口子总是天黑离开，早上回来，忽然，他想起了情况：

"今天下午他俩离开这儿时，对我交代，说准备去黄河北串几天亲戚。"

徐桢副局长脑子里"忽"地打了个闪："对手要跑！"

他来不及细想，现在必须问清一个情况：

"你知道他俩在哪儿还有住处？"

周保三想了想：

"嗯，好像在本镇商业街还租了一处，具体地址我不知道。可能是张小红妹夫张永伟给介绍的。"

时不我待。必须抢在犯罪分子出逃前将他们的潜址搞清，将其一举擒获。徐桢副局长命令王培堂等几名干警继续在这里守候，带领其他人员火速赶回朱仙镇派出所——前线指挥部驻地报告。

张永伟早已被控制在派出所。开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副支队长田迁运等对他进行政策攻心，他不得不交待：侯隽和张

小红租住了朱仙镇商业街537号一处房屋。

情况是否准确？决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副支队长田迁运、安全局副局长童年根决定：深入虎穴，探明情况。

两位领导率领六名防暴队员出发了。此去，确是深入虎穴狼窝。稍有不慎，哪怕发出一点点声响，就会惊动里面荷枪实弹的犯罪分子。所谓"狗急跳墙"，侯隽一伙人是什么罪恶勾当都能干得出来的！

八名公安干警怀着誓死如归的心情，朝着狼窝虎穴进发。没有犹豫，没有悲伤，只有一个信念——摸清情况，抓获歹徒。

商业街537号。这是一处临街铺面房。在浓浓的黑暗中，田迁运轻轻地、轻轻地摸上前去，慢慢地、慢慢地触摸大门，以便弄清门的结构；又借着星光察看周围地形。他蹑手蹑脚地凑近门扇，屏住呼吸，细听里面的动静。屋里传出此起彼伏的鼾声，间或有一两声轻微的咳嗽。

有人！不只一个人！

风萧萧兮涡水寒

电波载着这一重大信息，穿破重重夜雾，以追风逐电的速度，飞往开封市，飞向破案指挥部。

已是2月13日凌晨时分，离发案不足两昼夜。指挥部里，省公案厅王明义厅长、王济晟副厅长没有入睡，市公安局王旭升局长、崔保连副局长等也没有入睡。

听到前线报来的消息，每个领导心头都是一震：犯罪分子的踪迹终于摸到了！但犯罪分子手中有枪，有子弹，他们是一伙亡命之徒。

怎么办？

王明义厅长、王旭升局长、崔保连副局长的心中，不约而同地闪过一个念头。

王明义厅长鹰隼般犀利的目光扫视着他的战友们，他征询他们的意见，也为了印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

“现在需要作出重大决策，怎么办？”

王旭升局长和崔保连副局长异口同声道：

“强攻！”

不谋而合！王明义厅长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气下达了命令：

“强攻！”

2月13日凌晨4点10分。

正月天气，正是一年中最冷季节；凌晨时分，正是一天中最黑暗时刻。寒凝大地，朔风凛凛，滴水成冰。浓重的黑暗，压得人似乎喘不过气来。伸手不见五指，整个朱仙镇被寒冷和黑暗笼罩。只有纵贯镇子的涡河，静静地流淌，在点点星光下，闪着冰冷的寒光。

在冻凝的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股急速游动的气体——不，是一支队伍在静悄悄地行进。怕惊动沉睡的镇子，尽管是二十多人的队伍，却不发出半点声息。

朱仙镇，“五湖四镇”之一的名镇，岳飞抗金的战场，今夜，又将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

朱仙镇在开封城南25公里。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就因是朱亥的故里而得名；与广东的佛山镇、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合称我国四大名镇。朱仙镇最著名处，还在于它在历史上重要的战略位置——是开封古都的门户，更是有名的古战场。当年岳飞在郾城大破金兀术后，乘胜追击，来到朱仙镇。金兀术立足未稳，忽听得半空中一声霹雳，刹那间，金鼓震天，人声鼎沸，战马嘶鸣，只见“精忠岳飞”的大旗迎风招展，刀光剑影中，岳飞率五百精骑杀来。金兀术心胆俱裂，带领十万金兵狼狈逃窜。后人有诗云：“君不见，郾城大捷奏皇都，背嵬挑战擒金吾，金人老少尽北走，西河黄白称来苏，牵牛裹粮遮道途。南人强，北人孤，朱仙镇上血模糊，乌陵束手胡为乎，五百精兵敌百万，岳家之军天下无……”金兀术不得不发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鸣。

至今朱仙镇上，还矗立着宏伟壮观的岳飞庙，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热血男儿。

二十多人的队伍急速地、却又是静悄悄地行进，只有嚓嚓的脚步声，只有急促的呼吸声。

开封县公安局局长文松山走在队伍前面。他们受命去围歼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临行时，开封市公安局政委夏少怀谆谆叮咛：

“犯罪分子手中有枪，大家一定要小心谨慎。此次行动关系案件的成败，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下，力求全部生擒犯罪分子。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开枪。”

犯罪分子手中有枪，有手枪，有冲锋枪，还有五千多发子弹。犯罪分子虽然已成瓮中之鳖，但他们肯定不甘心束手就擒，他们要疯狂反抗，他们会狗急跳墙。

文松山和他背后的二十多人，人人心里有数：他们面对的，将是激战，将是鲜血，将是死亡。朱仙镇派出所一位民警出发前向家里打招呼：“今晚我去执行任务，可能回不来！”二十多个壮士，没有丝毫怯色，怀着誓死如归的心情，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嚓嚓地行进，向着罪恶，向着枪弹！

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行进在这支队伍中。在他身边，是所里的内勤民警季立新。小季今年才 29 岁，是家里的独生子。本来他是干内勤的，围歼犯罪分子没有他的事；而且案件发生后，小季和所里其他同志一起，排查布控，堵截搜索，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但临行前，小季一再请战：

“所长，朱仙镇商业街是我的管片，对这里的情况，再没有比我更熟悉的了。让我去吧！”

靳学飞所长拗不过他，点头同意了。小季兴奋地把手枪擦了又擦，将七发子弹压满了弹夹。靳学飞想到他们面对的将是穷凶极恶的歹徒，又取出四发子弹：

“来，小季，多带几发弹药。”

季立新嫌棉大衣累赘，行动不方便，便脱了棉装，只穿一件薄薄的羽绒衣，轻装前进。

嚓嚓的脚步声，急促的呼吸声，二十多位热血男儿，好像又听见了当年朱仙镇上金鼓震天、战马嘶鸣；好像又看见了那迎风飞扬的“精忠岳飞”的大旗、那翻飞的刀光剑影；“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使他们豪气满怀、热血沸腾。

不，他们没有看见这些，没有听见这些。使他们豪气满怀、热血沸腾的，是一个信念：冲上前去，擒住凶犯，维护社会稳定！

在漆黑的夜幕中，他们向着目标前进，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前面就是商业街，就是战场！

商业街537号。

这是个坐西向东的临街铺面房，正门朝东，还有个后门。

没有一丝亮光。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文松山局长悄无声息地部署：由他和田迁运副支队长、防暴队的刘光磊队长、徐桢副局长等，带领防暴队员和县局干警，堵住前门，务要破门强攻；由朱仙镇派出所所长靳学飞，带领季立新等10名干警，把守后门，不能让犯罪分子逃脱。

靳学飞领命，带领季立新在前门看好了位置，转身穿街过巷，向后门飞奔而去。

文松山局长命人押来了张永伟，悄悄叮嘱几句，命他叫门。

“侯哥，侯哥，俺是永伟啊，”张永伟开始叫门，“开开门，俺孩儿病得可厉害，借你的车送去医院吧。”

屋里没动静，也不开灯。

文局长捅一下张永伟，示意他再叫。

"侯哥，快开门吧……"

侯隽在睡梦中，被张永伟的叫声唤醒。

"半夜三更的，这小子干啥呀?"侯隽满心的不高兴。

突然，他猛地打了个冷颤："不对！"他想起警察找他的事。

可警察能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么？难道自己估计错了？

这个狡猾的家伙，本来就已惊破了胆，此刻闻出味道不对。他低声喝止张小红等出声，想听听动静。瞬间他就明白了，不对，肯定是张永伟带着警察来抓他们。

顾不得多想，也没时间再想。前门张永伟喊叫了半天，已经不叫门了，刹那间传来"咚咚"的踩门声。

这声音像霹雳，屋里马上乱成一团糟。张纪冬和李锐二人像惊枪的兔子，搂着怀中的枪窜出了后门，侯隽恶狠狠地骂声："×你妈！"不顾哭叫的张小红，舞着手中的枪，从后门赤身窜进了寒冷的冬夜……

前门的诱攻不果，文局长命令强攻。干警们飞起脚，开始踩门。"咚，咚"，这声音在黑暗中显得格外瘆人。

"开门！ 开门！ ……"干警们边踩门边喊。

门被踩开了一条小缝，"糟糕，里面有汽车顶着！"

"快开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叫门变成了政治攻势。

当靳学飞带领季立新等干警穿街过巷、翻墙越户，向后门飞奔时，前门传来了张永伟的叫门声。

"快！ 快！"靳学飞催促。

已经翻过了好几道矮墙，再有一道墙，眼前就是537号的后门了。这时候前门传来“咚咚”的踩门声。

靳学飞双手扒住矮墙，将要翻身上墙。那道砖头垛起的墙并没有砌住，双手一扒，“哗拉”，墙砖被扒下几块，靳学飞掉了下来。

紧跟在他身后的季立新擎着手枪，从他身旁噌地飞过了墙头。

侯隽拼命逃出后门。就在那一瞬间，身边的矮墙上飞过一团黑影，直朝他扑来。凶残的侯隽心胆俱裂，抬手“砰砰砰”连射几枪。那黑影踉跄一下，跌倒在地……

季立新噌地飞过墙头，眼看一团黑影从后门窜出。他不顾一切地扑了上去。就在那一瞬间，黑影手中冒出一团火花，“砰砰砰”……季立新猛然觉得胸前一股热流，身子不由自主地跌扑下去。

“那是犯罪分子！那是犯罪分子！……”季立新脑海中一片空白，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在心中回旋。

血液好像都流光了，身体软绵绵的，连胳膊也抬不起来。好疲倦啊！……

不，不能倒下，那是犯罪分子，不能让他跑掉！

举枪，举枪……胳膊怎么这样没力气，身体怎么飘浮在空中……

那团黑影还在跑……不，拼死也不能让他跑掉……

举枪，举枪……对，举……举……

“砰砰砰……”

生命即将离开躯体，崇高信念支持着他，拼尽最后一点力量，连开数枪……

眼看那团黑影猛跑几步，咕咚栽倒在地，季立新惨白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

……

这一切都是在两三分钟内发生的。

靳学飞从矮墙上跌下来，季立新已经飞过了墙头。靳学飞急忙爬起身来，窜过矮墙，此时砰砰砰的枪声响了。在浓黑的夜中，火光迸射，显得格外刺目。就在那一瞬间，他模糊觉得远处有一团飘飘乎乎的气体，向西飘去……

"立新，小季！"看不到战友的身影，靳学飞急得大叫。

但是不容他多想，战斗还没有结束，前门的踩门声、喊话声仍然震响在夜空中。他必须堵死后门，不让犯罪分子逃脱。他提着手枪，飞身穿过院子，向这座房子洞开的后门跑去。

一脚踏进后门。他发觉脚下软绵绵的。

"谁？"

地上传来微弱的声音："所长……"

啊，是小季！

靳学飞急忙蹲下身来。

"所长，我受伤了。你不要管我，快去抓……抓……"

好同志，他在矮墙边受了伤，却又冲进了后门！抓获犯罪分子的信念支持着他，冲过这十几米的距离，得用何等的毅力啊！

靳学飞多想抱住他，赶紧送他去医院。但是不行，现在自己的任务是抓获犯罪分子！他眼含热泪，轻轻放下战友，怒吼

一声，冲进门去。恰巧迎面出现一个踉踉跄跄的人影，他不由分说，一把就拧住了那家伙，将她摁倒在地。

当文松山带人在前门踩门的时候，后门传来砰砰砰的枪声。文局长十分焦急：天这么黑，前门踩不开，万一开枪伤及自己同志，后果不堪设想。他大声命令防暴队员：

"你们八人守住正前门不要动，歹徒出来一个打死一个！"

他带人冲到537号的侧门，与里面的靳学飞里应外合，打开了那道门。

灯亮了，后院和屋内的情景历历在目：

院内横尸一具，赤身倒卧在污血中，手里兀自提着枪，怀中抱着衣服。经辨认，就是重大犯罪嫌疑人侯隽。他身中三枪，其中一枪射穿心脏。

在后门内，倒着我们亲爱的战友季立新。他在中两弹身负重伤之际，仍顽强地冲进后门，要去抓获歹徒。靳学飞等立即将他送往医院。

经查，英雄季立新的"五四"式手枪和歹徒侯隽的"五四"式手枪里，各七发子弹全部打光。

侯隽的妻子张小红被靳学飞擒获。

屋里，赫然摆着被撬开的保险柜、东芝牌电视机、被偷来的摩托车，那辆车号为"豫B－01085"的白色昌河面包车内装满抢来的枪支弹药。经清点，除一支冲锋枪外，赃物全部缴获。

"还有歹徒在逃！"文局长想到靳学飞汇报的情况——一团黑影向西跑去，"还有一支冲锋枪下落不明！"他万分焦急——万一歹徒卷土重来，还会有伤亡。

文局长十分机警，大声命令："机枪准备，外围干警不准撤岗！"

院内干警的声势、文局长的军令，吓破了歹徒李锐的胆。当前门跺门之际，他惊慌失措地窜出了后门，慌不择路地躲进了院内的厕所。厕所的围墙太矮，他怕被人发现，半蹲着，大气也不敢出，浑身像筛糠样发抖。

恰巧开封市刑警队刑科所所长焦天福上厕所，发现了这个家伙。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李锐不得不丢出枪，束手就擒。

王明义、王济晟等省厅领导赶来了，王日新等市领导赶来了，王旭升等市局领导赶来了。

战斗在不到十分钟内结束，击毙犯罪分子一名，生擒两名，缴获各种枪支12支，子弹5800余发，以及汽车、摩托车、彩电等一批赃物，打了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但共产党员季立新，却被罪恶的子弹击穿肝脏，经医院抢救无效，英勇献身。

王厅长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个方框

熹微的晨光照在王明义厅长的脸上，神色异常严肃。他几步跨到汽车旁，马上用车载电台向省委汇报："案件破获，缴获了赃物。"他抬腕看看表：2 月 13 日 4 点 50 分，距离案发只有 46 个小时。

但是，主犯张纪冬携枪逃跑，留下了隐患。

王厅长对在场的指挥部成员说："要除恶务尽，不留后患。"

指挥部认为：一种可能是张纪冬隐藏在附近；第二种可能是乘夜色掩护，拦截机动车逃跑。

开封市公安局局长王旭升此时也是脸色铁青，他不顾整夜未眠的疲倦，登上汽车，用电台发出一系列命令：

一、迅速调集市武警支队和其他机动警力，加强对朱仙镇周围的搜捕；

二、各县各区各个卡点要严格盘查，不放过任何一个可疑人；

三、迅速查清张纪冬的亲属关系和住处；立即寻找张纪冬的照片，向五县和全省发出通缉令。

王明义厅长命令刘凤山主任，立即接通省武警总队的电话，他向武警总队长张天珠直接通话：

"请已经准备好的武警力量，立即赶赴开封武警支队集结

待命。”

张总队长接到命令后，亲率238名武警官兵赶到。

王厅长接着又向省公安厅指挥中心发令：“要求各地、市加强各个卡点的力量，严密盘查过往车辆行人，严防案犯逃窜。”

很快，以朱仙镇现场为核心形成一个包围圈；以开封县、尉氏县、通许县三县警力由外向内合围，形成第二个包围圈，崔保连副局长赶赴尉氏县，李同喜副局长赶赴通许县，许大刚副局长坐镇开封县；全省警力在王明义厅长的部署下，形成第三个包围圈。环环相扣，密不透风。张纪冬就是插翅也难逃脱罗网。

与此同时，一场强大的人民战争打响了。各级党委、政府层层发动，依靠乡、村等各级干部和治安联防组织，深入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号召群众清查检举；广播、电视反复播放案犯张纪冬的体貌特征。

2月13日，农历大年初七。在农村，年还没过完呢。但是农民一向早起惯了，这天天还没亮，也就是6点半左右吧，尉氏县水坡乡双河府村农民赵明新就起了床。今天，他要带亲戚去开封看病。正给孩子穿衣服，听见门外母亲和什么人说话。赵明新听对方声音很陌生，就走出屋来。

噫，这人可怪！大冬天只穿一身秋衣秋裤，没穿鞋，只穿一只白袜子，冻得瑟瑟发抖。因为天还没大亮，看不清他的长相，只看出年龄大概也就二十七八岁。

“妈，咋啦？”赵明新问母亲。

赵老太太说：“他非要买咱家的衣服和鞋。”

其实，那人先去了村东第一家，被人家撵走，往西走了十几米，来到赵明新家。

赵明新一面不住用眼打量那人，一面说：

“俺家没富裕衣服。”

那人还是不断哀求。

“你这是咋啦？”赵明新警惕地问。

“咳，别提啦！俺是开车拉货的，被人劫了，衣服鞋袜都被扒啦。”

赵明新找了双旧条绒黑布鞋给了他，那人递过来一百块钱，赵明新觉得这事蹊跷，没要。

临走，那人问赵明新：“哎大哥，开尉公路往哪边走？”

赵明新指指村西北。

农民赵林山正上厕所，隔墙听见了这几句对话。他系着裤子出来，怀疑地问那人：

“你哪儿的？”

“朱仙镇的。”

“朱仙镇哪儿的？”

“河东的。”

赵林山把他打量了又打量：“不对呀，那一带我都挺熟，咋没见过你？”

“俺是开车拉货的，在公路上被坏人劫了……”

“胡扯！”赵林山断喝一声，“开封市里丢了一批军火，这几天开尉公路上到处都是警察，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都军管了，咋能有人打劫！”

那人没再吭气，调头向村东走去。

按照指挥部的命令，各卡点都在严格盘查过往车辆。开封市龙亭公安分局局长王忠志等，带人正在开封县仙人庄卡点检查。一辆长途汽车开来了，王分局长带人上了车，先是检查了一阵，没发现什么可疑；就开始宣传——有一名逃犯，年龄、体貌特征、穿着打扮……希望大家提供线索。

二十七八岁、穿秋衣秋裤……赶往开封去看病的赵明新，正坐的是这班车。闻听此言，猛然想起早上的事，不禁大吃一惊——啊，逃犯！

他腾地跳起身来："哎公安同志，有一个情况……"

赵明新被迅速带往朱仙镇前线指挥部。

指挥部分析：朱仙镇战斗是凌晨 4 点 30 分左右结束的；赵明新等发现这个可疑人是早上 6 点 30 分。双河府村在朱仙镇南约 7 公里处，离开(开封)尉(尉氏)公路约 1.5 公里。从时间、路线、方向、距离上分析，此人极可能是逃跑的张纪冬。

市公安局政治处副主任黄广村，携带犯罪嫌疑人张纪冬的照片，和尉氏县公安局政委王伟一道，迅速赶到双河府村明察暗访，三位目击人异口同声，说早上那人和照片上一模一样。

指挥部命令，开封县公安局、尉氏县公安局、通许县公安局以及省武警总队防暴支队的 238 名武警官兵，四面合围，形成强大的包围圈，务必擒拿张纪冬。

深夜，破案指挥部灯火通明，气氛紧张严肃。已经三天两夜没合眼的王明义厅长，虽然眼睛里布满血丝，精神却依然矍铄。他坚定的声音在会议室里回响：

"案件进行到现在，需要解决的主攻方向就是张纪冬如何

归案。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抓获张纪冬，我们有条件、有希望、有信心，但也有困难。关键是要满怀信心，争取时间，争取速度，继续追捕张纪冬。”他扫视一眼会议室，“那么，追捕的路线部位应该如何确定呢？”

他吩咐工作人员：

“拿地图来。”

一张7.5万分之一的开封市地图铺在他面前。王济晟副厅长、开封市委的领导和指挥部其他成员默默围在地图前。

王明义厅长朝刘凤山主任要了一支钢笔，左手擎放大镜，对着地图沉思默想：

——凌晨4点30分朱仙镇战斗结束（钢笔笔尖指向朱仙镇）；

——早上6点30分在双河府村发现张纪冬的踪迹；

——这里是尉氏县水坡乡双河府村，距朱仙镇约7公里（钢笔沿着朱仙镇至双河府村移动）；

——双河府南边是水坡乡乡政府和派出所所在地；北面是朱仙镇和开封（钢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他不敢往这两个方向跑。

——双河府村以西1.5公里是开尉公路（钢笔指向双河府村以西一条红线）。按照一般的情况，上公路，搭汽车，是最方便的逃跑办法。但是双河府村民对他说：“开尉公路上军管了。”他不是傻子，怎么会往“军管”的地方自投罗网！他不会向西。

——他穿着一身秋衣秋裤；现在群众又被广泛发动起来了，量他也不敢大白天行动。他会昼伏夜出。那么，现在，他还藏匿在这一带。

……

王明义厅长手中的钢笔缓缓地、却是坚定地落在地图上——以双河府村为中心，从双河府以东，向东南、东北，在开封县、通许县、尉氏县三县交界地区，画出了一个东西宽一公里、南北长六公里的方框。

“这就是张纪冬藏匿的方位，”王明义厅长口气笃定地说，“就在这个框子里抓他！”

指挥部的成员都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个方框，心里不禁暗暗佩服：是的，按照种种情况分析，张纪冬不会逃出这个方框。他们看一眼明义厅长，噫，老厅长咋能料事如神?！好像他掌握了张纪冬的心理活动。

的确，王明义厅长一向尊重科学，他的决策都是建立在科学分析基础上；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运用心理学，对对手的心理，他总要琢磨个透——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什么样心态的是什么人。只有掌握了这些，才能作出正确决策，才能走在犯罪分子前面，掌握破案的主动权，而不是被动地被犯罪分子牵着鼻子走。

“现在我决定，”王明义厅长发出了命令，“各级干警、各警种充分动员，发动干警连夜加大搜捕密度。在这个方框里，所有麦秸垛、沟渠、涵洞、砖窑、井房等，都要梳篦式地搜查，不给犯罪分子以任何可乘之机。今夜是关键，即使捕不到，起码也不能让他逃出这个包围圈，以便为明天大规模搜捕创造条件。”

参战干警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投入这场搜捕战斗。

“且慢。”王明义厅长又指示，“今天夜里，多多组织警车，要开大灯，拉警笛，在开尉公路上来往巡回。”

看到人们不解的眼光，王厅长微微一笑："除了不让犯罪分子牵住咱们的鼻子，反过来，咱们还得设法牵住他的鼻子，叫他跟着咱们的安排走！"

人们这才恍然大悟——要在公路上造成强大的声势，给犯罪分子以巨大的威慑力，让他不敢逃出我们设置的包围圈。这真是绝妙的主意！

王厅长又在那张7.5万分之一的地图前，在刚刚画下的方框外面，北起黄河，南至陇海铁路，西接豫陕交界处，东到京广线，画了一个更大的方框：

"要动员全省公安干警，在这个大方框里布下天罗地网，决不能让犯罪分子过黄河北上，或搭火车逃跑。必须将他歼灭在河南境内。"

虽是夜色茫茫，整个河南二十万干警却全体动员，无论是刑警、武警、交通警察、派出所民警、防暴警察、治安民警，将河南全境围得铁桶一般，就是只老鼠也难逃脱。几座黄河大桥上，哨卡林立；铁路公安干警在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线上巡查；所有的卡口，一刻不懈地盘查往来车辆行人……

2月14日，天刚蒙蒙亮，在王厅长画定的小方框内，开展了地毯式的清查。成千上万名干警头戴钢盔，手握钢枪，排成一线，不分田野、河渠、沟塘，不论砖窑、麦垛、涵洞一一仔细搜查。那情景，真像用梳子篦头发。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尉氏县紧邻开封县，是开封的南大门。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后，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严密部署，张网以待。县公安局领导班子全班人马齐上阵，刘建刚局长坐镇指挥，宋牛副局长、高新宽副局长、孙国庆副局长等，带领人马由北向南；王伟政委、张副政委、吴副政委等则带人从南向北；按地区分界，逐一摸排。在开尉公路上，交通民警和派出所干警从南北两个方向设防。如果能从空中俯瞰，那恰似一张密密织就的人网。每一个涵洞、每一个麦秸垛、每一个砖窑都不放过，连河塘里都要细细地打捞一遍。治安大队大队长赵顺亭在桥涵洞里发现一件东西，一头粗一头细，用塑料布紧紧包着。“莫非是枪?”他马上用铁锹将那东西勾了出来，却不知是谁藏的一件农具。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要在全县范围内广泛发动群众。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立即召集各乡镇党、政、公、检、法、司等领导人，要求不漏一村一户，层层发动。每村组织二十名群众，由一名公安干警或联防队员带队，按照排查提纲细密排查。全县各乡镇立即行动起来。当干警们到各村排查时，村民们看到干警几天几夜顾不上吃饭休息，纷纷前来慰问。有的老乡将方便面和香烟送到干警的车上；有的饭铺，只要是干警来吃饭，都不收钱。那情景，使人想起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鱼水情，不少干警感动得热泪盈眶。

东方渐渐发白，新的一天开始了。2月14日上午，尉氏县主要党政警负责人都聚集在县委大楼。9点整，省公安厅的电话会议开始。

会议刚刚进行了5分钟，公安局指挥中心值班员匆匆赶来报告："刚才110报警台接到贾砦村村民贾怀林报告，犯罪分子张纪冬出现。"

2月13日凌晨朱仙镇枪战打响的时候，张纪冬被吓破了贼胆，他抱着一支冲锋枪，没命地向西跑。

天渐渐放亮，虽说是过年时节，路上已开始有了行人，村子里也开始冒起了炊烟。看看自己一身秋衣秋裤、没有鞋光穿着一只袜子的狼狈相，看看怀里抱着的枪，他知道，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被村民们捉到公安局。他现在什么也不能想了，只有逃命要紧。

捡了个编织袋把枪裹好，塞进麦秸垛里；再进村去想买点衣服和鞋穿。可那些村民个个都用怀疑的眼光看自己。还有那人说的那句话："开尉公路上都军管了！"吓得他魂飞魄散。他不敢走公路，也不敢再进村，找到埋在麦秸垛里的枪，专找小路趱行。

现在咋办呢？没办法。走一步说一步吧。原先想上公路，搭辆车，远走高飞；现在公路上都"军管"了，想必各村也都有警察。他感到四周有一张肉眼看不见、但自己咋也撞不破的大网——公路上警车呜呜地鸣着警笛，村子里喇叭哇哇地宣传着抓歹徒……他深深地感到了穷途末路的悲哀。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差不多已经冻僵的张纪冬，偷偷到一家偏僻的代销店买了点方便面、饼干、一瓶葡萄酒和几包烟，

狗似的钻进一个麦秸垛。那一夜，四周警笛声声不断；严冬的朔风锥子似的在他只穿秋衣秋裤的身上乱钻。一夜之间，连惊吓带冻，他几乎丧了命。

想想和侯隽做的这次活，唉，咋说哩！原先都计划得好好的，咋就被警察摸着了底细？才不到两天时间，啥都完了。自己现在成了丧家之犬，也不知侯隽和李锐他俩咋样了，看样子比自己好不了多少。哼，侯隽整天吹牛吹得呱呱的，说自己多有本事。这可好，两天时间就让人家连人带枪抓了个干净！现在是鸡飞蛋打一场空，自己的小命还得搭进去。

张纪冬心里非常清楚：让警察抓住，肯定得枪毙。只有想办法逃跑。可是往哪儿跑？跑得出这张大网吗？

前途渺茫。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又是一个黎明。这是2月14日的清晨。张纪冬不知道，这一天一夜之间，开封市五区五县、整个河南省、与河南省相邻的苏、鲁、鄂、皖、山、陕、冀等省，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布下了天罗地网。

2月14日早晨，尉氏县贾砦村村民贾怀林上地里浇麦。虽说刚过年，但冬小麦已经返青。今年该是个丰收年，趁着过年，给麦地里好好浇几场水，人不误庄稼，庄稼才不误人。

忽然，跑过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怀里抱着个塑料编织袋。

“嗨，把你的棉衣给我！”那人恶狠狠地喊道。

贾怀林说：“凭啥把我的棉衣给你！不给！”

“不给？”那人目露凶光，忽然从编织袋里掏出一支冲锋枪，“给不给？”

贾怀林心里陡地一惊,但他很快镇定下来:"不给,不给!"

"砰",那人朝地上开了一枪,抢了贾怀林的棉衣,转身没命地跑了。

有枪、穿一身秋衣秋裤、二十七八岁……对,这就是派出所宣传的那个逃犯!

贾怀林不敢迟疑,飞跑去,拨通了"110"报警电话。

尉氏县县委会议室。早上9点零5分,全省电话会议刚刚开始,有人匆匆赶来报告:"刚才县公安局指挥中心接110报警台报告,犯罪分子张纪冬在贾砦村出现。"

会议室里的领导干部忽地都站起身来。县委政法委书记樊玉恩、主管政法工作的副县长梁祥当机立断,宣布会议终止。接着紧急部署:

一,立即向破案指挥部报告;

二,迅速组织全县公、检、法、司及水坡乡群众400多人,设三道防线:第一道由100多名各警种干警在开尉公路上设四道卡;第二道由法院、检察院和司法干警,沿涡河全线设卡;第三道由王伟政委、宋牛副局长、高新宽副局长等县公安局主要领导人,率领150多名干警,立即在水坡乡集中,沿犯罪分子逃跑的方向追击。

从县城到贾砦村10多公里的路程,150多名干警15分钟内全部赶到。

在尉氏县坐镇指挥的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崔保连,要来地图,将地域划分妥当:

"按照这个划分,分兵负责。务必抓住张纪冬。"

县公安局几位主要领导人立即带领人马,分片追击。

与此同时，县委书记马上调来了县广播局局长，口述犯罪分子特征，要求立即开通广播。几分钟内，全县的广播喇叭同时响了：

“各村注意，各村注意，尉氏县广播电台现在紧急播音……”

听到广播的农民们个个摩拳擦掌，严阵以待。犯罪分子只要敢在他们那里露头，就逃不出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与此同时，指挥部接到开封县公安局报告：今天早晨8点30分，开封县大李庄村民刘克成听见自家麦秸垛里有动静，过去一看，麦秸垛里钻出个人来。那人发现了刘克成，慌慌张张地逃走了。刘克成看到那人与通缉令上的特征相符，马上报告了有关部门。

开封市委书记徐福润和公安局副局长许大刚，通知开封县公安局，立即调集人员向大李庄方向迂回包围，严把所有通道。

尉氏县公安局副局长宋牛，带着刑警大队两名副大队长，开车赶到贾砦村，过了涡河，向开封县境内的大李庄方向抄过去。飞驰的汽车越过涡河，路边有一个年轻村民向他们招手：

“刚才一个年轻人往麦秸垛里藏东西哩，现在向水闸方向跑了。”

干警们跳下汽车，跑步赶往麦秸垛。

原来，开封县公安局干警刘勇搜捕到大李庄运粮河大堤时，见前方300米处，一个人背着个编织袋，正没命地跑。刘勇大喝一声：

“犯罪分子在前边！”

前面那人听到喊声，跑到一个麦秸垛旁，连抓带挠地扒了个洞，将编织袋草草埋在麦秸里，又慌不择路地朝东跑。

正在地里浇麦的农民王定法也看到了这一幕，他急忙赶到麦秸垛旁，扒出那个编织袋，打开一看：

"哎呀，是枪！"

他马上让儿子王小国骑上摩托车追上警车，将枪交给了及时赶来的开封市公安局副局长许大刚。

呼啸而来的公安干警听到农民报告说，犯罪分子已经进了赛庄。各路干警纷纷赶到，将赛庄团团围了个密不透风。但是挨门挨户查了个遍，也没见到张纪冬的踪影。

又有农民报告说，那家伙出了村，向东北方向逃窜。尉氏县公安局的王伟政委、高新宽副局长带人，兵分几路，围追堵截。

一望无际的田野上，返青的麦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涡河的水静静地流淌。到处都是公安干警，一顶顶钢盔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寒光，钢枪上膛，利剑出鞘，警车呼啸着来往奔驰。四面八方牢牢围定了这块狭小的地域，任你长出双翅也难逃法网。张纪冬在越缩越小的包围圈里狼奔豕突，却怎么也找不到生路。

此时，尉氏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史震雷、治安大队大队长赵顺亭、教导员张喜民、刑警一大队副大队长李占军，带领着侦查员苏文杰、过书亭等，有的乘车，有的步行，穿沟越坎，在刚刚浇过返青水的麦田里追击，群众指着麦田里一行新鲜的脚印说："刚才一个穿毛领棉袄、白袜子的年轻人从这里向北跑了。"

"追!"

他们循着那行时隐时现的脚印穷追不舍。爬过一道高岗,涉过一条水渠,在一个岔路口,脚印不见了。

"兵分两路,继续追赶!"刑警大队教导员史震雷下了命令。

司机张志新开着一辆三菱越野吉普车,载着史震雷和赵顺亭、张喜民、李占军向雷砦方向追击。汽车风驰电掣地开上了村外小路,一位中年妇女向汽车拼命摆手,指着东北方向道:

"往那边跑了!"

汽车猛地调头向东,追了百十米,路边一个男子又将他们截住:

"向东跑了!"

这男子放下自己的摩托车,上了警察的三菱越野吉普,带路向东追去。

在远远的前方,影影绰绰出现了一个拼命奔跑的人影。

赵顺亭大队长边用对讲机向局长报告:"已经发现目标。"边催促司机快开。汽车怒吼着,横穿麦田的垅沟,像奔驰的野马,闪展腾挪,四轮几乎要腾空飞起。

近了,近了……前面那狂奔的人影越来越明显,棉衣的两襟在风中像乌鸦翅膀般飘起。但是,他插翅也难逃了!

李占军副大队长鸣枪示警,史震雷教导员手擎电喇叭喊话:"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枪不杀!"

司机张志新猛踩一脚油门,汽车怒吼一声,呜地擦过犯罪分子的身边,吱地调过头来,挡在了他的面前。

不待汽车停稳,车上的四位干警像猛虎扑食,大喝一声,

扑下车来。靠近车左门的张喜民像老鹰擒鸡般地将那人摁倒在地,其余三人也扑了上来,将他牢牢捆住。

“叫啥名字?”史教导员问。

“王无名。”那人低着头,像霜打的茄子。

“哼,啥‘王无名’! 张纪冬,抬起你的头来!”

张纪冬,这个妄想逃脱法网的犯罪分子,最终还是落入了法网。

王明义厅长等领导同志迅速赶来。在大李庄麦秸垛旁,王厅长看了看被张纪冬扒开的洞,一蹲身钻了进去。一会儿工夫,他从里面扔出了张纪冬遗留的鞋、甜酒瓶和方便面袋。

张纪冬被带过来。在王厅长鹰隼般犀利的目光注视下,这个凶残的犯罪分子不得不低下了头。

王厅长抬腕看看手表:10 点 30 分。离案发只有 72 个小时。

“张纪冬,在人民公安干警面前,你们这伙人永远是败将!”王厅长铿锵有力的声音,在冬日的田野上回旋。

远远近近的公安干警,满脸的疲惫一扫而空,他们紧握钢枪,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

仅仅 72 个小时,击毙犯罪分子一名,生擒三人。

公安干警列队,向与他们共同打了一场胜仗的群众行注目礼。四面八方的群众越聚越多,看着一个个满身泥水却是满面豪情的人民警察,热烈地鼓掌,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这声音在初春的田野上回荡。人们分明又听到王明义厅长那高亢的声音:

“在人民公安干警面前,犯罪分子永远是败将!”

后　记

在我当《法制日报》记者19年的历程中，每每写稿，使用频率最高的一句话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但直到1996年、1997年在河南采写《噬血逃亡》和《铁血战警》两稿，才真正懂得了这句话的含意。

在这两个特大案件中，犯罪分子都具有极高的智商，他们的凶残、狡诈非常人所能比拟。但他们最终都逃遁无门，甚至在72个小时之内就落入了法网。这是什么原因呢？采访中我曾一再问起这个问题。不论是河南省公安厅的领导，还是许昌市公安局、开封市公安局的侦查员，都告诉我一个法宝——“大刑侦”的战略。

自指挥中心接到报案之时起，从省委、省政府领导，省公安厅一、二把手，市各级负责人，省市各级刑侦部门，公安各有关部门，一直到街道、里弄和普通群众，都充分动员起来，形成一个立体的网络；围绕发案现场所在的各地、市、县，直至河南全省，甚至河南周边省市，也都密切配合，连成横向的网络。领导们亲赴现场指挥，作出决策；刑侦、痕迹检验、法医、武警、派出所户籍警……不分警种，不分辖区，密切协作；普通老百姓积极提供线索，热情送水送饭……我在河南省公安厅看到设备先进的指挥中心，几十台电脑、大屏幕投影机，可以同时

向多个部门发送传真的电传机……省公安厅真正起到了信息中心、指挥中心和技术服务中心的作用。每当一个案件发生，省委、省政府、省公安厅领导的思路就是要统一思想、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打总体战。那种运转的迅速、配合的精密、动作的有条不紊，真令人叹为观止！

这就是“大刑侦”。

有了这个战略，就形成了那张“疏而不漏”的恢恢法网。

省公安厅厅长王明义亲自接受采访，主管刑侦的省厅副厅长王济晟亲自接受采访，他们谈的都是“大刑侦”；省厅指挥中心和九处的多位负责人谈的也是“大刑侦”；许昌市公安局、开封市公安局的各位领导和侦查员以及有关方方面面的采访对象都在谈“大刑侦”……

我在采写稿子，也在受教育，为“大刑侦”战略而喝彩，为恢恢法网的严密而感动，更为他们对我采访的热情支持而感激。

从这两个稿子采访一开始，河南省公安厅九处的郑新同志就始终帮助我、陪伴我，给了我极大的支持；群众出版社文编室编辑王志祯同志“提前介入”，也亲自参与采访；群众出版社文编室主任张蓉女士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在这里还需要感谢的是为《噬血逃亡》提供照片的河南省厅九处和为《铁血战警》提供照片的开封市公安局（照片为王冰同志摄）。

1999年12月5日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噬血逃亡——河南许昌“6·7”特大系列杀人抢劫案侦破纪实
　　恶虎出笼
　　包藏祸心
　　明珠璀璨
　　枕戈待旦
　　祸从天降
　　铤而走险
　　运筹帷幄
　　端倪初露
　　孤注一掷
　　闻风而动
　　火眼金睛
　　气贯长虹
　　泰山压顶
　　抽丝剥茧
　　山重水复
　　踏破铁鞋
　　短兵相接
　　惊弓之鸟
　　邪不压正
　　针锋相对
　　生死搏斗
　　道高一丈
铁血战警——河南开封“2·10”特大抢枪杀人案侦破

纪实
- 引子
- 鲜血染红的春节
- 王厅长下令扎紧篱笆
- 让现场“说话”
- 天罗地网铺天而设
- 他符合作案人的特征
- 对重点线索咬定不放松
- “现在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
- 军令如山倒
- 暗夜里的鬼蜮伎俩
- 穷途末路时的哀鸣
- 务让歹徒原形毕露
- 大战在即
- 风萧萧兮涡水寒
- 王厅长用笔在地图上画了个方框
- 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

后记
附录页